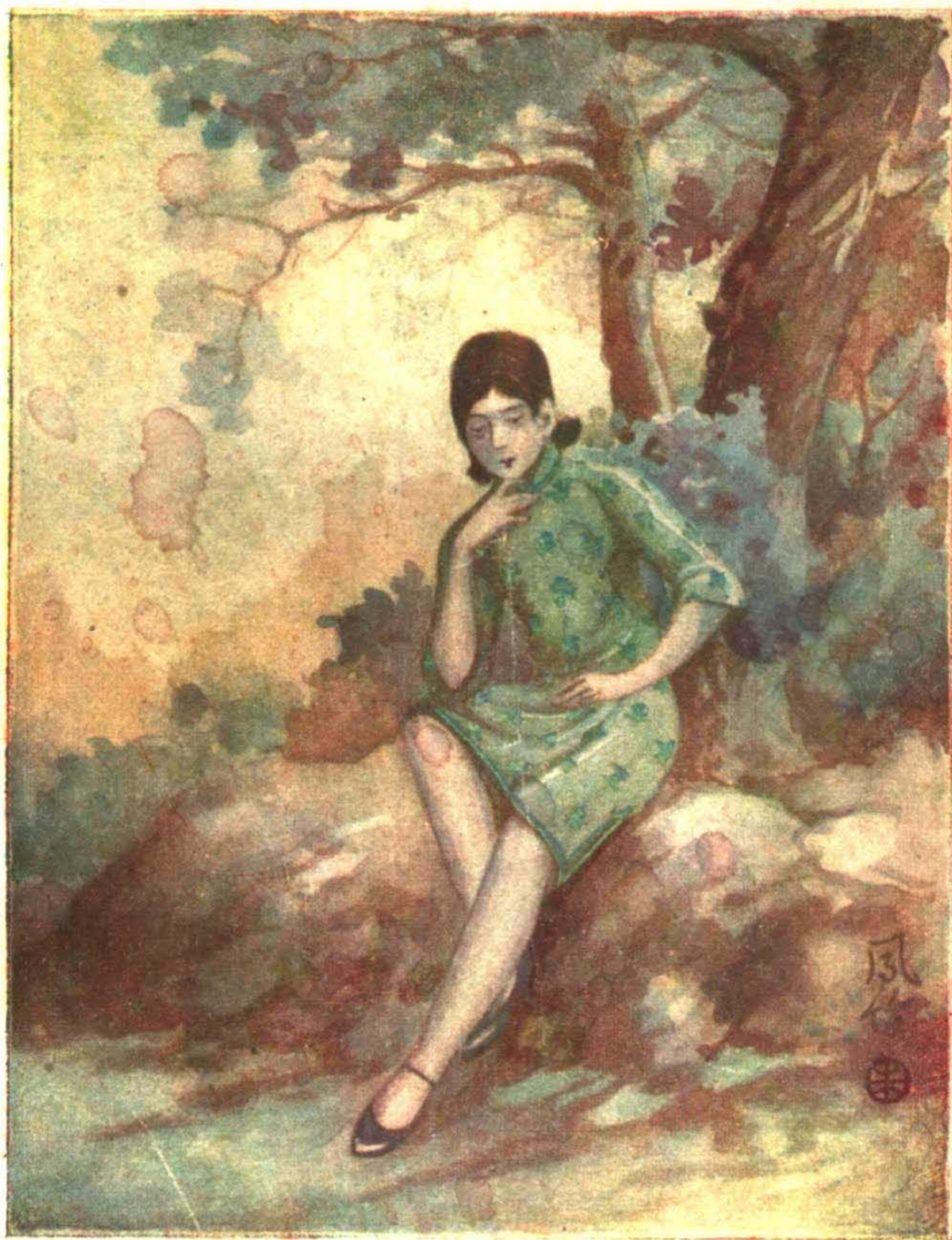


寫情小說

# 淚珠緣

天虛我生著

上海廣華圖書館發行



(第一冊)





寫情小說

淚珠緣

集 初

天虛我生著

蒙明著書  
者之本意

# 淚珠緣弁言一

思量我生

仁和頌花何春旭撰

何代而無山川也。何代而無事物也。何代而無風花也。何代而無蟲牛也。我何忽忽不得見前代之山川事物風花蟲牛也。忽而日忽而年。我何忽忽見此山川事物風花蟲牛而不得見前代也。夫前代之刻劃山川事物。牢籠風花蟲牛者。吾不知幾輩。我亦僅僅見此幾輩。此幾輩者。我無與焉。非我無與也。我不能爲前代之我也。前代之我。其亦山川事物風花蟲牛中之塵垢毫芥耳。我而爲塵垢毫芥也。祇冥冥頑頑供諸先生。刻劃牢籠矣。我爲冥冥頑頑。則諸先生之刻劃牢籠。以及於我又烏得知此幾輩哉。即此幾輩當勞心苦脾之時。知彼身之必依附山川事物風花蟲牛而茫昧歷億萬代也。則將不刻劃不牢籠而先揖此塵



垢。毫。芥。鄭。重。以。囑。之。曰。我。之。爲。我。非。我。有。也。其。爲。山。川。事。物。風。花。蟲。牛。之。有。也。亟。亟。思。之。更。涕。泣。而。歸。之。曰。我。既。如。是。山。川。事。物。風。花。蟲。牛。之。我。又。與。我。何。有。焉。亟。亟。思。之。誠。與。我。何。有。則。將。不。刻。劃。不。牢。籠。而。全。我。矣。然。不。刻。劃。不。牢。籠。又。烏。全。我。而。見。我。即。是。我。生。而。必。刻。劃。我。必。牢。籠。我。於。其。刻。劃。於。其。牢。籠。於。其。有。我。則。我。之。中。又。區。別。曰。三。代。之。我。七。季。之。我。漢。晉。之。我。唐。宋。之。我。元。明。之。我。且。區。別。曰。周。孔。之。我。申。韓。之。我。班。馬。之。我。謝。鮑。之。我。李。杜。之。我。程。朱。之。我。金。趙。之。我。楊。徐。之。我。是。則。我。也。而。且。有。此。美。名。也。且。有。此。美。世。也。我。又。烏。能。謝。刻。劃。牢。籠。哉。即。使。伸。此。尊。長。伸。此。匹。配。伸。此。傳。後。伸。此。心。孔。伸。此。眉。眼。伸。此。皮。肉。脫。然。謝。絕。不。自。墮。望。又。復。冥。心。勿。受。知。識。能。逾。時。刻。不。生。此。念。於。斯。之。隙。居。然。見。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自。或。憫。憫。自。或。奄。奄。所。伸。尊。長。所。伸。匹。配。所。伸。

傳後對我慟哭對我拜跪我忽不知心孔爲酸眉眼爲翹皮肉爲鼓逾  
一。時。刻。百。感。油。集。於。斯。之。隙。周。孔。申。韓。班。馬。謝。鮑。李。杜。程。朱。金。趙。楊。徐。  
紛。至。沓。來。爭。攬。我。名。纂。取。我。也。欲。其。多。脫。苦。不。可。得。哀。告。再。四。求。於。斯。  
世。而。作。塵。垢。毫。芥。猶。悠。悠。吐。吐。不。我。見。許。乃。至。抽。牀。失。聲。我。自。省。覺。不  
敢。有。我。不。敢。有。世。不。敢。有。名。徐。步。啓。門。懽。笑。無。量。起。滌。筆。研。拂。拭。几。案。  
舒。紙。磨。墨。右。手。灑。灑。大。書。佳。願。心。脾。皆。動。於。時。朝。夕。覺。無。惡。相。日。復。一。  
日。年。復。一。年。身。不。見。客。足。不。出。里。而。名。山。大。川。佳。事。奇。物。清。風。好。花。蟲。  
蛻。牛。糞。又。如。周。孔。申。韓。班。馬。謝。鮑。諸。輩。紛。至。沓。來。對。我。婉。媚。對。我。譽。贊。  
作。成。我。世。掄。揚。我。名。我。於。斯。時。求。一。塵。垢。毫。芥。便。相。安。善。日。復。一。日。年。  
復。一。年。真。真。脫。我。則。彼。先。生。勞。心。苦。脾。刻。劃。牢。籠。時。我。之。精。靈。又。依。附。  
名。山。大。川。佳。事。奇。物。清。風。好。花。蟲。蛻。牛。糞。紛。至。沓。來。奔。走。筆。硯。几。案。紙。

不得明所以  
故書著

墨。右。手。之。間。絕。意。婉。媚。絕。意。譽。贊。不。遺。餘。力。不。漏。一。狀。則。彼。先。生。忽。焉。刻。劃。牢。籠。以。至。於。我。我。仍。得。以。歡。笑。無。量。不。失。爲。我。不。失。爲。我。非。我。所。得。有。也。非。我。所。得。有。誰。有。之。耶。則。亟。亟。思。之。仍。由。刻。劃。牢。籠。而。得。有。也。由。刻。劃。牢。籠。而。始。得。有。我。則。彼。名。山。大。川。佳。事。奇。物。清。風。好。花。蟲。蛻。牛。糞。之。責。我。之。責。也。我。既。有。此。責。而。我。生。以。前。不。必。有。此。筆。硯。几。案。紙。墨。右。手。我。生。以。後。不。得。不。有。此。筆。硯。几。案。紙。墨。右。手。我。生。以。前。彼。筆。硯。數。物。爲。彼。先。生。我。生。以。後。彼。筆。硯。數。物。爲。現。在。我。我。謝。絕。此。數。物。是。謝。絕。彼。先。生。也。是。謝。絕。此。我。也。不。謝。絕。彼。先。生。於。是。心。脾。之。外。乃。得。點。畫。句。讀。不。謝。絕。我。於。其。點。畫。句。讀。之。外。乃。得。文。字。章。義。於。其。文。字。章。義。之。間。又。復。諦。審。擇。取。不。落。次。想。知。周。孔。占。道。德。我。遂。不。強。次。於。道。德。知。申。韓。占。幽。刻。我。遂。不。強。次。於。幽。刻。知。班。馬。占。博。大。我。遂。不。強。次。於。博。大。知。謝。



鮑占清逸。我遂不强次於清逸。知李杜占才識。我遂不强次於才識。知程朱占性理。我遂不强次於性理。知金趙占材藝。我遂不强次於材藝。知楊徐占風雅。我遂不强次於風雅。於是之隙。偶爾勞心。偶爾苦脾。硜硜。有我不復有彼。譬彼我裳長短。稱我譬彼我屨大小。稱我我設脫謝。裸跣而去。所遺裳屨。人皆曰。我則此我者。非固我也。是裳屨也。則此裳屨。非固我也。是稱我也。則此稱我。間不容髮。亟亟思之。我之精靈。又不當奔走彼先生之前。當婉媚譽贊於我之裳屨之前。而後可矣。然既有此裳屨。而能爲人。以及於我也。我又何爲不稱此裳屨。時而不遺餘力。不漏一狀哉。我又何爲不外此裳屨。而不占一物。以不遺餘力。不漏一狀哉。亟亟思之。彼山川事物。風花蟲牛。則可矣。既可矣。又有不可也。彼不可者。獨思夫名山大川。不能移以就目。佳事奇物。不能久而賞心。清

風好花不能盛於我之時。而求盛於人之時。蟲蛻牛糞不能以我之甘。而強人之甘。必其可移。以就日久。而賞心盛於我。又盛於人。我甘之人亦甘之者。則庶幾可以茫昧。而歷億萬代矣。夫至於如是。而猶曰茫昧。其歷億萬代也。又僅僅乎幾輩。夫惟僅僅乎幾輩。於幾輩之間。即有一硜硜之我焉。夫我能硜硜乎。獨往獨來。於億萬代。其不爲塵垢毫芥中之我。可知矣。不爲塵垢毫芥中之我。其果得爲名山大川佳事奇物。清風好花蟲蛻牛糞中之我乎。則我且不願居彼隙之我也。則我且不願舉此隙之我。以告普天下之人也。

# 淚珠緣弁言二

移贈有情

仁和頌花何春旭撰

我嘗願舉我一切所知。諄諄焉以告普天下之人。遲之久之。而卒闕閱。不得普告。歸而自思。乃至夢想顛倒。莫可名狀。種種幻心生。諸鬼魅。我以為是具苦心。苦口轉轉導說。引解至兩手。譬兩足狀。而諸種種。仍為藐藐。我誠悲矣。我誠痛矣。嗚呼。我何悲哉。我何痛哉。蓋我猶是悲我也。痛我也。究之何悲乎。何痛乎。蓋知日月之下。水土之上。有一物焉。復生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其聽其視。其聞其食。及其動遊。與我相似。親暱視之。非我之影。衆口勉強名之曰人。此謂人也。其非我耶。既非我而我可。悲也。既非我而又生一名焉。則我更可痛也。究之何悲乎。何痛乎。蓋知日月之下。水土之上。使獨有我。我且渾渾灑灑。耳得順其聽。目得順其



視。鼻。得。順。其。聞。口。得。順。其。食。四。肢。得。順。其。動。百。骸。得。順。其。遊。一。切。幻。相。得。順。其。幻。不。復。修。飾。不。復。閑。尼。不。復。真。僞。不。復。離。合。不。復。謂。我。有。是。非。不。復。謂。我。有。生。死。乃。至。不。幸。一。物。對。待。至。大。不。幸。與。我。相。待。忽。生。問。答。忽。生。拜。跪。忽。生。男。女。忽。生。父。母。遲。之。久。之。忘。其。爲。我。衆。口。勉。強。并。於。人。之。前。呼。我。爲。人。嗚。呼。此。何。名。耶。而。遽。聞。之。有。不。悲。且。痛。者。哉。遲。之。久。之。其。所。爲。人。初。相。錯。愕。繼。相。交。接。又。繼。相。狎。就。遲。之。久。之。乃。至。歡。喜。徐。聞。衆。口。不。復。勉。強。若。人。若。我。之。名。無。有。剖。晰。遲。之。久。之。我。爲。之。修。飾。我。爲。之。閑。尼。我。爲。之。真。僞。我。爲。之。離。合。我。爲。之。生。是。非。我。爲。之。生。死。以。至。於。再。以。至。於。三。我。之。所。言。若。人。爲。言。之。我。之。所。行。若。人。爲。行。之。我。之。所。不。言。不。行。若。人。亦。爲。言。之。行。之。我。樂。之。而。若。人。則。歌。笑。我。悲。之。而。若。人。則。涕。淚。若。人。所。爲。而。我。亦。然。是。我。若。人。也。若。人。我。也。遲。之。久。之。乃。復。不。

幸。若。人。遠。我。若。人。樂。我。非。遠。我。也。非。棄。我。也。步。武。離。趾。我。意。於。遠。形。影。失。節。我。意。於。棄。以。此。萌。芽。遂。誓。生。死。生。死。萌。芽。遂。得。是。非。是。非。修。飾。種。種。幻。相。生。於。我。與。生。於。人。與。生。於。我。也。夫。我。何。以。忽。生。此。哉。此。固。注。之。按。之。惻。惻。焉。而。可。悲。且。痛。者。也。然。而。何。悲。乎。何。痛。乎。我。之。少。也。得。一。異。書。得。一。殊。色。不。敢。便。讀。不。敢。便。翫。必。擇。佳。日。必。擇。佳。時。稍。稍。讀。之。稍。稍。翫。之。而。其。讀。其。玩。之。際。又。復。含。茹。而。咀。嚼。之。我。之。壯。也。得。一。奇。山。得。一。曲。水。不。敢。便。覽。不。敢。便。游。必。待。心。清。必。待。神。爽。稍。稍。覽。之。稍。稍。游。之。而。其。覽。其。游。之。際。又。復。徘徊。而。體。貼。之。斯。二。者。非。我。不。敢。也。我。直。不。忍。敢。耳。我。何。爲。不。忍。敢。我。以。爲。有。普。天。下。之。人。在。也。我。以。爲。普。天。下。有。如。我。之。人。在。也。有。如。我。之。人。在。而。我。竟。盡。讀。之。玩。之。覽。之。游。之。則。將。置。如。我。之。人。於。何。地。乎。如。我。之。人。而。具。此。清。心。爽。神。且。鄭。重。得。擇。佳。日。佳。時。以。

至無可讀可玩可覽可游。則我所讀且玩覽且游者之書色山水亦何由見其異。見其殊。見其奇。見其曲乎。至不見其異。不見其殊。不見其奇。不見其曲。則我所具此清心爽神。與夫所擇之佳日佳時。不且與此書色山水同歸於盡哉。此我之所以惛惛焉悲且痛。而不敢竭情窮知者也。矧又我與人。其爲薰蕕藁芥乎。我與人。其爲鮑魚芝蘭乎。則我竭情窮知。亦未必果見爲遠。果見爲棄。如其隱暗。存想遠棄。差差老死。不復對待。我於初心。猶此胚胎。我修飾閑尼。眞僞離合。是非生死。一切幻相。如卽若人。有加無已。而此若人。四山五水。渺不相應。以至我大聲疾呼。爆心涎口。愈棄愈遠。悲定。痛定。遲之久。之左置一鏡。右置一燈。以心證心。忽得初心。復我歡喜。一二若人。亦作此想。億萬若人。亦作此想。卽無若人。亦作此想。意謂。我身渾渾。灑灑。源本如是。朝而出門。笑揖而去。暮



文語草木  
乃亦有知  
可謂奇想  
天開

是善讀淚  
珠緣者乃  
有此境

而。入。室。笑。揖。而。止。有。如。鄉。人。之。子。無。可。無。不。可。有。如。菩。薩。弟。子。所。可。不。  
思。議。百。物。俱。陳。心。之。所。向。物。爲。之。招。一。心。遠。引。物。之。所。傲。心。爲。之。翕。如。  
是。十。年。如。是。百。年。如。是。千。萬。年。年。閒。暇。乃。潔。我。室。陳。我。文。語。乃。潔。我。  
庭。陳。我。草。木。鄉。人。之。子。菩。薩。弟。子。嘉。我。初。心。導。我。儒。佛。我。忽。搔。爬。我。忽。  
離。引。四。山。五。水。亦。如。若。人。飄。然。遠。去。渺。不。相。應。如。是。十。年。如。是。百。年。如。  
是。千。萬。年。乃。至。大。幸。我。室。我。庭。有。如。我。者。如。我。潔。之。手。我。文。語。目。我。草。  
木。文。語。知。之。有。如。見。我。字。字。清。淨。發。大。妙。明。草。木。知。之。本。本。佳。秀。成。大。  
權。樂。彼。如。我。者。無。論。知。不。知。我。以。此。文。語。以。此。草。木。曼。聲。誦。之。小。語。贊。  
之。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前。妻。後。子。牽。裳。籠。袖。於。此。文。語。草。木。之。前。誦。之。  
贊。之。之。不。足。而。復。左。置。一。鏡。右。置。一。燈。取。此。文。語。復。於。燈。下。交。口。誦。之。  
取。此。草。木。復。於。鏡。中。交。口。贊。之。竭。情。窮。知。有。加。無。已。使。其。親。身。生。含。茹。

代作者立  
言乃是千  
古才人同  
聲一哭

淚珠緣 弁言二

一一一

咀。嚼。之。心。使。其。妻。子。生。徘徊。體。貼。之。心。滿。室。滿。庭。皆。大。妙。明。皆。大。懽。樂。  
於。是。十。年。於。是。百。年。於。是。千。萬。年。年。年。此。身。耿。耿。此。心。隨。若。文。語。草。木。  
有。如。燈。鏡。不。可。復。滅。則。此。之。故。豈。獨。於。我。有。所。長。短。耶。豈。獨。於。我。有。所。  
功。罪。耶。成。當。其。時。無。復。影。嚮。即。欲。任。其。長。短。功。罪。而。可。得。耶。嗚。呼。文。語。  
我。也。草。木。我。也。悅。我。者。已。在。千。百。年。之。上。而。悅。人。者。乃。在。今。日。此。我。之。  
所。以。諄。諄。焉。而。悲。且。痛。者。也。此。我。之。所。以。諄。諄。焉。告。普。天。下。之。人。且。諄。  
諄。焉。以。留。告。普。天。下。之。人。如。我。者。

# 淚珠緣題詞

仁和 何春楸 嫻鶴

金陵王氣黯然收。往事辛酸說石頭。未了一場兒女債。又揮情淚寫杭州。  
神仙富貴付秦家。輪苑才華到處誇。此後小桃花館裏。枝枝添種合歡花。  
迷離情境猜郡主。浩蕩天恩錫國公。洗盡平生零落恨。百花含笑列屏風。  
半種情根半慧根。才人丰格想溫存。十年償盡相思淚。爲讀君書一斷魂。

仁和 趙組章 宛英



天付生花筆一枝。爲他兒女寫相思。如今不似桃花夢。到底須吟合香詩。

人生不合忒多情。熱淚如珠故故傾。畢竟兩家欠多少。淚泉司合記分明。

輕響淺笑又嬌啼。各有心情數不齊。我固未曾花照眼。却從局外也痴迷。

喁喁私語太傳神。說法應當自現身。一部大書堪屈指。居然五百廿三人。

泉唐 陳蝶仙 自題

撮合良緣亦太痴。家家分種合歡枝。有情眷屬終成就。莫與儂爭早與遲。

人。一半憑虛。一半真。五年前事。總傷神。旁人道似紅樓夢。我本紅樓夢裏人。不有歡娛。那有愁相思。因果也前修。緣深緣淺。何須問。得到團圓便好。休。顰笑歎。嗔記得真。小桃花。下慣傷春。於今心地分明。甚此是前身。我後身。

西冷 朱素仙 澹香

天教占斷一家春。多築花房貯美人。我替寶兒愁不了。者邊啼笑那邊嗔。混說紅樓迹已陳。絳珠依舊謫紅塵。夜來警幻查仙籍。離恨天中少幾人。

深。瓊瑣婚姻忒費心。人生難得是知音。當時合向花卿說。不到別離情不  
葉家情事感滄桑。富貴豪華兩兩當。贏得旁觀成一歎。人生難得好收  
場。豔說陳思八斗才。心花真共筆花開。讀書我算真僥倖。多少花枝入夢  
來。不展雙眉故故顰。近來歌哭爲誰真。願將姊妹多情淚。填入桐棺葬汝  
身。而今風月已全休。祇有相思死不休。開卷便教儂哭煞。大書淚字在當  
頭。

# 淚珠緣楔子

天盧我生著  
鈍根校訂

淚珠緣一大說部也。不知有多少意思。多少卷子。多少字。總之意思只一個情字。字數只一個緣字。卷子却只有三卷。上卷是寫的情字。中卷是寫的孽字。下卷是寫的緣字。人問：你寫這情孽緣三字罷了。爲什麼要掙這大架子。大排場。大結局。作者道：這淚珠緣偌大一部書。也有幾十萬字。那裏是隨口捏造得出的。便細心揣摩出來。情節也不逼真。這是作者親身閱歷過的一番夢境。有人笑道：你們操觚家。動不動拿一個夢字。作起作結。偕們也聽的慣了。沒什麼稀罕。誰和你這癡人說夢去。作者慨然道：人生世上。那一件兒不是夢。那一刻兒不做夢。昨兒的事。今兒想去。便是夢。今兒的事。明兒想去。也是夢。醒着的事。夢裏想去。便是夢。夢裏的事。再夢裏想去。也是夢。那裏定要睡了。纔算是做夢。我

剖解得精  
細

是極是極

所以講。安知夢裏的景象。不是真的呢。只醒過來。記不清罷了。也和做夢去。記不了醒的時候事一樣。你不信。試拿支筆。放在睡處。一夢醒來。便從頭至尾的記了下來。明兒再夢去。再記下來。天天的記着。只可不要漏了一點。脫了一節。回來鬪攆來。賺只怕也和僧的淚珠緣一樣。成了書呢。那時你說你寫的是夢境。人又不信。說夢境那有這般真。你若竟說是真的。那些笨伯。又要尋根究底。說近來。並沒這些事。是講的夢話。所以借這一大說部。發過願。只許夢人。看不許醒眼。照人問是什麼緣故。要知道夢人看了這書。便會猛醒過來。回頭說是夢。那醒眼瞧了。我怕他忍禁不住。一時便艷慕死了。又從此入夢去。便不復醒。大凡作書的人。總存着一片婆心。要人看了。知道什麼樣個人。什麼樣個行為。到頭什麼樣個了局。學得的。學學不得的。便好把書裏的人。取一個來。

見解非不  
超越奈不  
得破君既  
過此轍故  
緊作此語  
以復勉人

是極

當鏡子照好的學他不好的便痛改了。即如現在人人都滿口說個情字。又人人都說自己是有情的。究竟他也不知道情字是什麼樣個解。可知這情字是最容易造孽的。甚之纏綿至死。次之失貞。敗節。下之淫奔。苟且人家原知道是造的孽。他自己却總說是情呢。這便錯認了。這一個情字。作者嘗說。一個人真懂得一個情字。不把情字做了孽。倒也可以快活一輩子。最怕似懂非懂的那些。儅父只知道佳期密約。是個情。以外便是兩口子好。他也只說是該派的。不是情。姐姐妹妹講的來。他也說終究他不遂。我的心便有情也。算不得真。等到真個遂了他的心願。他又看那情字已到盡頭地步。便也淡了。這是普天下人的通病。作者深替這情字可惜。被這些儅父攪壞了。所以淚珠緣一書。特地把一個真正的情字。寫透紙背。教人看了。知道情是人人生成有的。只要

做得光明正大。不把這情字看錯了題面。便是快樂。不是煩惱。人間此書既說快樂。不是煩惱。怎麼又叫淚珠緣。難道快樂也有淚珠麼。這淚珠是怎麼解。緣字又怎麼解。作者道。煩惱多。從快樂中來。人看快樂和煩惱。是兩件。作者說煩惱也有快樂。在裏面。快樂便有煩惱。在裏面。他這淚珠兒滾着。人當是煩惱。其實也是快樂。大凡人的淚珠斷然不肯輕拋。沒有的時候。竟沒有便拿着薑片子辣去。也迸不出來。定要至情感動纔肯弔下幾點兒。等到和珠兒似的滾了他的情。便至到極處。不看別的。只問列位。不是至情感觸。可能哭嗎。所以說淚珠是不易多得的。一件最貴重最稀罕的東西。但也有個分別。那些哭死喪離別的都算不得貴重稀罕。要那無緣無故會哭泣的纔可算得人看他。說是煩惱。其實他煩惱什麼。原是極快樂的一個人。天下惟有那種快樂。眼淚

若既知此  
何必悵悵

是最不易得最貴重最稀罕的所以特地寫他一番這講明了且再把那個緣字講講明白。普天下的事全仗一個緣字。有了情沒得緣便不。免生離死別的事。縱有情到天不容覆地不容載的地步也是沒用。所以一個人要想用情便先要打量有沒有這個緣分。這又什麼說要知人的情是由天付與的。那緣也便跟着情字。由天付與的有了情斷不會沒緣。沒緣的便不會有情。老天何嘗肯故意做個牢愁圈套叫人鏡花水月的做去。只多是人自己不留點餘算。一下子把個緣分占盡了。所以多不滿意。要知一個人情是無窮的。緣却有限。有些只一夕緣的。有些只一面緣的。也有些是幾年緣。總不能到一輩子不離別不死散。不過這緣也扯得長。比如有一夕緣的你。但不輕易便過這一夕。就使一輩子不了這一夕緣。他生仍可相逢。所謂前緣未了的因果。便是列



此自喻之  
之意也

位不看別的。只把人人所看過的紅樓夢比看人人知道寶黛兩人。是最有情的。又人人都說寶黛沒得緣分。是個缺憾。據作者看來。他兩人果然有緣未了。轉生去定該償這緣分。不過人不知道。誰是他兩人的後身罷了。便他兩人的後身也不知道自己的前身便是寶黛。這話雖不可據。却也有個比證。無論寶黛兩人轉生不轉生了。不了這緣分。只看紅樓中留下了一個缺憾。便早有那些續的補的去勞心費血。定要把兩人撮合攏來。心裏纔覺舒服。可見人情如此。天心也是一樣的。只教人不把個情字去造了孽。折了福。便不會短少了緣分。作者先視紅樓夢。便被他害了一輩子。險些兒也攪得和寶黛差不多。原來紅樓上的情。也不是好學得的。男孩子學了寶玉。便苦了一世。把不論什麼人都當做黛玉看。女兒家學了黛玉。也是一樣。其實按到歸根。他兩人也

不見得怎樣寶玉一身的孽也造得多了。所以把艷福折了去。那時便把黛玉竟給了他。只怕寶玉也沒福消受。不是自己死了也少不得瘋了。做和尚去。那黛玉的死。正是留一線之緣。爲他生的地步呢。這也不去講他了。如今却有幾個人。形跡絕似寶黛。只他兩個能穀不把個情字做了孽種。居然從千愁萬苦中。博得一場大歡喜。大快樂。且講給列位聽聽。倒是一段極美滿的風流佳話。這是楔子。下面便有正文。

# 淚珠緣初集目次

天虛我生著

## 第一回

石書生夢入碧欄杆

金公子說明玉蝴蝶

## 第二回

小書生秦府作西賓

大花園石生謁東主

## 第三回

西花廳赴席見壩篋

南正院演書供色笑

## 第四回

花婉香擁衾春臥病

秦寶珠燒燭夜談心

## 第五回

鏡裏相看深清綺麗

閨中調笑微露嬌嗔

第六回

柳夫人挈眷賀生辰

花小姐傷春吟艷曲

第七回

譜新聲藕香解音律

驚讖語婉姐弔殘紅

第八回

問病牀前嬾烟誓死

依人籬下婉姊傷心

第九回

因喜成悲三更警夢

疑真恐假一味痴情

第十回

癡公子癡情調美婢

軟姊兒軟語謔嬌鬟

第十一回

病媿烟虛心怕鬼

情寶珠慧眼識人

第十二回

集書句巧拈紅樓令

奪酒盡笑流碧羅襟

第十三回

好弟弟嬌倩醉扶歸

軟姐姐密報好消息

第十四回

情公子撮合小鴛鴦

婉姐兒邀賞大當貴

第十五回

結芳隣可園生色

良晏會山館留春

第十六回

嗜餘桃小妹笑哥哥

分兼金大方推嫂嫂

# 淚珠緣第一集

## 第一回

天虛我生著  
鈍根校訂

石書生夢入碧欄杆

金公子說明玉蝴蝶

滿江紅

離合悲歡。逃不出牢愁圈套。天付與心猿意馬。名繯利鎖。鏡裏紅顏容易老。鬢邊華髮催來早。算從前拋却淚珠兒。知多少。撇不下。愁和惱。忘不了。顰和笑。把人間甘苦。般般嘗到。兒女恩情身上債。英雄事業波中泡。猛思量兜底上心來。聽儂道。

却說這部書出在什麼年間。看官不知道。作者也不知道。說是一位姓石的。不知從那裏得來這部書。這書就叫做淚珠緣。這姓石的是浙江的一位名士。叫做石時。他家本是石崇之後。現在雖不富饒。却也尙稱

素封他父親石嶽曾爲翰林院侍講。娶妻金氏。生得一女。取名漱芳。次年又生一子。便是這個石時。不到十年。石嶽便自去世。家內也就漸漸清貧了。他母親金氏。本來是世家小姐。於文墨中。却狠通些。況當石嶽在時。伉儷甚篤。筆墨事。也常互相討論。故石嶽故後。這金氏便自己丸熊教讀。石時也很聰明。十三歲上。便進了學。十六歲。又舉了孝廉。他母親金氏。雖覺歡喜。只是目下家計艱難。兒大未婚。女長未嫁。石時雖得了個舉子。又因沒錢上去會試。便會上了。也不能當錢用。往後想想。着實焦慮。前兒他哥子金有聲來。他便託他代兒子覓個館地。也可掙些錢來。助助他自己的膏火。這金有聲原是世家子弟。爲人極慷慨。好結納。又深通歧黃之術。所以於鄉宦場中。都狠要好。這金氏託他。他便一口應承了去。這且慢表。且說石時素性幽嫻。大有女兒心性。平時也不

於寶珠如  
何於蓮仙

夢景迷離  
恍遇仙

出門。只在他母親膝下讀書。有時與他姊姊漱芳。吟詩唱和爲樂。這漱芳也生得聰敏。臉龐兒又長的可人。性情自不必說。年已十八。却尙未字。在家無事的時候。不是做些針線。便是學習文墨。這日因做了一首小詞。令兒要與石時看看。便叫小了頭翠兒。去書房請他弟弟進來。那知石時。因這日天氣困人。書窗無事。覺得身子狼倦。便在書案上。枕着手兒睡。不知不覺便睡熟了。恍惚耳邊有人叫他。忙睜眼看時。却並不在書房裏。好像不是自己家裏。四面一看。却在一座院子裏面。這院子倒很好。四面俱是穿山走廊。都掛着一帶的簾子。天井外面種着些海棠桃杏。都已開了。石筍邊又有幾株芭蕉綠的可愛。再看自己。却立在迴廊裏面。模模糊糊的想道。這是那家的院子。怎麼悄悄的沒得一人。想着便慢慢的依着迴廊走去。轉個灣兒。已是院子的正面。一邊是



已字欄杆一邊是一帶的碧紗和合窗嵌着紅玻璃甚覺精緻只中間掙起一扇以外八扇却都關着窗裏又半捲起一幅粉紅繡花的幃子有些香烟裊裊從隙裏浮出石時料想裏面有人便躡着脚步向窗隙裏望去却是閨閣的光景靠裏鋪着一座紅木嵌大理石的葵花牀垂着海紅紗帳左首列着一帶几椅鋪着大紅半舊的繡披右首擺着一座極精緻的妝臺地下列着一扇大着衣鏡却用錦袱罩着靠窗是一座書案左角上堆着幾套錦匣的書中間擺着一個睡鴨爐兒噴出些香烟又擺着一座小紅木帖架架上鋪着帖子石時因立在正中近處被帖遮住隱約見背後有人坐着却看不清是什麼樣人便換個窗隙望去不道是一個絕色的美人便暗暗吃了一驚再細看是一張小圓臉兒下龐略瘦小些小小的嘴唇點着些淡墨直直的鼻子一雙似

絕似石頭  
記林瀟湘  
評駁白描  
仕女圖

笑非笑的含情眼。兩道似蹙非蹙的籠烟眉。額上覆着一批短而又細的檻髮。真覺另有一種風韻滿面的嬌嫩。玉光似紅又白。真是吹彈得破的眼波。盈盈喘息微微。一隻手握着一管牙幹兒筆。在那裏臨帖。鋪着一張玉版箋。用一個玉貓兒鎮着。一手按在紙上。比紙還白些。顏色與玉貓兒差不多。瑩白却還嫩些。石時暗忖道。不信世上有這樣的好女兒。只恐這裏是神仙住宅。不然那真有天仙化人在世界上的呢。又想到。且看他寫些甚麼。想着再看。原來寫的是洛神賦。已寫了三行多些。却寫得極媚秀婀娜。石時暗暗贊嘆。只是目不轉睛的看那女子。正看得出神。猛裏面鏗的一聲。那女子便握着筆回轉頭去。石時也望裏面看去。只見海紅紗帳已捲起一邊。有一個美少年坐起。尙擁着一條文錦被兒。只露出半截身子。生得面如滿月白而且瑩。眉如墨畫。眼似

潘安乎潘  
玠乎恐潘  
衛亦不能  
如是也

如聞嬌語

秋珠緣 第一回

六

秋波欲笑不笑似愁非愁的一種神韻望着那女子妍然的一笑道好個瘦人天氣那女子也破聲一笑道怎便起來了我還寫不到幾個字呢那少年笑了一笑將袖兒整整眉心慢慢的穿上了薄底靴兒走下地來石時看他不過十四五歲的光景只穿一件湖色緞繡花的小夾襖下面露出半截松花色的袴兒項間戴着一個鎖圈墜着一隻玉蝴蝶兒越覺好看見他慢慢的整整衣襟走到書案前來那女子便回過頭來那少年却站在女子身邊看他寫的字那女子便將握着的筆點着道那字寫壞了這字也寫壞了那少年便一手靠在桌上看道那字也好不過比這兩個字差些總比我好多了那女子便側轉臉兒對那少年笑道誰要你討好兒那少年也便一笑又道讓我也來寫幾個兒那女子便放下了筆站起來石時看他却與那少年差不多長暗度總

嬾煙何如  
人下文自

催醒好夢  
焉得不嘆

不過同年伴歲的樣兒。見那少年坐下了。拈起筆來。舐了些墨。照那女子寫的字。並行照樣的寫了十幾個。那女子一面替他磨墨。一面看他寫。忽左邊簾鉤一響。走進一個丫頭來。也生得眉目如畫。對那女子道。二小姐起來。怎早太太着來請三爺的。剛到三爺屋子裏去。嬾煙姐姐說。一早便過小姐這邊來了。這會子太太請小姐和爺進去呢。那少年便攔下筆道。你可見嬾煙在屋子裏。那丫頭道。在那裏呢。少年道。你問他將我書架上的石頭記檢出來送太太上房裏去。太太昨兒講過。要看呢。你先去僭們便來。那丫鬟道。太太候着呢。少年便向那女子道。那麼着。姐姐就同去走一騎兒。那女子點點頭。兒整整衣裳。便和少年同着丫頭出來。石時看無處可避。便望欄杆上想爬到簾外去。却從來不會爬過。一失脚。便跌下來。聽有人叫。二爺。急睜眼看時。却是翠兒在。

那裏推他。石時嘆道：「我好好的做夢兒，你推我醒來，做什麼？」翠兒道：「這裡有風，睡着了不當要的小姐，請爺看詩去呢。」石時便站起來，呵個欠，走出房來，心裏却很想那夢裏的光景，實在豔慕的很。一面想着，已到了漱芳住的院子。翠兒便先走一步，石時跟了進去。見漱芳正在那裏寫字，心裏想道：「剛纔看夢裏那人，真比我姊姊強十倍呢。」那漱芳見石時進來，便站起來道：「怎麼這時候纔來？」翠兒代答道：「爺睡着呢。」石時道：「說姊姊有詩在這裏，我看呢。」漱芳笑道：「只一首愁倚欄杆的小令兒，也沒甚麼好說着，便向鏡台抽屜裏拿出一張箋紙，遞與石時。石時接過看寫着道：

簾影重。篆烟微。漏聲遲。小院春深，人靜燕雙棲。一帶碧紗窗掩，  
流蘇銀蒜輕垂。偏是一樓鑪香關不住，出幽闥。

石時看畢，暗想這寫的好似我夢中所見的光景，便笑道：「這真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了。」漱芳笑笑，却不理會。忽金氏身邊的兒進來道：「太太請二爺過去。」舅老爺來了，有話講呢。說小姐不必過去。石時便向漱芳說了聲：「我去便來。」說着，便同了兒到上房裏，見他母親，金有聲正和他母親講話，便上前請過安，靠着母親身邊坐下，便與金有聲寒暄幾句。金氏因對石時道：「你可曉得你舅舅的來意麼？他此來一則爲你姊姊的親事，二則已與你找得個館地，講起來倒也狠好。」石時便向金有聲道：「不知舅舅講的是那一家？」金有聲道：「便是越國公秦府裏。」石時道：「原來他家這是很好的。」金有聲道：「你也知道他家麼？」石時道：「不過聽說是大家，究竟也不知道底細。」金有聲道：「說來這親事却很當。」他家原是安徽省人，因先皇賜第在這邊，所以也算是本地世家了。那

越國公是他的曾祖。他祖父是秦文勝公。由探花出身。放江蘇巡撫。歷任雲貴總督。升禮部尚書。官至協辦大學士。娶的是陸殿撰之妹。生下三子二女。長子名敏。次子名政。三子名文。女適姑蘇花殿撰。占春先生。這文勝公已去世廿餘年了。陸太夫人亦已去世。大房秦敏公。死於國難。謚封文節公。並無子嗣。只有遠房過繼的一位少爺。名喚秦珍。襲了一等輕車都尉。年已三十。娶的便是都門沈左襄先生的女公子。名喚藕香的那位大小姐。金氏道。原來便是沈左襄的小姐。我在京的時候。到見過的。長得很出衆。他還有兩個妹妹。也是絕好的。我平日也常想起他們。聽說這大小姐。已經過門了多年。可曾生得一位公子。沒有。金有聲道。祇有一位小姐。已經十二歲了。名喚賽兒。這秦珍。因沒有公子。便將這位小姐。扮做男裝。我到見過一面。相貌倒很好的。石時道。舅舅

深得應嘆  
所云畫壁  
之法

藝云三句  
不離本行

講的郎官兒是那一房的。金有聲笑道：你不要急。我細細的講與你聽。便明白了。他三房的文老爺。現已五十多歲。由內閣學士升禮部右侍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現告病歸省。娶的便是袁太史的妹子。已生得一子四女。長子名瓊。現年十九。長女名喚美雲。年已十七。次女麗雲。年十四。三女綺雲。年十二。幼女纔八歲。叫做茜雲。都長的狠好。金氏道：你講的可是瓊哥兒。麼。金有聲道：這瓊哥兒。長的雖好。總不及二房裏的雲哥兒。那長的。真是美人兒一般。我也講不出他的好處來。就叫我比比。也沒有樣兒。可比想古來的子。都不過這樣。便了。這也不去講他。單講他纔十四歲的孩子。便博古通今。琴棋書畫詩詞歌曲。真真沒有一件兒不會。沒有一件兒不精。便是彈絲吹竹。金石圖書。也都得醫理藥性。也徹底。通明。我常說他。這個心。定是鏡子做的。見一樣。便會一。



故金有聲  
說說便說  
到醫理藥  
性上去足  
引一嘯

近來富家  
子弟都叫  
書記朋友  
代筆如何  
一笑君知

淚珠緣 第一回

十一

樣。只他有個脾氣。放着一個世襲。他不稀罕。說是祖宗餘蔭。算不得定。要自己考試出來。果然十二歲上入了庠。竟奪了一府的批首。姊妹。你。想不是難得的麼。金氏笑道。只怕偕們漱芳年紀大了。又沒那樣體面。他家不要呢。金有聲尙未開口。石時早插問道。可便是秦珊枝。金有聲道。正是呢。你見過麼。石時道。見却不曾見過。他有一部一粟園詩集。我却見過。他纔十三四歲的人。那詩集倒有三十六卷了。那一個不拜倒他。便是性情面貌。人都說他是個女孩兒的樣子。舅舅也這樣說。定是好絕的了。金有聲道。我素來不肯誇獎人。這位哥兒。實在是真好。所以我纔講呢。金氏道。他房裏政老爺尙在麼。金有聲道。他爺已去世五年。在日極蒙聖眷。御賜的物件。一天也背不了。拜了體仁閣大學士。派了軍略。又贈了一等伯爵的封典。這政老爺的元配。係俞太史的令妹。並

連用四  
字聲口如  
繪

無所出。早已謝世。繼室柳氏。是詹事府正詹柳殿翔的小姐。單生下這  
位哥兒。便叫秦雲。號珊瑚。他家裏人都喚他的小名。叫做寶珠。他太太  
養他的時候。說夢見一隻蝴蝶。飛入懷裏。細看却是玉的。他太太用手  
捉時。轉眼化爲一顆頂大的珠圓兒。醒來便生下這位哥兒。他生的時  
候。又有一朵紅雲覆在屋上。人多說這哥兒將來定有造化。他太太所  
以喚他做寶珠。名雲。因曾看見玉蝴蝶兒。便畫出樣兒。叫人去喊玉鋪  
子裏。照式的做一個來。不道却有個現成的。他太太看時。却與夢裏見  
的一式無二。便歡喜的了不得。與寶珠做了頂圈墜兒。石時聽到這裏。  
便截住道。這人可是一張粉團臉兒。眉兒濃濃的。鼻梁統統的。似笑似  
惱的。帶些女孩兒氣的。金有聲拍手道。是了是了。一點不錯。這樣講來。  
你是見過他的了。金氏也歡喜。問是那裏見過的。石時只說記不清了。

又道。好像聽說已經娶了親了。那位姑娘的相貌兒也真真沒得說的。我也好像見過的。金有聲不禁笑道。這又胡說。他多早晚定下親了。你倒說他已經娶了。又說見過的。真是講夢話呢。你見什麼樣的人來。石時也自好笑道。我看見那人。與寶珠差不多年紀。長的真是天仙一般。兩灣眉兒。好像帶着些煙霧的光景。一雙眼睛。真好像含着兩泓秋水。又似含着千萬情緒的光景。以外。我就形容不出來了。金有聲笑道。是了。這是寶珠的表姊。你怎麼能見他。我纔前兒看病的時候。略見了一面。果然是這種風韻。金氏却呆呆的聽着。石時便喜的坐不住。立起來道。他表姊是誰。金有聲道。便是我方纔說的。姑蘇花殿撰的小姐。他母親便是政老爺的妹子。現在都已去世。只生得這位小姐。名喚婉香。今年十五歲。狠通些文墨。在姑蘇却有才女之名。因父母故後。又無兄弟。

依他叔孀度日。他叔子孀子。不比他母親。件件總欺他些。只位小姐。却也懂得些世故。不作一聲。前兒花朝。他來秦府裏探他舅母。柳夫人問起。知道他的苦處。便不肯放他回去。留在府裏住了。他孀子也不來接他。所以柳夫人狠有意。思將來要討做媳婦的。只不過旁人猜着。却也並沒成。見他文老爺。還是託人替寶珠提親。我所以來講。這親事。你怎麼說。他娶了呢。石時不禁好笑。便將夢中所見的光景說了。金有聲和他母親。多覺好笑。金氏又道。我總不信這位哥兒。有這許多好處。金有聲道。這也不難一見。我講外甥的館地。便是他家。那教讀。是早請下了的。便是丙戌科的翰林陸蓮史。若說帳房。是外甥幹不下的。現在講的是記室。這原是筆墨事情。不荒廢了自己的學問。一月也有三五十兩銀子的薪水。強如在家閑着。日後果然主賓相得。便長好來往。况他家

柳太太是私要好的。姊妹可常去得。也便好看。看那位哥兒。如果是合意的。不妨慢慢講這親事。豈不一舉兩便。金氏聽了。甚是歡喜。金有聲又坐了會兒。也便去了。不知這親事成與不成。落後自要表明。正是

好夢有緣先識面 良材隨處得知音

第二回

小書生秦府作西賓 大花園石生謁東主

却說金有聲去後。過了幾天。秦府家人。便送關書過來。這日正是二月初。石時告知金氏。抵裝明日三月朔。便進府去。金氏應允了。石時便自去收拾書箱。金氏替他檢些衣服被鋪。一切齊備。到了次日下午。秦府裏已備了官輿。請帖過來。石時便向母親說知。又與他姊妹作別。少不得一番叮囑。灑淚上轎。帶了管家許升。出門逕往學士街秦府裏來。不

一時至秦府門首。見是一座宗宮牆門。懸着直矗綠地金字匾。上書大學士第。對面開着方井。已歇滿轎馬。站着些挺胸凸肚的管家。氣象甚是巍峨。轎子便一直進門去。接着一道甬道。兩旁擺着些執事。像是有大員在裏面的光景。儀門內擁着許多親兵差役。石時看那號衣。知是中丞在裏面。那些人見轎子進來。便多站開。轎夫便如飛的進了儀門。直到大廳上歇下。早有幾個當差的上來接待。石時出轎。那當差的便上來請安。許升遞上名帖。那當差的接了。一溜烟往裏面跑去。不一時見大廳中門大開。又跑出一個有體面的管家來。擎着帖子說請。石時便隨那管家。進了中門。又繞過一帶抄手遊廊。纔到一座院子。那管家却不進院子去。望東首遊廊上的牆門內進去。見一座落地大理石屏風擋着。轉過屏後。却是花廳的左廊。一派鳥語花香。很覺幽雅。廊上半

捲着一帶的簾子。簾外便有一堆假山石擋住。從石孔望出。見隱約有些亭台花木。轉過走廊。已看見欄杆外景緻。却真華麗。石時剛看外面的景緻。見對面右首走廊裏。從簾子影內走出幾個管家來。看見石時。便搶上幾步。說老爺在西花廳會客。請爺在這裏稍坐會兒。石時含笑道是。那管家已打起中間軟簾。讓石時進內。石時走進。看是一所五開間的花廳。上面榜着兩香草堂。中間掛着一幅刻絲的山水。兩邊鑲着一幅泥金對聯。寫的是

花鳥與人若相識

富貴於我如浮雲

下署金湖退叟的單款。想是秦文自己寫的。石時便在下首椅上坐了。看那一搏几燈上多鋪着嶄新大紅繡金團龍披。中間地上鋪滿錦毯。上面設着大圓桌。也是大紅團龍繡圍。匠几上擺着玩器。兩邊列着一對

落地鏡屏。把天井裏的景緻多映在裏面。越覺好看。石時剛自看那鏡子。忽聽外一陣脚步聲。有人說老爺來了。石時連忙站起。見幾個家人七手八腳的打起簾子。走進一位官長來。穿着大衣。十分威重。兩道濃眉。一雙笑眼。却不露一點威相。項下一部班白長鬚。身幹長長的。石時一見。打量便是秦文。趕忙趨前行禮。秦文帶着笑連道不敢。還了一個半禮。早有管家送上茶來。便讓石時登匠。石時連說不敢。秦文便呵呵的笑道。足下這樣拘泥。日後是常要請教的。那便反生疎了。石時無可推諉。只得登匠。欠身坐了。秦文開談道。前兒令親金有翁。講起足下兄弟實在企慕的很。今兒得就雅教。真相見恨晚了。石時只連稱不敢。也說些客套的話。秦文道。當尊大人在日。兄弟與尊大人。却常會面。那時兄弟也年輕的很。不道只幾年工夫。尊大人已作故了。因拈拈鬚鬚道。



兄弟也老了。說着哈哈的笑了起來道。人生如白駒過隙。却是真話呢。像足下這樣才幹。又在年輕的時候。正大有作爲。到兄弟這裏就館。可不大材小就了。石時連說那裏那裏。晚生得叨庇蔭。已是受益不淺。秦文笑笑。因向管家道。師爺可帶家人來。那管家道。在外面伺候着。秦文道。喊他進來。那管家答應出去。秦文便向石時道。盛紀可不必打發回去。兄弟這裏。雖然有人伏侍。總未必合式。就留在這裏。當值足下的事罷。石時連忙欠身道謝。話未畢。只見那管家已領着許升進來。許升便搶上前請個安。站起來。挺腰兒垂手侍立。秦文將他上下打諒一番。便道。你喚什麼名字。許升又請個安。稟明了。秦文道。那你在這裏當值。東書房的事。專伺候你爺。若要什麼。只問帳房裏葛師爺要去便了。許升答應着。便退了下去。秦文即笑向石時拱茶。茶畢。秦文站起來。說請書

房裏坐。回來再請教罷。石時也便站起。告辭出廳。秦文送至花廳門首。便站住說請。石時也便站住說。老伯先請。秦文略一推讓。說聲回來再見。便歸自己轉去了。這石時出了花廳門。許升便上前。說。爺可去見見各位師爺。及府上少爺麼。石時點首道。這自然要去拜的。秦府家人。便插口回道。陸師爺和葛師爺。都出去了。大爺在園子裏。師爺要去。也好帶逛逛園子。說着便上前引導。仍走出正廳前面。向西轉灣。却是一條花牆夾道。約有三五十步。地下鋪着碎紋石子。一邊有一條兩廊。直接到園門口。這園門是月洞式的。上面鐫着一粟園三字。有四扇大冰蘭格子嵌着。進門便有幾個小廝立起來。那跟着的管家。問珍大爺還在裏面麼。那小廝道。剛和瓊二爺向東府裏去了。三爺還在裏面呢。管家又道。小姐們不在麼。那小廝道。今兒沒來。說太太有事呢。管家便點點

頭說請師爺進來。石時便走進園裏一看。見迎面一座假山。在欄杆外擋住。左首遊廊。是漸高漸遠的一望不盡。那管家却向右首靠山遊廊走去。轉過山脚。便顯出一座石洞。那管家道。走這裏近些。若走正廳又遠了。要繞過七八個院子呢。師爺還是愛逛逛呢。還是走近些。石時笑道。走這邊也好。於是便走出遊廊。逕走石洞裏來。石時看那假山。宛如同真的一般。形象百出。進洞。迎面一方碑石。礪着別有天地四字。一路轉轉曲曲的石徑。兩邊常有透亮的石孔。隱約見些亭臺樓閣。依石徑走。不過三四十步。便出了山洞。一看。真換了一番眼界。山坡接着一座九曲紅欄的石橋。壓在水面。兩岸桃花楊柳。正是茂盛的時候。半遮半掩的。藏些樓閣。那一池的春水。又綠的可憐。微波鱗鱗。人在橋上行。走那人影也。在橋下晃動。石時暗暗贊嘆。管家領着。已走過幾曲橋欄。一

路看兩邊池畔的樓臺。或臨水開牕的。或有花牆遮着的。或有假山花木擋着的。層簷飛棟。或隱或現。真正目不暇接。石時只當逛西湖的一般。又轉過了一個灣。過一乘橋亭。池心裏早顯出一座六角亭子來。周圍俱是白石欄杆環着。這亭子却是六面開牕的。牕子俱一色絳紗。嵌着藍玻璃。牕楹也雕得極玲瓏精緻。看看已到面前。門却關着。榜着洗翠亭三字。鑲一幅楹聯。是泥金北魏書法的道。

渡水簫聲催月上。

隔湖人語採蓮歸。

下署着秦雲的款。石時暗暗點首。轉過亭後。仍接着紅欄石橋灣灣曲曲。過一乘橋亭。又是八九曲。纔走完了。迎面柳陰裏。便有座青粉花牆。也開着月洞門。上面標着綠雲深處。管家便道。請爺進這院子裏去坐坐。我去北面春笑軒吟秋榭那邊。找三爺看。省得回來再跑這裏。說着。

便自跑去。石時便回着許升信步走進月洞門內。見左右兩帶沿牆的  
曲曲回廊。中間是石子砌成的甬道。兩邊多種竹子。別無雜樹。石時便  
向左首游廊上走去。看一邊透空的花牆裏面。還有院子。藏着一邊是  
坐盤檻。欄杆。欄杆外面有一帶清泉。潺潺作響。向外流去。都灌往池子  
裏去的。沿着游廊走不多步。迎面見一色碧紗卍字牕子。牕前又有一  
帶朱紅欄杆。襯着。越覺幽雅。便沿着牕外走去。見中間一帶落地風牕  
開着。却是三明兩暗的一所院子。進內一看。見列着的桌椅。却是湘妃  
竹打成的。也不用披墊。兩邊分間格子。也是碧紗卍字的。嵌着刻絲書  
畫塊子。上面列着紫竹籐心的大匠。前面裝着葫蘆籐的落地罩。正中  
懸着一面大鏡。鏡上面榜着清可軒三字。楹聯是集句的道。

壽。腦。半。銷。金。鼎。火。

蟲。聲。新。透。綠。窗。紗。

如入山陰  
道上讀者  
幾乎目不  
暇接

也。署着寶珠的款。石時略坐一會。那管家已自外來。說那幾處沒有光景。定在惜紅軒。石時便跟着出外。出了月洞門。轉南。便又是假山石擋住。却有走廊向石洞下穿過。便覺漸行漸高。原來這走廊是依山鑿成石級。五六步一級。約有二十餘級。右手牆上都嵌些碑碣。左手俱是一帶坐欄。依山而上。隨處皆可小坐。從欄杆外望。那些亭閣。只露些飛檐挑角。不一時。走盡遊廊。不知不覺已在假山上。面從下一望。這滿園的樓閣。也不止數十處。多被些花木高低掩映的。遮着。惟洗翠亭。因地面寬闊。尙看的見。再看立的所在。却與平地一般。也種滿花木。堆着假山。轟着石筍。右首一所花窗的樓屋。榜着聽秋聲館。左首一座青石的月臺。列着石桌石磴。對面一個秋葉式門。進門又是一座假山石砌的平臺。約有五六級。走上石級。四面俱是碧瓦做成的欄杆圍着。望上面是

一座高樓。却是西洋式飛出一椽。便做了下面的遊廊。牆柱都是紅木嵌黃楊的葵花格子。鑲着白磨花玻璃。中間榜着紫玲瓏閣。樓上簷口榜着夕陽紅半樓。牆柱却是紅玻璃的。石時剛要看楹聯。那管家道。師爺怕乏了。進這邊去。便是說着。便向西首垂花門進去。又是一座院落。榜着醉花仙館四字。仰面一看。却是三層樓。飛簷高棟。直接雲際。上面簷鐸丁丁當當的響。個不住隱隱認得。榜着天風樓三字。隸書的泥金匾額映着日光閃閃。耀耀人眼光。石時見那管家已向前面走去。便跟着又進了一重花格子的圓洞門。却又換了一種景象。一帶碧瓦欄杆。環着一所小小的三楹精舍。欄杆外種着幾株垂絲海棠。又有些櫻桃花。開得正是膩媚。芭蕉也正綠的可愛。也有幾株石筍。靠欄杆列着一帶的盆景。各式花草俱備。那牆柱却別樣精緻。純用五色雜玻璃打

成。冰。蘭。塊。子。用。格。子。湊。成。一。片。的。光。怪。陸。離。耀。人。眉。睫。正。中。榜。着。一。方。泥。金。匾。額。題。着。惜。紅。軒。三。字。下。署。小。桃。花。館。主。人。婉。香。女。史。的。款。越。覺。華。麗。異。常。門。口。掛。着。一。榻。西。地。錦。的。軟。簾。忽。遊。廊。上。的。鸚。哥。叫。道。誰。來。了。裏。面。便。有。個。十。二。三。歲。小。丫。頭。揭。着。軟。簾。出。來。道。誰。呀。那。管。家。便。站。住。脚。道。石。師。爺。請。見。三。爺。來。那。丫。頭。搖。搖。頭。道。三。爺。下。去。了。說。着。便。放。下。軟。簾。進。去。那。管。家。知。道。裏。面。有。人。便。向。石。時。道。師。爺。請。醉。花。仙。館。坐。會。兒。三。爺。下。去。了。光。景。給。師。爺。請。安。去。的。石。時。因。不。知。行。李。安。頓。好。未。便。道。既。如。此。不。坐。了。偕。們。就。轉。去。罷。說。着。便。要。回。步。那。管。家。道。天。將。晚。了。那。裏。洗。翠。亭。怕。不。好。走。平。坦。點。兒。走。這。邊。罷。說。着。便。引。了。石。時。向。惜。紅。軒。廊。下。越。過。又。穿。出。一。重。圓。洞。門。見。一。座。大。院。子。榜。着。留。餘。春。山。房。字。樣。又。過。了。幾。所。院。落。纔。漸。漸。的。走。下。山。來。石。時。已。經。倦。極。便。無。心。賞。



玩出了園門。逕向東書廳來。不知寶珠見與不見。且看下文。正是

繞遍迴廊人不見。夕陽閑煞好樓臺。

第三回

西花廳赴席見壘饒

南正園演書供色笑

却說石時出了一粟園。其時天色將晚。那管家便引着仍向二廳廊下走過。走出大廳。向東首游廊上。進一座牆門。便是一所小小的三間院落。三面走廊下。已點齊了琉璃燈。照見天井裏。也有些花木竹石。却看不清楚。中間門首。也掛着一扇軟簾。裏面射出一片保險燈光。有如月色。石時便進了院子中間。看兩邊用書畫圍屏分作三間的。一邊是書房。一邊是臥室。石時便先進了臥室。看已安頓齊備。便換了便衣。走過左首書房裏來坐下。見几案擺設。都是現成的。便喊許升打開書箱。將

要用的書檢出。一部一部的集齊了。擱在書架上。一時有人來請說。老爺在西花廳。請師爺用酒。說不用公服。就是便衣很好。石時答應着。却仍換上大衣出來。早又是一個管家來催請。石時便隨那管家。出了東書房。仍穿大廳廊下。向對面一座朝東的墻門進去。見滿廊下都點着幾十盞花式簷燈。照的通明。廊口一帶簾子。已都捲起。天井很寬。有些高大樹木。像有花開着。狠香的。幾株石筍立着。隱約像人似的。對面又有一座半角亭子。欄杆外都點着五色簷燈。映着牕櫺。越顯華麗。亭前一株大玉蘭花。開得雪山一般。映着朦朧月色。越覺好看。燈光下望去。寫的字却看不明白。沒幾步。已到花廳正面。看這廳是一統七間的廠廳。外面一座捲篷。氣局比東花廳宏曠許多。廊下立着幾個管家。見石時來了。便高聲報道。石師爺到。石時便略立一立。聽裏面說請。早有人

打起軟簾。石時進廳一看。見居中一排掛着七盞廿四副的水法塔燈。照得滿廳雪亮。上面擺一張大匠。下首坐着個秦文。穿着蜜黃開氣袍。罩着天青織金團龍短褂。薄底靴子。戴着拉虎帽子。綴着一顆大紅絨球的結子。神氣狠足。旁邊站着一個六品軍功的老管家。上首坐着一人。却是五品營裝的。剛和秦文講話。見石時進來。便連忙站下地來。秦文也便慢慢的走下匠來。向石時一攔手。說請升匠。石時那裏肯坐。推讓半晌。又和那五品服色的那人。各問姓名。纔知是府上的文案夏作珪。便向他推讓一會兒。秦文定要他坐。又說今兒初次是客。石時只得欠身略坐着一點兒。秦文便對石時道。足下也太拘了。兄弟早着人過去回。不要穿大衣。足下却定要穿着公服纔來。僭們從此。要捐去這些俗套纔好。說着。便回頭向管家道。喊人把師爺的短褂子拿來。外面許

喚只喚一  
個答應者

升早答應着去了。秦文又道。剛兄弟到東書房去來。說足下到園子裏去了。石時忙站起來說失迎。秦文略一欠身道。請坐請坐。剛說過不要這樣拘禮纔好。石時陪笑稱是。便道。剛纔瞻仰名園。真一邱一壑。都是文章。勝讀十年書呢。秦文笑道。也沒什麼好處。不過聊可賞心悅目罷了。兄弟雖起了這所園子。却也沒得空兒去逛。倒是兒輩常在那裏躲懶呢。足下可見着這幾個孩子們。真不成器皿。日後總要足下教導些纔是。石時忙說不敢。又道。剛到園子裏。原給三位爺請安去。不道多不。在那裏。未能領教。秦文笑道。這些孩子。真也胡鬧。論禮早該過去給師爺請安。那有反勞足下的。說着。便向管家們道。去南書廳請陸師爺過來。把瓊兒寶珠帶了來。再去裏面喚聲珍大爺。幾個管家。一片聲答應。個是。却只去了兩個。一會子遠遠聽見有人高喊花農。便聽見遠遠有。

乃有許多  
可見花農  
之紅又可  
不見花農  
不在彼也

許多人答應。又聽道：「快去上房裏請三爺出來，便像有人答應去了。」石時忖量，必是寶珠不在館裏，看秦文像不聽見似的，歸自己吸水烟。好一會兒，還不見來，便向裝烟的管家道：「你找找去，那管家去了會兒，牌外便有許多脚步聲走來。」有人報道：「陸師爺來了。」石時等便站起來，見前面兩個管家，掌着羊角風燈，寫着南書廳的紅字。後面又有一叢人，掌着西正院的燈，到簾外便都站立。只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來，生得十分清癯。石時料是陸蓮史，見他一進來，便搶前幾步，與秦文道：「候轉身便和石時招呼。」各道姓名。石時便讓他登匠。陸蓮史笑道：「足下初到這裏，那還有謙讓的理。」說着，仍讓石時上座。自己便向夏作珪對面一排椅上坐下。秦文歸座道：「孩子們來了麼？」陸蓮史尚未回答。簾外早一片聲答應道：「伺候着呢。」一聲未了，早走進兩個人來，一個身幹短短。

的白淨臉兒。年約三十內外。一個却不過十五六歲光景。濃眉方臉。相貌比那個好些。都穿着大衣。石時暗想這兩人定是秦珍和秦瓊了。剛想着。秦文已命兩人向石時請安。石時忙回了禮。講幾句話。見秦文問兩人道。寶珠呢。兩人剛要回。早簾外有人應道。三爺早來了。伺候着呢。秦文因道。進來。管家傳了一聲。說請三爺外面。簾子一動。早見兩個極俊俏的小廝。擁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寶珠。進來。石時看他年不過十三四歲。穿一件粉紅百蝶衣。罩着一件緯金堆花的箭袖。下面結着湖色排圍鬚兒。彷彿和霞佩一般。足下登着薄底粉靴。小的很覺好看。頭上戴着束髮紫金冠。嵌一顆極大的明珠。顛巍巍的一個絨球。頸上繫着玉蝴蝶兒的項圈。越顯得唇紅齒白。目媚眉顰。雖是正色。却帶笑容。覺得比夢中所見更美。幾倍。石時不禁呆了。寶珠早緊步上前。先給石時

請過安。又向秦文請安。垂手立着。秦文却放下臉。露出一種威相看了。寶珠一眼。寶珠便低下頭去。臉兒飛紅了。一聲兒不言語。秦文看那小厮道。誰教你爺不穿公服出來。那小厮有個叫花農的。却很靈變。忙回道。爺剛進館。聽老爺喊。怕來遲了。所以不及再進去更衣。秦文哼了一聲。便不言語。石時見寶珠那種苦惱樣兒。心裏着實過不去。便和寶珠搭訕幾句。不過講些一向企慕的話頭。寶珠隨口答了幾句。一時見管家上來擺席。看是五個座兒。知道自己沒事。便走近秦瓊身邊站着。看秦文的臉色。秦文又看了寶珠一眼。纔道聲去罷。寶珠暗將秦瓊的衣角一扯。秦瓊便同寶珠向各人告辭出來。到簾外。剛小厮掌起風燈想走。忽裏面秦文喊道。瓊兒轉來。秦瓊忙應了聲。便仍轉去。寶珠知道是秦文自己不陪席了。恐怕出來撞見。反爲不美。便一溜烟跑出廳門。趁

着。一。路。的。燈。光。跑。進。二。廳。走。到。柳。夫。人。住。的。南。正。院。來。剛。跨。進。門。迎。面。撞。着。柳。夫。人。身。邊。的。丫。頭。可。兒。走。來。看。見。寶。珠。便。站。住。笑。道。我。的。爺。到。這。會。子。纔。回。把。太。太。急。死。了。呢。說。爺。出。去。遲。了。三。老。爺。是。不。管。有。人。沒。人。會。放。下。臉。來。的。怕。爺。回。來。丟。了。臉。教。我。着。小。廝。來。請。爺。去。的。寶。珠。笑。道。還。好。沒。惹。罵。二。姐。姐。可。還。等。着。我。嗎。可。兒。道。早。回。屋。子。去。了。寶。珠。一。呆。道。怎。麼。他。不。等。我。一。會。兒。可。兒。笑。道。爺。不。要。又。站。住。了。太。太。盼。着。呢。寶。珠。便。繞。過。游。廊。到。畫。錦。堂。下。揭。着。軟。簾。進。去。見。他。母。親。柳。夫。人。正。坐。在。匠。上。聽。他。姪。女。賽。兒。講。書。那。賽。兒。只。穿。着。件。湖。色。花。繡。的。袍。子。束。着。玉。帶。也。戴。着。紫。金。冠。綴。着。一。粒。大。珠。背。面。垂。着。短。髮。屈。着。一。膝。反。露。出。一。個。三。寸。多。大。的。小。靴。底。兒。一。手。托。着。腮。靠。在。匠。桌。上。念。石。頭。記。聽。見。寶。珠。聲。音。便。回。轉。頭。來。笑。道。寶。叔。叔。你。回。來。了。好。好。來。替。我。講。書。呢。柳。



夫人也笑問道。可惹罵來沒有。寶珠笑搖搖首兒。說沒有。便挨着賽兒來坐。賽兒靠進去些。讓他。寶珠也便屈一膝兒。伏在匝桌上看那石頭記。賽兒道。你怎麼不把褂子脫了。可不熱嗎。寶珠一笑道。是呢。我忘了。嬾烟來替我脫去。那寶珠的丫頭嬾烟。便走上來替寶珠鬆去腰帶。給他脫了。又將項圈兒整整好。壓在衣衿外面。寶珠便心裏活撓撓的想走。柳夫人道。忙什麼。一會兒就擺飯了。給我安安穩穩坐着歇罷。寶珠便不好走。仍挨着賽兒坐下道。你來多少會兒了。你奶奶怎麼不來。賽兒道。我一個兒來找婉乾娘的。他回屋子裏去了。太太便不讓我走。要我念這個牢什子呢。寶珠笑笑。見他紫金冠上的紅絨球兒歪着。便順手替他整整好。隨口道。你念到那一段兒了。賽兒嫣然一笑道。我剛念那個劉老老的笑話兒呢。寶珠笑道。這也有趣兒。說着便一手搭在賽

兩個小孩  
活潑神情

兒。肩。上。一。手。去。翻。那。書。柳。夫。人。道。好。孩。子。便。你。念。給。我。聽。罷。寶。珠。笑。道。我。不。要。看。得。我。做。那。劉。老。老。的。樣。兒。給。太。太。聽。說。着。便。做。那。劉。老。老。對。鏡。子。叫。親。家。的。樣。兒。口。裏。又。做。出。那。老。婆。子。的。聲。音。引。得。柳。夫。人。大。笑。起。來。寶。兒。觀。着。寶。珠。的。臉。只。是。憨。笑。寶。珠。笑。着。只。顧。做。那。好。笑。的。形。景。連。地。下。的。丫。頭。們。都。看。的。好。笑。寶。兒。早。笑。的。胸。口。疼。了。便。夾。着。寶。珠。叫。不。能。罷。寶。珠。却。一。法。的。逗。他。笑。寶。兒。笑。着。來。掩。他。的。嘴。寶。珠。纔。笑。着。罷。了。剛。亂。着。見。婉。香。身。邊。的。丫。頭。笑。春。進。來。要。知。他。來。什。麼。且。看。下。文。叙。明。正。是。

上。客。好。留。連。夜。飲。

佳。兒。能。博。合。家。歡。

#### 第四回

花。婉。香。擁。衾。春。臥。病。

秦。寶。珠。燒。燭。夜。談。心。

好端端如  
何又哭了  
我却不解

却說婉香身邊的笑春進來。便笑道。太太這裏好熱鬧吓。三爺回來了。麼。寶珠見是笑春。因道。你小姐怎麼不也來聽笑話呢。柳夫人也笑道。僭們這邊熱鬧呢。你請你小姐來這邊用飯。笑春道。咱小姐吓。又不適意了。這會子悶的很。着來瞧瞧三爺。請去談談呢。寶珠忙道。怎麼姐姐又怎麼了。笑春笑道。也沒什麼大不了事。剛打太太這邊轉去。好好的看書。不知道怎麼一下子。又哭了一會。這時兒又說心疼。帶點嗽着。燒發的很旺呢。柳夫人道。那可吃點兒什麼沒有。笑春未答。寶兒先道。怎麼不問我奶奶要香蘇飲去。笑春道。珍大奶奶送來的藥塊子。正是這個名兒。說好的很。此刻春妍在那裏煎呢。柳夫人道。那也還可吃得。寶珠你瞧瞧去。看是怎麼了。倘有什麼。可也不必回我。選喊當差的去請。那金有聲來。打個方子。前兒不也是他的一劑藥。便好了嗎。寶珠巴不

得一聲兒。連連答應着。便丟下了賽兒。也不等笑春。逕走過左手游廊。向西首牆門走進。向南轉個灣兒。便是婉香住的小桃花館。一進中門。便一手揭起軟簾。一眼見春妍蹲着煨藥爐子。見寶珠進來。便站起來。寶珠不待他開口。問道。姐姐怎麼了。春妍指道。在房裏睡着呢。寶珠低聲道。敢睡熟了沒有。春妍道。一會子沒聽聲響。多管睡熟了。裏面婉香却早聽見。因咳嗽了聲道。春妍藥好了麼。春妍隔着圍屏回道。快常呢。三爺來了。婉香却不則聲。寶珠便自己揭着門簾。走進房去。見妝台上洋燈。却旋得幽幽的。床上帳子垂着。外面又放下一重海紅帳幔。寶珠尙未走到床前。先喚聲姊姊。你怎麼了。婉香便自伸出手來。揭開帳子。向寶珠道。沒什麼。不過不滿意點兒。你怎早家來。敢不念夜書麼。寶珠笑點首兒。便在床沿上坐下。替婉香鈎起一邊帳子。婉香便要坐起來。

寶珠忙坐近些。止住道：「不要起來。仔細兜了風。」婉香也便不想起來了。寶珠伸手向他額上熨熨。婉香欲躲不躲的一來。寶珠縮轉手道：「不得燒的火燙呢。你還要起來。可是不當要的呢。」婉香笑道：「我不起來罷了。你給我好好的坐着。不要大驚小怪的駭人。」寶珠一笑。因又問道：「你心疼可好些麼？」太太叫我請金有聲去。婉香聽說。便拘起來道：「我沒什麼。誰告訴太太去來。」寶珠見他已經坐起。忙拿件玫瑰紫襖兒。想給他披上。婉香却已伸手來接自己披了。接着道：「敢你回太太去的麼？」寶珠看他兩頰紅紅的。嬌艷得和海棠花兒似的。正發燒着。便口裏答是笑春講的。一手却去放那帳子。婉香嘆道：「怎麼你放他下來什麼？」寶珠怕他發惱。忙仍替鈎上道：「我怕你冒了風。」婉香笑道：「誰要你獻殷勤兒。」隨又嘆道：「笑春也忒胡鬧。這一點算什麼病。又到上房裏回去。你快去。」

說我原好好的。沒什麼。不要去請大夫。寶珠扭頭兒道。我不去。婉香道。隨你罷。不過太太記挂着呢。你不去也罷。我睡我的。說着便和衣躺下。寶珠只是訕笑不語。見他睡下。便與他鋪蓋好了。却仍不走。婉香轉向裏床道。你到外面坐。我要睡了。寶珠笑道。何苦來呢。又和我嘔氣了。婉香聽說。便回轉頭來笑道。誰與你嘔氣。我愛睡一會兒。怕又得罪了你。麼。寶珠也便一笑道。好好你睡。你睡。我不擾你。說着便站起來。替他放下帳子。婉香隔帳兒道。幔子不要放下。怪悶的。寶珠依他。便只將羅帳垂下。却把幔子卷得高高的。便慢慢的走到妝台邊去。見燈不亮。因道。姊姊。這燈怪討厭的。旋亮些兒好麼。婉香含糊應道。隨你。你愛那樣便那樣。你不喚我。我要睡熟呢。寶珠便不則聲。就靠妝台坐下。見鴨爐裏香已燼了。便隨手將鴨爐蓋子揭開。用香印兒慢慢的印了個雙回文。

的心字看看不甚清楚。傾去又重印了一個。看還明白。便用煤紙燃着。仍將蓋子蓋好。移進鏡邊。見鏡袱尙未套上。暗暗埋怨道。這些丫頭們。這樣不經心。姊姊睡着。連鏡套子也不套回來。夢魔了。可不苦了姊姊。因便將一個粉紅平金套子遮上了。坐一會。却沒得事做。隨手把鏡台抽屜兒抽開。見粉盒兒沒有。蓋上前年送他的。那個長指甲。還在做粉梢兒。順來拿出來看。見染的鳳仙花露。尙有些紅蹟。便自己伸出左手。將小指上的指甲比看。却比剪下的長了一半。便將手上的指甲。在粉匣裏捎了些粉。仍又傾在粉匣裏。忽簾鈎一響。春妍捧着一個小銀盤兒。裏面承着一隻翡翠小蓋碗兒。進來見寶珠在那裏弄粉。因低低的笑道。爺想搽粉麼。寶珠回過臉來。見是春妍。便將指甲一彈。道。你來。我替你搽點兒。春妍笑道。我沒得這樣福分兒。寶珠笑道。因向盤子裏看。

道。可是。姐姐。給我。吃的。茶。麼。春妍。道。不錯。我。忘了。爺的。茶。也不。送。上來。  
寶珠。忙。道。不要。不要。我。講。着。頑的。這。是。姊姊的。藥。麼。姊姊。睡着。呢。這。會。  
兒。不要。喊。他。去。春妍。點。首。兒。道。我。還。去。攔。着。罷。說。着。便。要。轉。身。寶珠。喚。  
住。道。且。慢。我。嘗。嘗。瞧。什。麼。味。兒。倘。苦。了。姊姊。可。不要。吃的。呢。春妍。噙。的。  
一。笑。道。藥。有。什。麼。好。吃的。我。嘗。過。了。很。甜。甜。的。婉。香。此。時。剛。醒。聽。兩。人。  
說。着。因。在。帳。裏。道。可。是。藥。好。了。麼。端。來。我。吃。春妍。尙。未。答。應。寶珠。早。應。  
着。過。去。揭。開。帳。子。道。姊姊。你。沒。睡。熟。嗎。藥。端。來。了。這。會。子。吃。麼。婉。香。在。  
枕。上。點。點。首。兒。便。慢。慢。的。坐。起。身。來。仍。披。上。襖。子。却。用。衣。襟。在。眉。間。搵。  
了。搵。道。將。來。我。吃。春妍。應。着。便。端。到。床。前。來。寶珠。伸。手。向。盤。裏。拿。了。藥。  
碗。揭。開。蓋。子。看。顏。色。濃。濃。的。便。嘗。了。嘗。覺。尙。有。些。兒。燙。嘴。便。捧。着。吹。了。  
一。會。兒。又。嘗。了。嘗。果然。有。些。兒。甜。便。道。好。了。吃。了。便。好。說。着。便。將。藥。送。



得沾口脂  
香珠否  
活畫小孩  
子氣

淚珠緣 第四回

四四

到婉香嘴邊。婉香便在他手裏喝了一口。隨即自己接了過來。一口。一口的喝着寶珠笑。笑道。好姊妹。不要喝完了。也給我一口兒喝。喝呢。婉香笑了。笑道。這又是什麼。可口兒的。哪。你吃去罷。寶珠接了。便一氣喝淨。還說。好吃。春妍不覺在旁好笑。婉香似笑不笑。的道。今兒藥是甜。的。想來不要漱口水了。春妍一想。果然忘了。端漱口水。便要。去。拿。却見小丫頭愛兒已端了一杯來。春妍忙用盤子去接過來。寶珠便拿與婉香漱口。自己也將婉香漱膳的一半。漱了漱口。仍擺在春妍手裏的盤子內。春妍端了出去。笑春進來道。晚膳送來了。小姐這會兒想吃麼。婉香搖搖頭說。我不要。問寶珠道。你可吃點兒麼。寶珠剛要搖首兒。見笑春遞個眼色。便道。姊姊你也吃點兒。我陪你吃好麼。婉香道。你吃你的罷。我真不想吃這些東西。寶珠便笑着央告道。好姊姊。你好歹吃點兒。回

姐瘦了  
干卿底事  
涎得可笑

小姐避嫌  
乃在有意  
無意之間  
婉妙煞人

來。餓瘦了。太太又派我的。不是說我不勸你吃呢。婉香笑笑。笑春知是肯了。便喊道。劉媽媽。你把匣子端了來。外面答應着。寶珠忙道。不要。不要。他們拿。你拿去罷。笑春剛答應着。春妍已托着個楠木匣子進來。問擺在那裏。寶珠道。便床裏擺張兒兒很好。省得姊姊又要起來。說着看。看婉香。見他不語。笑春便端過一張湘妃竹小匣兒。擺在被上。將兩邊帳子卷起。又拿過一盞玻璃罩燈。擺在兒上。春妍便將匣子放在中央。海棠早擺上兩副杯筋。放在兩對面。婉香道。我不吃酒。說着便伸手。將對面的杯筋。移在橫頭。愛兒早端過一個錦礮兒。放在床沿外地上。寶珠便歪着身子坐下。拿着壺兒。替婉香斟了半杯酒。自己也斟了半杯。婉香看是白玫瑰露。便吃了一口。看看匣子裏擺着幾樣菜。倒還清口的。便拿箸子。夾了一片春筍。與寶珠自己也吃了一片。道。怪沒味兒。

偏偏於無  
意中流露  
深情真是  
忍俊不得

了我知道  
此哭字  
之注解也

的。怎麼。今兒。便。做的。這。樣。寶珠道。本來。沒。什麼。好吃。你。又。不。適。意。着。不。吃。這。個。罷。婉。香。點。點。首。喝。了。口。酒。看。看。還。有。好。些。便。倒。在。寶。珠。杯。裏。道。你。替。我。吃。了。罷。我。吃。不。了。寶。珠。慢。慢。的。喝。完。笑。春。盛。上。飯。來。婉。香。便。稍。些。吃。了。點。兒。寶。珠。也。隨。便。吃。完。春。妍。上。來。撤。去。盤。盞。愛。兒。絞。上。臉。布。婉。香。抹。了。抹。臉。兒。又。漱。了。漱。口。喝。了。茶。便。道。什。麼。時。候。了。寶。珠。看。床。裏。攔。兒。上。的。鐘。已。經。十。下。便。說。還。早。呢。婉。香。看。看。房。裏。沒。人。便。低。向。寶。珠。道。今。兒。太。太。說。昨。兒。金。有。聲。來。和。老。爺。講。什。麼。親。事。你。可。知。道。嗎。寶。珠。道。給。誰。提。親。呢。婉。香。眼。圈。一。紅。剛。要。說。忽。外。面。海。棠。報。道。太。太。派。菊。秋。來。望。小。姐。呢。婉。香。應。道。請。這。裏。邊。坐。呢。一。語。未。了。見。菊。秋。同。着。東。府。裏。袁。夫。人。身。邊。的。玉。梅。進。來。看。見。婉。香。坐。在。床。裏。竹。兒。上。擺。着。一。盞。風。燈。映。的。臉。龐。兒。嬌。滴。滴。越。顯。紅。白。便。都。上。前。含。笑。道。姐。兒。好。些。麼。太。太。很。想。

着呢。婉香笑說道。又勞你們兩位姐姐了。坐坐講罷。說着。愛兒已端過兩張低杌子來。擺在地下。菊秋等便坐下笑道。咱們了頭們。真一發不成體統了。哥兒姐兒都在這裏。便放肆的坐下了。寶珠笑道。誰講究這些來。又對玉梅道。老爺進來了。可講些什麼沒有。玉梅道。早進來了。外面的席。是珍大爺和瓊二爺陪的。倒也沒講什麼。單說哥兒不在館裏。婉香笑道。可是又惹罵了。玉梅笑笑不語。寶珠也笑了。菊秋道。太太說。姐兒吃了香蘇飲。覺怎麼樣。婉香說好些。菊秋又道。太太說。偷然吃的對。太太那裏上好的有着。明兒叫人去拿便了。婉香應着。說你回太太去。我沒什麼。不過稍微發點兒燒。不算什麼。千萬不要去請大夫。外頭打的方子。總苦依依兒怪難吃的。就這香蘇飲吃很好。菊秋答應着。便向寶珠道。哥兒多坐一會兒麼。時候早呢。說着便和玉梅同站起來。

莫非我嗎

心中事已被明說  
飾何返掩

妙小兒  
女真真有  
此情理

向婉香說些保重的話。婉香又囑兩人轉去道謝。兩人便退了去。寶珠見他們去了。便問婉香道。你剛說金有聲給誰提親。婉香道。你想誰呢。寶珠聽了。便自納悶。倒是婉香笑道。你又癡了。這愁什麼。寶珠便點首兒道。我知道了。你放心。婉香紅了臉。知道寶珠會錯了意。心說。怕寶珠從此便亂講起來。便沈下臉道。我不過給你個喜信兒。怎麼倒教我放心起來。我問你教我放什麼心。我有什麼心。放不下。講到這裏。便縮住了嘴。心想自己又講錯了。便一聲兒不言語。寶珠却聽得滿心舒服。也只點頭不語。一時嬾煙來請寶珠轉去安寢。寶珠便向婉香道。姊姊你該睡了。咱們明兒見罷。婉香却一點不露笑影。但點點頭兒說。你去罷。寶珠還想再坐會兒。禁不得嬾烟已拿着風燈等着。便不得已。同回自己院子裏去。欲知後事。且看下文。正是。

美人不礙長多病

公子無端也善愁

第五回

鏡裏相看深情綺旎

閨中調笑微露嬌嗔

却說寶珠和嫋烟回來。到婉香對面自己的院子裏來。嫋烟伏侍寶珠睡下。便歸自去。寶珠因婉香那句話。思量了一會。便睡不着。因叫嫋烟沖茶。嫋烟捧茶進來。寶珠一面喝着。一面想道。這事不如問他。總該明白。究竟說的是那家子的小姐。想着便問嫋烟道。你可聽見說。昨兒金有聲來什麼。是給誰提親的。嫋烟笑道。說也可笑。他也不估量自己。便給爺來提親了。寶珠道。是那家的小姐。嫋烟道。便是今兒新來的石師爺家的小姐。據他說。這位小姐是有一無二的了。三老爺聽了高興。便來和偕們太太商量。你想太太是早已存着個主見。寶珠連問道。什麼。

主見。我却。不明白呢。嬈烟。笑。抿着嘴兒。不說。寶珠。連連。逼問。又再。三軟。語。央告。嬈烟。笑道。太太。說。爺。年紀。還輕着呢。早娶了。怕分了。你用功的。心。要。等。你。中。個。舉兒。點了元兒。纔。給。你。娶。個。好的。媳婦呢。爺。快。還。不要。天。天。上。學。去。麼。寶珠。啐。了。一口。道。正經。問。你。你。總。拿。我。開。脾胃兒。嬈烟。笑道。誰。不。講。正經。呢。寶珠。扯。他。向。床。沿。坐。下。道。正經。我。問。你。太太。怎樣。對。三。老。爺。講。呢。嬈烟。坐。下。道。太太。先。只。推。辭。三。老。爺。說。這。樣。的。小。姐。還。不。定。下。將。來。不。要。懊。悔。我。是。探。聽。得。仔。仔。細。細。的。了。只。要。小。姐。好。那。家。底。差。些。兒。怕。什。麼。太太。却。說。得。好。說。既。這。麼。着。我。倒。替。瓊。兒。做。個。媒。就。把。這。頭。親。事。說。給。瓊。兒。不。好。嗎。寶珠。拍。拍。手。笑。道。那。三。老。爺。怎。樣。呢。嬈烟。道。三。老。爺。也。便。不。再。講。了。今。兒。沒。提。起。都。管。把。這。話。攔。起。了。寶珠。聽。畢。便。很。高。興。嬈烟。站。起。來。道。沒。什。麼。講。了。麼。時。分。遲。了。爺。請。安。置。罷。寶

珠還要問。嬈煙却早出去了。寶珠此時已將心事放下。向裏床一睡。便睡熟了。次日一醒。便爬起來了。嬈煙聽見。便也起來道。爺怎早起來。敢是聽了。昨兒的話。要上學去麼。寶珠笑道。不是我睡着不穩。不如早點兒起來。你們仍睡你們的好了。嬈煙笑道。爺起來了。誰還有睡着的福分呢。說着便喚道。春柳兒打臉水來。爺起來了。外面答應着。寶珠便向廳口坐下。笑向嬈煙道。今兒二小姐可好些麼。嬈煙笑道。昨兒我同爺同回來的。今兒也同是睡着纔起來。那裏知道呢。寶珠自覺問的可笑。便嗤的笑了。春柳兒已送進洗臉水來。寶珠隨便擦了擦臉。又漱了口。站起來要走。嬈煙道。爺沒有梳辮呢。寶珠道。回來再梳罷。我瞧瞧二姊姊去。嬈煙又道。二小姐還不會起來呢。爺吃些點心再去罷。寶珠道。我到二姊姊那邊去吃。總是一樣。說着已走出院子去。嬈煙跟着出來喚。



住道。爺早些兒轉來上學去呢。寶珠一面答應着。一面走過抄手游廊。向對面小桃花館來。見腰門尙關着。便輕輕的扣了幾下。裏面仇老媽子出來開門。見是寶珠。便笑道。爺怎早吓。寶珠不理。進了八角門。便向游廊上走去。見一帶的簾子。尙未放下。院子是朝西的。那東面的花牆上。早被日光罩上滿牕的桃花影子。裏面靜悄悄的沒有人聲。剛轉過關干。走到卷篷底下。忽有人叫他道。寶珠你來了麼。抬頭看時。却是那隻白鸚鵡。叫着頑的。寶珠笑了笑。道。你怎麼也叫我的小名兒了。剛走着。聽中間的風牕門。呀的一聲開了。見愛兒走將出來。還沒梳頭。寶珠笑噴道。懶了頭。到這時候。兒纔起來麼。愛兒笑道。你姊姊還睡着呢。寶珠走近。笑拍拍他的肩道。可兒好利嘴。難怪你小姐疼你呢。姊姊們呢。愛兒指道。在院子後面梳洗呢。寶珠見婉香前面的房門尙關着。便走

中間進去。到後軒。見左首春妍的房門已開着。便想進去。剛揭起門簾。見春妍只穿一件粉紅色小緊身兒。坐在床沿上。手裏拿着白綾條兒。正在那裏裹腳。見寶珠進來。忙放下一邊帳子。遮了道。請爺那邊坐。笑春早起來了。寶珠笑了笑。便不進去。轉身到對面笑春房裏來。揭起軟簾進去。見笑春也只穿着一件荷花色品月鑲袖的緊身襖兒。罩着一件元色四鑲的長背心。在牕口梳妝台上梳頭。海棠站在旁邊看他。寶珠進來。海棠先看見道。爺進來了。笑春回頭看見。便放下梳子。一手握着頭髮。站起來道。爺擦過臉麼。寶珠點點頭兒。說擦過了。你只顧梳頭罷。說着便在妝台橫頭坐下。笑春也便坐下。對着鏡子。梳着頭。笑說道。爺這早起來。就上學去麼。說着轉過眼波來。向寶珠一笑。寶珠也對他一笑。便道。今兒我想不上學去。笑春笑道。今兒初二。是課期。只怕不能

躲懶呢。寶珠道：「那倒不怕什麼。昨兒姊姊什麼時候睡的，可好些麼？」笑春道：「昨兒聽他睡了，又起來，又睡的光景，該好些了。」寶珠點點頭兒，便站起來，說我瞧瞧他去。笑春道：「他睡着呢。你輕些兒。」寶珠道：「我曉得說着，仍到春妍房裏。」春妍已起來洗臉，看見寶珠進來，便對寶珠笑了一笑。寶珠便立住，也對他一笑，輕輕的道：「剛纔做出那模樣兒，慌得什麼似的，怕什麼呢？」春妍笑笑不語。寶珠指指裏面道：「醒了麼？」春妍搖首兒。寶珠便躡着腳想走。春妍將衫袖兒一拽，寶珠忙回過頭來，見是春妍對他搖首。寶珠也搖搖首兒，笑着放輕了脚步，走過春妍床後，揭着軟簾進去，便是婉香的房。見妝台上，尙點着一盞長頸燈，台半明不滅的。牕子關着，牕幃尙遮着牀上，垂着海紅帳，幃微露些湖色，裏帳微微的有股幽香，靜悄悄的，沒得聲息。寶珠輕輕的將幃兒、帳兒一幷揭開，見

細膩髮貼  
如見其人

蜀錦的被上鋪着一件湖色白繡的小襖子和合枕兒上睡着個婉香合着眼兒顰着眉兒睡着鼻間微微的有些芳息一手墊在腮下替着枕兒腮邊尙覺有些紅紅的寶珠恐是熱尙未退便伸手去輕輕的向他腮邊一搵又輕輕的向他額上一搵又轉手向自己額上也搵了一搵覺差不多兒便輕輕的將被兒整整又將蓋着的小襖子與他蓋上些又細看看他便輕輕的退出將帳子放好又將幃兒放好把那半明不滅的燈吹熄了仍放輕脚步慢慢的揭着軟簾出來春妍回過頭來看見笑道怎麼鬼魅的沒些聲響兒在那裏做什麼來寶珠笑答道做賊呢說着便靠在春妍的椅背上向鏡裏看他春妍已梳起頭卻剛對鏡兒撲粉見寶珠的影兒在鏡裏看他他便也在鏡子裏看寶珠却忘放了手裏的粉撲兒忽寶珠嗤的一笑春妍便回過臉兒來道什麼

寶珠低低的笑道。我看你和小姐差不多兒。春妍嗤的一笑道。做了個爺還這樣輕嘴薄舌的。我看你們孃烟倒比我們小姐還強呢。寶珠笑道。何苦來。孃烟也不來惹你。你取笑他什麼呢。春妍一扭頭道。要你這樣回護他麼。寶珠嗤嗤的笑着。便挨着春妍坐下。春妍忙讓出了座兒。低聲道。我的爺。這是什麼樣兒。我不是孃烟呢。寶珠便一手拽住他的手道。你還講這些話麼。你做孃烟。我明兒就回過太太。也叫你做孃烟。罷你說好麼。春妍笑道。我不配喚這個名兒。快放了手。被人瞧見像什麼樣兒。寶珠涎臉笑道。好樣兒呢。春妍帶笑帶嗔的奪去手道。爺們的體面也沒得了回來。總講我們了頭沒規矩。寶珠笑着便放了手道。誰講。你來。春妍笑向裏面一指道。你姊姊醒了。寶珠不信。春妍道。聽呢。寶珠便住了笑。聽裏面果然有些瑟瑟縮縮的聲響。像是醒了。春妍低

笑道。可不是嗎。快去快去。寶珠對他一笑。便丟下春妍。到前面婉香房裏來。隔着帳子。輕輕的道。姊姊醒了麼。婉香不應。寶珠便揭開帳子。見婉香已轉過裏牀睡了。却没有醒。一隻手壓在錦被外面。只穿着一件白湖綢的小衣袖。子却未曳。直露出半彎玉臂。兩隻金釧兒。却尙帶着。想是昨夜忘記卸下的手背上。隱隱的有些枕痕。寶珠暗想道。一夜沒轉枕兒。這臂兒定有點酸了。這手兒也定有點痛了。想着便撫撫他的手。又替他將衫袖兒曳曳。直不想婉香驚醒了。回過臉兒來。道。誰吓寶珠。看他尙一味的睡態。眼兒似開不開的。問了一聲。便輕輕的答道。姊姊是我。婉香掙開眼來。朦朦朧朧的看是寶珠。便拗起身來。將衣襟措措。眼睛向寶珠看看。嫣然的一笑道。我當是春妍呢。你多早晚便來了。寶珠一手替他披上夾襖子。一面隨口答道。我來了一會兒。頭裏來看。

姊姊還睡着呢。姊姊今兒好了麼？婉香笑道：我倒忘了說着，便自己摸摸額角，又摸摸寶珠的，便低下頭道：你試瞧，可是不發燒了？寶珠用手搵了搵道：好了，不熱了。婉香點點頭，擁着被兒出了會神，便道：我起來罷。寶珠道：早着呢，再將養會兒罷。婉香點首，兒就不想起來。寶珠順手曳過他的手，放在自己掌上，一手撫着道：可酸麼？婉香點首，兒道：怪酸的。寶珠道：可是自己討苦呢？今兒不要寫字了，說着，又替他捏捏手腕，又替他將兩隻金釧兒卸了，便套在自己手上。婉香忽笑道：怎麼我昨兒忘記卸了？怪道隱着痛呢。說着，便自己去卸那手上的鐲子，却沒得了。因笑道：我說我昨兒記得卸了的，不道只卸了一邊。寶珠笑笑，婉香便伸個懶腰道：起來罷，你到外面去，不要再纏不清了。寶珠對他一笑，慢慢的走出帳子，到窗口書案邊坐下，聽婉香喚春妍進來，伏侍起牀。

寶珠却。不。回。頭。去。看。見。案。上。擺。着。部。洛。神。賦。帖。便。信。手。揭。開。見。夾。着。一。張。文。金。箋。上。面。寫。着。春。日。睡。起。天。氣。困。人。偶。拈。一。解。調。系。感。皇。恩。另。行。寫。道。

寒食不多時。牡丹初買。過了花朝。春有態。昨宵風雨。今日餘寒猶在。羅幃慵未卷。渾無賴。

寶珠看了道。這只有半闕。怎麼便攔起了。說着。回頭見婉香已立在背後道。這好多日了。我接不下去。你替我續回了。寶珠點首兒。便拿起筆來續道。

小睡纔醒。宿醒微帶。不惜羅襟。搵眉黛。日高不起。簾外鸚哥。偷怪傷春心裏事。東風解。

寫畢。就放下筆道。如何。婉香笑道。你真是走霜毫不構思的了。寶珠站



起來笑道。姊姊你好熟的西廂吓。你怎麼學紅娘的話兒。你分明是個小姐也。婉香便沈下臉道。你講什麼。寶珠着急道。怎麼我不過講句頑話兒。姊姊你又生氣了。這就是我該死。婉香忙掩住他的嘴道。大清早起。你又講這些話了。你拿我比作鶯鶯。你不是分明欺我麼。寶珠笑央道。好姊姊。我不是有心講的。不知怎麼便順口淌了出來。婉香似笑不笑的道。你幾回了。動不動就拿鶯鶯比我。我問你誰是張生呢。寶珠忍不住。啾的一笑道。你又問我了。我不敢講。婉香便曳住手。夾口問道。你講你講。寶珠只是笑不作一聲。婉香怔了半晌。眼圈兒一紅道。原來你是這樣的心思。說着已撲簌簌的淚。下便甩開手。到妝台邊坐下。嗚咽起來。寶珠急的沒法自悔。不該亂說。便走到妝台邊。拽拽婉香的袖兒。道。姊姊不要這樣多心。婉香抬起頭來。早哭得淚人兒一般。道什麼多。

心我多什麼心寶珠沒得說便將衫袖兒替他拭淚婉香一手攔開却自己用帕兒去揩寶珠要想分辨幾句却一句也說不出剛想一句要說笑春送臉水進來看見道怎麼好好的又嘔氣了三爺總這樣定要嘔得姐兒哭了纔舒服寶珠連連道只是該派我不是以後我再不敢講頑話便了說着春妍也進來看見道姐兒不犯着爲他生氣他怎麼欺負了姐兒回來告訴舅太太也叫他罵幾句兒哭一會子寶珠不禁嗤的一笑道你叫他告訴我什麼來春妍頓住了口婉香也不禁破聲一展似嗔似笑的指着寶珠道我今兒不去告訴明兒有事犯在我手裏我也叫你罵一會兒哭個半死纔消我這一口子氣呢寶珠笑道果然姊姊要我死我便全個兒死了斷不留這半個婉香聽了不禁好笑春妍道究竟他講些什麼來婉香道你還問呢他總不是拿我比黛玉

就拿我比說到這裏。又縮住嘴。眼圈兒一紅。向寶珠轉了一眼。便對笑。春道。拿臉水來。笑春便端過臉盆。擺在妝台上。春妍揭去鏡套。婉香便坐正了。寶珠也便在橫頭坐下。婉香却一眼也不去看他。忽窗外的小了頭道。請三爺呢。不知何事。且看下文。正是

不揩眼。淚情還假。肯露嬌。嗔愛始真。

第六回

柳夫人挈眷賀生辰

花小姐傷春吟艷曲

却說寶珠剛看婉香梳洗。聽聽外小了頭報道。請三爺呢。春妍便問道。誰請三爺。愛兒進來說。嫗烟姐姐。派春柳兒來請。說上房派人來請三爺。請三爺就去。寶珠聽了。便站起來。去開了前面房門。婉香道。你去了麼。寶珠道。我問聲什麼事兒。婉香不語。寶珠便開門出去。問了聲。說是

說的委婉  
可憐小姐  
怎不心軟

太太喊。不知什麼事。便隔着牕子道。姊姊。太太喊我呢。我去去來。婉香聽見忙喚道。你轉來。寶珠便仍進來。婉香看看他道。你便這樣去了麼。寶珠不語。婉香道。你梳過頭麼。寶珠笑道。我想姊姊惱了我。還有誰給我梳呢。婉香一笑道。你還講這些尖酸話兒。那便隨你去罷。寶珠見婉香已不惱他。便走近身邊。央告道。好姊姊。你與我梳支辮兒罷。我再不講這些了。婉香初只不理。有一會兒。纔道。這是我前世欠下你的。也沒得說了。春妍你與他打散了我梳罷。寶珠便央春妍替他打散。走到婉香身邊。背過臉去。口裏不住的討好兒。婉香便拿了象牙梳兒。輕輕的向他頸上擊了一下道。你真是我的太爺呢。寶珠嗤的一笑。婉香便慢慢的與他梳通。將金線札了根。然後分作三股。打了幾轉。便將一副粉紅繖線添上。打過髮稍。又將繖線翻轉。打了蓮蓬結兒。便放下道。好

了。寶珠甩過來看看長短。仍甩轉去。連連作揖道謝。婉香又道。吃過點心。沒有寶珠笑道。我這半天兒不餓。倒忘了。婉香便叫春妍去將燕窩粥端來。春妍便去端了兩碗進來。婉香同寶珠一同吃了。寶珠還坐着不走。婉香道。好一會子了。你該先去。我一會兒便來。給太太請安。寶珠便自出了小桃花館。走備弄出來。順道先到西正院。給秦珍夫婦請安。却不道秦珍已到東書廳。和石時談天去了。藕香和賽兒也早往東正院給袁夫人請安去。寶珠便也不坐。逕往南正院來。進門。便見游廊上站滿了一班執事的婆子老媽。像有什麼事的。那班人見寶珠進來。一疊聲叫聲三爺。算是請安的意思。寶珠點點頭兒。問什麼事。那太太的陪房張壽家的。先回道。太太出門呢。寶珠聽說。便繞過游廊。見卷簾下站着七八個大了頭。看一個是東府裏美雲身邊的湘蓮。那兩個又是

家常閒話  
各具神情  
自是寫生  
妙手

美雲的瑞蘭碧桃和秋蘋。那兩個是麗雲的小桃小珠小紅小翠。那幾個是綺雲同茜雲的四兒。佩兒。喜兒。見寶珠進來。都向他陪笑請安。寶珠笑應了聲。便走進中堂。見他姊妹俱在。先向柳夫人請安。再向美雲等四人問好。柳夫人道。到這會兒纔來。忙什麼着。寶珠笑笑。便道。太太往那裏去。我也去呢。柳夫人道。好孩子。你今兒不能去。要做課藝呢。寶珠道。那且不問他。太太往那兒去。說我聽聽。若不是好去處兒。我就不去了。柳夫人道。今兒是葉冰山的老太太生日。我本來不去。你大姐姐要去望望姐姐妹妹。我纔同他去呢。寶珠便笑向美雲看了。看道。怪道裝得美人兒似的美雲。笑道。你也不用氣不服我。便不去。讓你去好麼。寶珠道。你去你去。我本來也不願去。你只替我望望軟姊姊和蕊妹妹。便了。美雲笑道。誰替你講這些假人情兒。麗雲在旁笑道。偏我不

去。倘我去便寶哥哥不講我也。要替他一個一個的連姨娘都望到呢。美雲嗤的一笑。寶珠道。你這種寬心話兒。我不愛聽。你想我在太。面。前。講。個。情。兒。也。帶。你。去。可。不。是。這。個。主。意。麼。柳夫人剛在那裏用點心。聽說笑道。隨你們怎樣放刁。我總單只帶美兒去。美雲笑向寶珠點點頭。首兒寶珠因走到柳夫人面前道。太太瞧着大姐姐誇能呢。柳夫人笑道。我沒瞧見。你不要看二妹妹的樣兒。我回來賞給你好東西。寶珠道。什麼好東西呢。柳夫人道。我拿個頂大的佛手回來給你。寶珠歡喜道。那便要給我一對。也不要過大了。我手裏拿不起。柳夫人笑應了。麗雲笑道。寶哥哥要兩個光景。我有一個分了。寶珠笑道。那你想呢。麗雲剛要說。忽外面報道。珍大奶奶和賽姐兒來了一聲。未了。早見沈藕香帶着賽兒進來。寶珠等都站起。互相問好。藕香又和賽兒請了柳夫人的。

那一個想  
必是轉贈  
二姊姊的

安柳夫人笑向藕香道。你今兒不去麼。藕香道是。又說珍爺已過去道。喜了。柳夫人點點頭。又喚賽兒過來。賽兒便走到柳夫人面前。柳夫人看他穿着一雙品月小雲頭鑲鞋。穿件粉紅繡花夾衫。不戴紫金冠兒。黑油油的一頭好髮梳根大辮。耳上墜着兩個小金環兒。笑盈盈的臉色越覺好看。便道。你娘竟把你扮得和寶叔叔一個模樣了。賽兒道。寶叔叔沒有這個耳環子。我明兒也除了他。寶珠笑道。你有這個好看不要除了。明兒我倒來穿上。兩個不好看嗎。藕香笑道。寶兄弟你愛穿。我就這會子替你穿上。只是你不要哭。賽兒笑道。寶叔叔快不要穿這個。痛得很呢。我奶奶哄你的呢。美雲等聽了都笑。柳夫人又道。你可要同我逛逛去。賽兒道。今兒是逢二。我爺要叫我做詩呢。改日再跟太太逛去。柳夫人撫他道。好孩子。這樣纔是。又向寶珠道。你做了個叔叔。還不



如他呢。剛說着。簾外報道。花二小姐來了。寶珠看時。見婉香穿着一件品藍滿身繡珠蝴蝶兒的夾襖子。下面露出白繡褲脚一點兒。寶藍綴珠的鞋尖。再看頭上。却不包帽子。黑亮的一頭好髮。剪着一字兒的覆額檻髮。鬢影裏露出兩個小小的金環兒。越顯得臉龐端正。眉眼含情。走一步兒也都可人心意的。見他一進來。便向藕香笑道。大嫂子多早便來了。藕香笑道。纔來。婉香已向柳夫人請安。又向美雲等問好。養兒便也向婉香請安畢。柳夫人道。婉兒。你怎麼也來了。今兒可好些麼。婉香笑道。本來沒什麼。昨晚大嫂子給我些香蘇飲。吃了便好了。說着。因向藕香道謝。藕香笑道。那算什麼。我還恐妹妹嫌苦了。不要吃。所以加上些甘草。叫和着煎的。寶珠插說道。怪道甜甜的。婉香忙遞個眼色。寶珠便縮住不說。柳夫人剛吸着煙。外面已走進幾個丫頭來。回道。外面

足見柳夫  
人是隨夫  
便什麼心  
的都不經

伺候齊了。請太太更衣。柳夫人身邊的大丫頭殿春賞春。早送上衣服。柳夫人便站起來。藕香已向殿春手裏接過一件鵝黃綉金龍團的大衣。來抖一抖。替柳夫人披上。彎腰兒繫好了帶兒。向背面拽一拽衣角。見頭上的珠翹兒插歪了。因道。太太今兒是誰替插戴的。翹兒也插歪了。說着請柳夫人坐下。重替插過。又將滿頭揪一揪。好笑道。今兒這個頭。真梳得不見好。柳夫人問道。今兒是誰給我梳的。這些丫頭們都。沒個敢答應。柳夫人也不問了。便喝口茶。站起身來。滿屋子人都都站起。外面婆子們。飛也似的跑出去。喊伺候。柳夫人慢慢的走出正院。婉香寶珠等都隨着出來。打二廳起。大廳穿堂等處。中門洞開。直至大門。兩旁管家人等都兩字兒排開。約有百餘人。寶珠道。請太太和大姐姐就這裏上轎罷。大廳上嘈雜的很。柳夫人點首。早見從大廳上抬進兩乘

官轎來到二廳中堂歇下。早有幾個管家。趕忙揭去轎簾。柳夫人便自上轎。美雲也便登輿。轎班抬着。八九個軍裝的老管家。扶着轎扛出去。那丫頭婆子們。便跟着走出。一直出了大廳。到穿堂上。那些丫頭婆子等。便也上轎。到甬道上。管家一齊上馬。擁擁擠擠的出大門去了。這裏寶珠回到裏面。婉香等已都不在。問了聲丫頭們。纔知道婉香到袁夫人那邊道謝去的。便獨自走到小桃花館。和海棠說了聲。便自上學去了。忽忽忙忙的將一篇課藝做完。時已過午。便繳了文字進來。到小桃花館。見婉香獨自個坐在牕下寫字。便走近笑道。姐姐也在這裏做文字麼。婉香回過頭來笑道。你回來怎早。敢散學了麼。寶珠道。瓊二哥還在那裏抽腸子呢。我繳了。便自進來了。婉香道。什麼題兒。寶珠道。是春省耕而補不足的春字。婉香想一想道。也還好做。瓊大哥的呢。寶珠道。

凄麗纖穠  
動人肌膚

是詠而歸的詠字。婉香笑道。那更容易。他還沒繳壓。我替他做一篇兒。你拿去。寶珠笑道。你又何苦來抽這腸子。你愛做。下課替我做罷。婉香笑了。笑道。也罷。我剛做了一篇春曉曲。你瞧過得去嗎。說着。便將那洛神賦帖。翻開。檢出一張箋子。遞與寶珠。寶珠便伏在案傍。看着念道。

東風吹入湘簾縫。一桁波紋蕩春夢。曉鶯啼破碧城春。花外迴身顫。么鳳釧聲隔霧敲。東丁背掃雙蛾愁。更青春雲羅羅剪。秋綠烟痕逗。入芙蓉屏。瑣牕無人落花舞。春魂如烟鏡中語。傷春倚遍曲欄杆。淚蘸胭脂作紅雨。

寶珠念畢。便笑道。你這筆致。真比溫飛卿還綺麗些。我真一個字也讚不出來。婉香笑笑。寶珠便在旁邊坐下。又拿來。婉婉轉轉的讀着。便手舞足蹈的起來。婉香瞥手奪去道。你又瘋了。回來叫人聽見。不又是笑。

話麼說着春妍送茶進來。婉香便接了一鍾喝着。寶珠也拿了鍾喝了口道。怎麼這茶不好吃。婉香道。也沒什麼不好。寶珠道。你這個給我喝口兒。瞧便在婉香杯子裏喝了口道。果然你這個好些。又香些。便回頭向春妍道。你好。我和你小姐的茶。你都要分出個等次來。春妍笑道。阿吓。這話從那裏講起。吓。茶是沒什麼兩樣的。只怕爺心裏愛那盞兒。就那盞兒好了。不香的也說是香了。婉香忍不住笑道。春妍。你這張嘴。越尖利了。你看東府裏二小姐的樣兒。也拿我開心麼。回來我回過太太。撕你的嘴。那時你可不要哭呢。春妍笑道。我丫頭那裏敢拿小姐開心兒呢。不怕被太太攆出去麼。三爺是這樣的脾氣兒。我又不掉謊。吓。寶珠笑道。我不這樣。你那裏來的罵呢。春妍笑向婉香道。姐兒不聽見嗎。婉香一笑。站起來道。我不管你們。你伺候爺們不週到。就請三爺打你。

幾下。也不算什麼罪過。說着便走向床上睡去。寶珠也站了起來。春妍嗤的一笑。低聲道。去。寶珠便不好意思過去。笑曳住春妍的手道。姐姐教我打你。可真要我打麼。春妍道。只怕閃了爺的手。又派我不是呢。寶珠笑道。我也不捨的打你。說着便放了手。春妍收了茶盞子出來。婉香便坐起喚寶珠道。你來。我問你。寶珠走近。婉香笑拿指尖兒向他的鬢上一抹道。好不愛臉的爺們。我問你。丫頭們有什麼捨得不捨得打的。寶珠笑道。怪可憐的。便真有氣。我也斷斷打不下手。婉香一笑却好笑春進來。寶珠便問道。笑春。你可是打上房裏來麼。你可聽說太太什麼時候回來。笑春道。張壽回來。回過珍大奶奶了。說太太要住幾天呢。明兒叫三爺和賽姐兒去。寶珠道。可真麼。怕是你哄我呢。笑春道。爺不信。問珍大奶奶去。寶珠歡喜起來。向婉香道。姊姊。你看。我還是去不去。

出神入妙  
細到極處

婉香笑道。隨你去也好。逃兩天學。讓我又好清靜幾天。寶珠道。誰要逃學來。我不過替姐姐去邀軟姊姊和蕊妹妹來。和你頑幾天兒。不很好嗎。婉香道。怕他們不見肯來。寶珠道。我和你賭個東道兒。婉香道。誰和你賭。來你輸了。總要賴賭他什麼。寶珠道。我不賴。我和你打個掌兒。我若賴了。就叫我變個蝴蝶兒。被孩子們撲死。說着便拖了婉香的手。掌對掌。拍了一下。忽寶珠袖裏鐺的一聲。婉香道什麼。寶珠也覺古怪。拽起袖子一看。原來早間帶的兩隻鐺子。忘卸下了。婉香笑道。我的爺。險吓俺老爺見了。還了得嗎。寶珠笑道。幸而我沒撞見老爺。又道。便老爺見了。我說太太賞給我帶的。也便沒事了。婉香道。那倒沒什麼。教人家見了。算什麼意思。第一個麗妹妹。便要當笑柄兒了。快還不給我卸下來。寶珠笑道。這會子天晚了。我不出去。便帶着也不妨事。婉香道。不

妙人妙語  
洵是可兒

穩當。不要回來又忘了。說着便替寶珠卸下。套在自己手上。寶珠回頭見笑春還立着。便笑道。癡丫頭。還立在這裏什麼。天晚了不去點火。笑笑。春笑道。我怕點上了火。爺又要上學去呢。寶珠笑道。你放心。我不去。笑春道。只怕不能呢。我聽見老爺用了晚飯。要和陸師爺談心去。回來不是又說爺躲懶了。寶珠便怔了一怔。婉香道。正經呢。還是頑話。笑春道。正經花農來通知的。寶珠道。那麼你怎不早講。笑春道。我看爺正開心着。所以不講。這會兒天晚了。爺也該去了。寶珠便垂頭喪氣的立起來。喊照燈。愛兒連忙點起風燈來照。寶珠便懊惱嘆苦的出去了。不知笑春這話是真是假。且看下文這便是。

懶向鷄。聽勤夜讀。  
愛從鴛侶逐春游。

### 第七回



譜新聲藕香講音律

驚讖語婉姐弔殘紅

却說寶珠去後。婉香因昨夜病後疲倦。便自睡了一會。醒來用了晚膳。還不見寶珠回來。因喚愛兒去看。一會子愛兒回來。說三老爺正在那裏高談闊論。和陸師爺講究時事。三爺和二爺都站着聽講。光景還早得很呢。婉香聽說。便道。那就不等他罷。叫仇老媽把腰門上了鎖。我睡了。愛兒答應出去。婉香便自睡下。及至寶珠進來。時已二更。見腰門已經上鎖。知道婉香已睡。便也自去睡了。一夜無話。到了次日。寶珠起來。便回了婉香到西正院秦珍處來。秦珍已早出去。藕香見寶珠二人進來。便迎出來道。婉妹妹怎早起來。穿這點衣服。不冷嗎。婉香道。我裏面穿着小緊身兒。所以不冷。寶兒起來了麼。今兒不是要出門去嗎。藕香道。可不是。他還睡着不肯起來呢。說着看看寶珠道。寶兄弟。你到梳洗

好了。寶珠笑笑。便同走進院子裏面。賽兒已早聽見。隔着圍屏問道。可是寶叔叔來了麼。寶珠笑道。你還不起來。我一個兒去了呢。賽兒裏面喚道。好叔叔。等我會兒。我起來了。寶珠應着。便和婉香同到藕香外房坐下。秦珍收過的了頭銀鴈。便送上茶來。藕香親自送了一盞與婉香。婉香接着。喝了口。放下道。大嫂子近來做些什麼事兒。藕香道。也沒什麼消遣。前兒沒事。把趙秋舫的葬花曲兒。編了套工尺。在這裏和珍爺商量。想把他全本子編出譜來。倒好頑呢。妹妹空了。好來替我真正拍。婉香笑道。這音律的工夫。我那及得上大嫂子一半。大嫂子打定了。自然字字合拍。寶珠早聽得高興。便向藕香索看。藕香笑道。我不給你看。你前兒譜了套長恨歌的工尺。便奇貨可居的。你要我的工尺。你只把長恨歌的譜兒和我掉。婉香道。大嫂子也不犯着問他。你要那個譜。

從知多情  
種子其用  
於處不私  
於一人也

兒。我比他的譜兒還準呢。寶珠笑道。你真是逢蒙殺羿。了我教了你。你倒說比我準。不講別的你吹那忽聞海上有仙山那句。你便飛不起。你只有天旋地轉的那一段兒。比我吹得淒楚些罷了。藕香笑道。住了。你給我少吹點兒罷。你道我沒有你的譜兒。我吹不來麼。我吹你聽。說着便向壁上卸下一枝笛兒來。寶珠奪住道。大清早起不吹罷。回來傷了中氣。不當要的。我知道嫂子的譜兒比我好。所以我不敢拿給嫂子看的。藕香笑了笑。便將笛子放下道。偏你有這些講究。什麼中氣不中氣。婉香道。這倒是正經。大嫂子以後要少吹纔是。便愛聽。只不妨教了頭們吹着。自己拍拍曲子倒很好。說着賽兒已跑進來。接口笑道。拍曲子請我來呢。寶珠見他只穿一件大紅白繡的緊身短襖。下面穿着松花綠的小腳袴子。一雙小小的鑲鞋。手裏拿着塊元色白繡帕兒。笑嘻嘻。

的。站。在。面。前。寶。珠。道。你。不。要。凍。了。呢。快。穿。件。襖。兒。去。賽。兒。搖。搖。頭。道。不。冷。我。去。洗。了。臉。兒。再。來。說。着。便。又。出。去。婉。香。道。大。嫂。子。你。瞧。他。們。兩。個。倒。像。一。對。弟。兄。呢。寶。珠。笑。道。人。家。也。都。這。麼。講。不。曉。得。的。那。裏。瞧。得。出。他。是。位。姐。兒。扮。的。藕。香。笑。道。不。是。前。兒。婉。妹。妹。來。的。時。候。也。還。只。說。你。也。是。女。孩。兒。扮。的。呢。婉。香。聽。了。自。覺。好。笑。寶。珠。也。笑。道。可。不。是。姐。姐。不。信。還。看。我。的。耳。墜。兒。見。沒。穿。過。眼。兒。纔。信。我。是。真。男。孩。兒。呢。婉。香。紅。了。臉。道。你。又。嚼。呢。藕。香。笑。笑。寶。珠。知。道。婉。香。不。好。意。思。便。拿。別。的。話。搭。訕。過。去。一。時。賽。兒。已。梳。洗。完。了。進。來。穿。着。件。與。寶。珠。一。樣。的。粉。紅。繡。百。蝶。的。箭。袖。頭。上。戴。着。束。髮。紫。金。冠。脚。下。穿。着。小。小。的。靴。兒。笑。嘻。嘻。的。向。藕。香。道。奶。奶。看。就。這。樣。好。麼。藕。香。笑。道。你。看。見。你。寶。叔。叔。今。兒。戴。紫。金。冠。你。也。眼。熱。了。賽。兒。笑。道。這。是。媽。媽。給。我。裝。扮。的。說。要。和。寶。叔。叔。一。個。樣。

兒纔叫人看着不單疼。寶叔叔呢。婉香笑道。可是他奶媽給他裝扮的。麼藕香道。正是呢。那老婆子還比我疼他呢。賽兒笑道。我說媽媽也沒什麼疼。我便是爺和奶奶太太也不真疼我。呢藕香笑罵道。反了你說誰疼你來。賽兒笑指道。最疼我的。只算寶叔叔和婉乾。娘藕香笑道。那麼着。你以後便跟着寶叔叔和婉乾娘去。好歹不問我罷。賽兒一兀頭撲向藕香懷裏。嗤嗤的笑。藕香道。痴兒又瘋了。你瞧。這紫金冠兒攪壞了。賽兒便站起來道。奶奶替我修好來。藕香便將楊梅毬兒整了整道。好了。吃過點心沒有。賽兒點點頭道。吃過了。寶叔叔吃過沒有。寶珠說吃過了。賽兒便說要去。寶珠站起身來道。僧們是該去了。說着便將了賽兒的手。同藕香婉香走出院來。老媽子早傳伺候出去。藕香同到院子門口。便和婉香站住道。寶兄弟。你去替我請葉老太太的安。今兒想

來總不回來了。賽兒交給你罷。寶珠滿口答應。便帶着賽兒和賽兒奶媽及丫頭玉簪翠翹。出了院門。到二廳上見已歇着一乘官輿。小廝花農鋤藥。家人來貴許旺張壽沈順等。都已齊集。便和賽兒同坐一轎。轎班抬着。出了大門。一行人逕往葉府去了。却說這葉府。乃是此地有名的富家。這葉大人便是葉冰山。年不過四十多歲。他父親早已謝世。老太太尙在。今年六十歲了。他大夫人便是袁太史的妹子。與秦文是個連襟。二夫人姓羅。名四姐。三夫人姓蘇。名晚蘭。四夫人姓陸。名姐姐。五夫人姓朱。名養花。六姨娘姓楊。名小環。七姨娘姓尤。名月香。八姨娘姓吳。名閩仙。大夫人生下三子。長名用。次名赦。三名魁。三夫人生的小姐。便是軟玉。五夫人生的小姐。便是蕊珠。這葉冰山是極愛熱鬧的。一年到頭。不是給這位夫人做生日。便是給那位姨娘慶生辰。三位公子。是生

就的。紈。繡。心。性。從。不。曉。得。念。一。句。什。麼。書。不。是。打。馬。弔。便。是。挾。妓。飲。酒。那。葉。冰。山。也。不。管。他。打。算。到。長。成。了。花。這。麼。幾。兩。銀。子。給。他。捐。個。大。大。的。官。兒。出。去。便。了。這。幾。位。夫。人。却。都。生。得。極。好。內。中。楊。小。環。和。尤。月。香。爲。最。次。之。朱。寶。花。和。蘇。晚。蘭。所。以。分。外。得。寵。兩。位。小。姐。又。生。得。千。嬌。百。媚。是。老。太。太。最。憐。惜。的。這。日。老。太。太。生。日。那。冰。山。便。大。開。筵。宴。滿。城。官。府。齊。來。慶。賀。一。連。忙。亂。了。幾。天。到。第。五。日。纔。是。親。戚。慶。賀。所。以。柳。夫。人。和。美。雲。便。在。第。五。日。上。過。去。那。寶。珠。去。的。這。日。已。是。第。六。日。了。便。覺。清。靜。好。些。只。幾。家。子。至。親。尙。住。在。府。裏。這。軟。玉。蕊。珠。兩。人。是。素。來。和。寶。珠。好。的。見。寶。珠。來。了。少。不。得。留。住。幾。天。一。番。熱。鬧。自。不。必。說。這。且。按。下。且。說。婉。香。自。寶。珠。去。後。連。日。少。興。又。聽。說。葉。家。因。柳。夫。人。愛。看。戲。連。日。叫。自。家。府。裏。班。子。唱。演。新。戲。軟。玉。姊。妹。又。將。寶。珠。留。住。不。放。知。道。沒。十。日。

八日定不轉來。自己也樂得清靜幾天。便不是找藕香拍曲。便是和麗雲鬪棋。綺雲茜雲也天天見面。倒不覺冷靜。這日早起。見窗外的桃花都已殘謝。堆得滿地。都是花片。看兩個蝴蝶兒。款款在地上飛着。滿院子靜悄悄的。沒些人聲。那日光照在窗上。覺得煖烘烘。人又似昏昏。沈沈的沒些聊賴。便獨自靠在欄杆上。看着兩隻蝴蝶兒飛來飛去。出了會神。不知不覺。心裏有所悵觸。忽架上鸚哥。叫道。寶珠。你來了麼。婉香忙向迴廊上一看。並沒個人。心裏忽然的跳了一下。便慢慢的到房裏窗口。書桌上坐下。見銀雁手裏拿着一件物事。笑嘻嘻的進來道。姐兒怎獨自在此。兩位春姐姐那裏去了。婉香便站起來道。他們見沒事。便逛去了。你奶奶好麼。爺在家麼。銀鴈道。爺回來呢。陸師爺送了爺十枝筆。十盒紋金箋。奶奶看了歡喜。叫我拿來轉送姐兒的。婉香笑道。那麼



你們奶奶。怎不留着自己用。我也用不了這些。說着。便接過來。看是十枝湘妃管的兔毫小楷。十匣淺色金花箋子。便擱在案上。向銀雁道。你替我謝謝奶奶。倘奶奶閑着。就請過來。銀雁答應着去了。婉香便拿出張箋子。鋪在桌上。又將新筆檢了一枝。便移過硯台。一手磨着墨。一面看着箋子花紋。見畫的是林黛玉葬花圖。便呆呆的看着。忽外面一陣笑聲。抬頭看是麝雲和綺雲兩人。將着手。站在右首游廊上。向地下不知看什麼。婉香站起來。向窗外看時。見茜雲蹲在地上。一手揪着一個貓。地下擺着個蝴蝶兒。欲死不死的。茜雲在那裏叫貓吃。婉香忙走出來道。四妹妹。你不怕罪過麼。麝雲回過頭來。看見笑道。這蝴蝶兒的救命王來了。茜雲對着貓兒道。快吃吓。再遲一會兒。吃不成了。抬頭見婉香已到面前。連忙捧着貓向外逃去。猛可的藕香進來。剛剛撞個滿懷。

一片春情  
無處游  
絲吹到  
簾前文  
似之續

險些撞倒茜雲。一看是藕香，便笑道：「大嫂子快幫我呢。婉姐姐要打我的貓。藕香笑說：『不怕。有我在這裏。你把貓交與我。茜雲不肯。』猛聽見後面婉香的笑聲，便捧緊了貓，丟下藕香，望備弄裏逃去。藕香喚道：『茜妹妹慢慢的走罷。』婉姐姐不來呢。茜雲却不聽見，一直的跑出去了。藕香見他去遠，便走進游廊，見婉香手裏擎着個蝴蝶兒，低着頸子在那裏對蝴蝶兒吹氣。麗雲凭在他肩，上笑他。綺雲也站在手邊，啾啾的笑。藕香走近笑道：『這蝴蝶兒那裏撲來的。』婉香回頭看見，笑道：『誰撲他呢。』你看麗妹妹手裏拿的什麼。藕香見麗雲手裏拿着把川金扇兒，便道：『今兒拿扇子也太早了。』光景這蝴蝶兒命該如此。麗雲笑道：『那裏是我用扇子撲的。他自己飛到綺妹妹身邊去。』他拿帕子撲了一下，他便跌在地下，飛不起來。茜妹妹剛捧着個貓來，便搶了去，要飼貓吃，却好那

貓也知趣的。死也不肯吃。便引出這救駕的來。你瞧。這個樣兒。還能活嗎。婉香笑道。哪。這翅。膀兒。不是動了。嗎。麗雲。瞥手。一抹。道。這有什麼攪不清的。婉香。吃了一驚。却好。這一抹。那蝴蝶兒。便趁勢的。飛在綺雲頭上。婉香。用手。去拿。那蝴蝶兒。便翩翩的。飛了。去了。婉香。不禁。失笑。麗雲便一手。將了。婉香。一手。將了。藕香。道。僭們。站了好會兒。也不請我。坐坐去。婉香。笑着。便也。將了。綺雲。一串兒。走進中間。到了房裏。見桌上。擺着紙筆。麗雲。笑道。敢又做詩嗎。婉香。笑道。那裏來呢。我剛想寫幾句兒。被你們打斷了。麗雲。笑道。那我便去好嗎。藕香。一把。扯住。道。可又來。你給我好好的。坐着。這樣好天氣。咱們不尋點兒事情。做做。也太覺辜負了。說着。便各坐下。婉香。便喊茶來。只有愛兒。應着。麗雲。道。怎麼。寶哥哥。不在這屋裏。便冷清清的。了。春妍。和笑。春呢。婉香。道。他們見太太不在。便

反起一筆  
出人意料

逛園子的逛園子。望姐妹的望姐妹去了。麗雲笑道。這些了頭們。太沒規矩兒。倒比咱們寫意呢。今兒這麼好天氣。咱們也該尋點頑意兒樂樂。纔是藕香道。我也這麼講。咱們不如聯幾句詩。倒也很有味兒。婉香道。聯句沒甚意思。倒不如各人自做一首。弔這落花兒。可不有趣。藕香麗雲都說很好。婉香便又拿出幾張箋紙。分與三人。各人便自思索起來。一時愛兒送上茶來。婉香接了。喝了一口。便拿起筆來寫了。麗雲見他動筆。走過來看。見寫道

豈是尋芳到。已遲都應花自負。

麗雲便道。好一個起句。這樣寫來。纔不落人的窠臼。藕香綺雲聽見。便也走來看他。接着寫道

空澆一夜招魂酒。難乞三春續命絲。好月已無含笑影。東風猶妬可

憐枝。

藕香看看說好。這真纔是弔落花。不是咏落花呢。見又寫道。

從來好事多磨折。造化機緘卽此知。

藕香不禁嘆了一聲。見他又寫道。

韓。號。妝。殘。寵。亦。稀。嬌。魂。不。悟。此。生。非。東。風。有。願。來。何。急。流。水。無。情。逝。  
不。歸。

麗雲看到這句。不禁嗤的一笑。婉香回頭道。怎麼不好嗎。麗雲搖首兒道。不是說詩不好。我問你。這流水一句。是指誰的。婉香道。我總只弔這落花。那裏有什麼比興呢。麗雲笑道。好好。你寫下去。婉香便不理會。寫道。

搖。動。美。人。千。日。思。破。除。嬌。鳥。一。羣。飛。可。憐。釀。得。春。如。許。彈。指。輕。銷。一。

寄托遙深

身世之感  
那不墜淚

寸暉。

綺雲看看。只是點首說好。藕香也不住的讚嘆。婉香想了想。又寫道。樓台十二總淒清。雨雨風風不肯晴。初見已鍾。今日恨重逢。難訴隔年情。

麗雲看了這兩句。不禁叫好。婉香又寫道。

高枝黃蝶銷魂去。野草青蛙得意鳴。憐爾爲花猶命薄。况儂更是可憐生。

婉香寫着。不禁眼圈兒一紅。便疾筆寫道。

三千世界鏡中天。愁浣紅香又一年。無塚不驚埋艷質。有金何計贖春妍。須知妬女纔銷恨。却便家童也見憐。拈向靈仙歸一笑。好從迦葉問前緣。

年年錯用一春心。花落花開感不禁。莫賀疎林能結子。只愁芳樹易成陰。春從杜宇聲中盡。愁向黃梅雨後深。二十四番風信裏。一宵何祇值千金。

此日漂離悟却因。春婆夢醒黯傷神。芳容自分無三月。薄命生成祇一春。

綺雲看到這兩句。不覺失聲道。吓二姐姐。你怎麼做出這樣的句子來。藕香也道。詩句果然好極的了。只是說得忒衰頹些。妹妹年紀正輕着。雖則弔落花的詩。果然要悲切些。纔合這弔字的題面。但也不可過於這樣。以後妹妹用意。總要開豁些。纔是婉香笑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意思。寫寫便寫出許多傷心來。麗雲道。這也難怪姊妹傷心。總之這些話。那不會傷心過的人。再也講不出一字來。叫我們便做不到這。

樣。悲。切。姊。姊。是。沒。了。爺。媽。的。所。以。不。拘。什。麼。事。情。總。覺。得。自。己。苦。惱。便  
起。了。自。己。憐。自。己。的。心。說。說。便。又。自。己。想。自。己。不。知。道。日。後。要。那。樣。的  
好。婉。香。聽。了。這。話。却。句。句。打。在。自。己。心。裏。不。知。不。覺。便。滴。下。淚。來。滿。紙  
上。都。濕。透。了。綺。雲。道。多。是。姊。姊。說。說。又。說。起。婉。姊。姊。的。苦。惱。來。了。你。瞧  
這。紙。上。都。濕。透。了。叫。他。怎。麼。樣。寫。呢。藕。香。道。不。做。罷。咱。們。原。想。尋。開。心  
的。婉。姊。姊。又。傷。起。心。來。咱。們。不。如。談。談。罷。婉。香。收。了。淚。道。我。也。沒。心。做  
了。擱。着。罷。麗。雲。笑。道。本。來。原。說。一。家。一。首。你。偏。要。奪。第。一。把。所。有。的。話  
頭。都。講。盡。了。叫。人。家。不。好。做。的。意。思。這。也。是。天。不。容。你。叫。自。己。傷。心  
起。來。做。不。出。便。也。只。得。歇。了。好。好。讓。我。來。續。下。去。罷。說。着。便。拈。起。筆。來  
寫。了。一。句。

細雨獨滋金谷草。



婉香揩了淚。警手奪過筆來道。誰要你這狗尾續上去。說着早接上一句道。

暖風不醉玉樓人。

麗雲笑道。我也是這一句。可見所見略同的。你說我的是狗尾。你怎麼又。不。出。我。的。意。見。那。你。這。付。心。腸。便。是。狗。心。腸。了。婉香聽得好笑。便道。這會子隨你放刁去。回來我問你誰是狗呢。麗雲道。你有本領。你換一句別的。纔算你是大才。麗雲道。這有什麼難處。說着便要下筆。麗雲道。且慢。你這句我料得到。讓我先和大嫂子說了。你再寫。你能不被我料着。我纔服你。說着便向藕香耳語道。你瞧他寫什麼。你便講。我早說是這個藕香嗤的一笑。點點頭兒。麗雲便靠在桌上。含着笑道。我和大嫂子講了。你快寫。我瞧婉香剛要寫。麗雲嗤的一笑。婉香心裏

想道。我若寫了。又是他心裏想到的。可不是被他笑話麼。倒不如不寫。便向藕香道。我認輸罷。他講的是什麼一句。麗雲道。嫂子別告訴他。讓他自己想去。婉香笑道。我知道了。你全掛子用的詐術。只暖風不醉玉樓人一句。那裏是你想到的。你不過見我寫了。故意這樣講。便再改一句。你也總說是你想到的。我費着心思。來給你笑話麼。你這種狡獪法子。少到我這裏來使罷。你果然有了句子。我便認輸。你寫出來。我瞧說着。麗雲忍不住笑了。藕香也笑道。好嗎。麗妹妹。我講你猜不到他。他倒能猜到你呢。婉香笑道。可不是嗎。還強嘴呢。這會子。我又要寫了。你又好說。是你想到的了。麗雲笑着來看。見婉香寫道。

可憐同此漂零况。生世無非暫寄身。

深巷無聲雨一樓。

麗雲道：這起句出色。這真正是我想不到的。綺雲道：這一句却與細雨暖風兩句一樣深刻。藕香點點頭見婉香又寫道：

光陰如水去悠悠。塵緣盡處原無我。

藕香道：這句頗像禪語。真正越做越出神了。對句倒難呢。婉香想了想便寫道：

世事看來只有愁。

寫了這句。便問麗雲道：怎樣。麗雲笑道：我看來也有些偏見。不是至言。你看。世事都只有一個愁。我倒看來只有個情哩。婉香笑道：你總不肯說一個好字罷罷。我不做了。麗雲笑道：我倒有兩句在這裏。

怪底繡囊容易盡。憐他彩筆等閑休。

婉香聽了便笑道：你講我做不出了麼。我再做十首給你瞧。這種句子。

也算得到落花詩上去麼。麗雲笑道。怎麼算不得。我拿兩個花字旁觀。難道丟了題面不成。婉香笑道。隨怕什麼。便狀元卷子上抄來的。我也不用說着。便把他兩句勾了。另寫道。

夢醒繁林能解脫。魂依芳草悟浮休。天涯相遇多相識。一樣漂離。悵旅游。

婉香寫到此處。覺得詩思似潮湧的一般。便不住筆。一直寫下道。年年淪落悵迷津。已隔菩提第幾塵。廿四風前如昨日。三千雨後不成春。六朝金粉空中色。一代繁華夢裏身。夜夜子規啼血盡。總爲花果話前因。

麗雲看一句叫一句好。只見婉香又寫道。

天不由人信。有之等閑。何必媚封姨。人生搖落都如是。夢醒姻緣。

獨有誰。

藕香看着不禁點頭嘆息。走開來高聲吟這兩句。又走近來看婉香接着寫道。

富貴也終歸此局。文章空自說。今時風流。回首都無覓。值得騷人幾句詩。

婉香寫畢。便放下筆道。可憐可憐。我這心酸了。做不得了。麗雲便移過箋子。同藕香綺雲從頭吟了一遍。都說好極。婉香自家也看了一遍。剛在議論。見春妍和笑春進來道。大奶奶和兩位姐兒都在這裏。三爺回來了。剛往東正院裏請安去來。藕香道。太太回來了麼。笑春道。太太還未呢。賽姐兒却跟三爺回來了。麗雲聽說。便和綺雲先回東府去了。這裏藕香略坐一會。也便去了。這正是

閑中未必身無事。

忙裏拈來筆有神。

第八回

問病牀前熾烟誓死

依人籬下婉姐傷心

却說寶珠在葉家逛了數天回來，便和賽兒向東府袁夫人處請安。却只有茜雲在屋裏，便略坐會兒出來。剛到南正院走廊上，見麗雲綺雲二人走來。寶珠便和賽兒站住，互相問好。麗雲道：「寶哥哥，你怎麼去了？只許多天，咱們都冷清清的。」大姐姐怎麼又不同回家來？寶珠道：「明兒總來家了。」太太說和姐姐同走。麗雲又道：「軟姊姊和蕊姊姊可來麼？」寶珠道：「我邀他。」他一口說來，光景遲早些兒總來的。說着，便將着賽兒要。走。麗雲因笑道：「婉姊姊盼得你眼睛都酸了，快些去，不要和我們講話。」了。回來耽了你的工夫。賽兒聽說，便嗤的一笑。寶珠却回轉來，扯住麗

雲道。你總講這些話兒。你不叫我走。叫我還講什麼呢。麗雲一甩手道。去去。我知道你和我們沒多話講的。我也不要聽你的話。我回來不好。問大姊姊說着。歸自己去了。綺雲走着回頭道。寶哥哥。回來你來。我告訴。你一件事兒呢。寶珠應着。便攜着賽兒到西正院。見了藕香。又和秦珍講一會話兒。便把賽兒交出。歸自己到小桃花館來。一進門。便見幾樹桃花都已零落不禁。失聲道。吓怎麼我去了幾天。這花兒便都落盡了。可惜。可惜。剛說着。那架上的鸚鵡。忽念道。芳容自分無三月。薄命生成。祇一春。寶珠聽着。吃了一驚。道。呀。怎麼你講出這話來。那鸚鵡又念了一遍。寶珠便忽然的感觸起來。心裏不知不覺。像有千萬種懊惱的光景。其實也講不出。所以然。便呆呆的。立在游廊上。看着地下的落花。出神。忽有人向他肩上一拍。回頭一看。却是婉香。便呆呆的叫了聲姊。

姊。一。手。便。去。曳。他。的。手。婉。香。連。忙。甩。脫。手。自。己。埋。怨。不。該。拍。他。的。肩。寶。珠。被。他。一。甩。手。纔。覺。如。夢。方。醒。連。問。道。姐。姐。這。幾。天。好。麼。婉。香。還。當。他。發。默。便。似。笑。似。惱。的。一。來。却。不。作。聲。寶。珠。慌。了。道。怎。麼。不。理。我。了。敢。爲。着。什。麼。又。惱。了。我。了。婉。香。因。笑。道。誰。惱。你。來。你。一。個。兒。在。這。裏。站。着。半。天。做。什。麼。寶。珠。道。我。看。這。落。花。呢。我。懊。悔。這。花。兒。前。兒。開。的。正。好。時。候。我。不。會。着。惹。的。賞。玩。他。無。緣。無。故。的。出。去。逛。了。幾。天。我。得。着。什。麼。好。處。來。這。花。兒。却。不。等。我。便。自。落。了。豈。不。可。惜。說。着。跌。足。稱。恨。婉。香。因。道。那。是。你。負。了。這。花。兒。花。兒。却。沒。負。你。你。恨。他。什。麼。呢。說。着。一。笑。寶。珠。聽。了。這。話。便。正。色。道。吓。姐。姐。我。是。沒。負。你。呢。婉。香。聽。了。吃。了。一。驚。臉。上。便。一。陣。一。陣。的。紅。將。起。來。暗。想。我。這。話。是。無。心。講。的。不。道。他。聽。的。却。當。有。心。了。我。若。不。拿。話。蓋。過。他。他。回。來。又。講。出。些。什。麼。來。被。人。聽。見。豈。不。駭。異。



想着便放下臉問道。這話怎講。什麼負不負。我問你什麼樣。負什麼樣。不負寶珠頓住了口。自悔失言。便不敢則聲。婉香却歸自己慢慢的走進屋子去了。寶珠便跟着進來。婉香却頭也不回的走進房裏去。寶珠暗想。我若跟了進去。他必定有些做作。我不好再講別的。勢必倒反逼僵了。不如我回屋子去。坐一會兒。再來和他說笑。他也便忘了這話了。心裏想定。便轉身走出游廊。到自己屋裏來。一進門。見春柳兒和晴烟坐在中間花窗下。檢玫瑰花朶兒。見寶珠進來。便都站起來道。爺回來了。逛了這許多天。不辛苦嗎。寶珠點首兒道。很倦的。昨兒又瞧這一晚上戲。沒睡。又道。你們檢這花兒。幹什麼。晴烟道。這是花農送進來的。說爺愛吃紅茶葉兒。拿這個和着很好。寶珠笑道。好雖好。只可惜委屈了這花兒。你瞧這顏色。嬌嫩得這個樣兒。很該戴在美人兒頭上。這會子。

給我泡了。茶回來便倒掉了。可不可惜說着拈了一朶道。晴烟我給你戴一朶兒。晴烟笑道。爺又來。爺剛說美人兒纔配戴。這個我們丫頭那配呢。寶珠道也配。快來我給你戴上。晴烟不肯。寶珠硬摟着給他戴了。晴烟早羞的滿臉通紅站起來。仍自摘下道。正經爺不要這樣胡纏。大白晝裏回來給人撞見。又說我們和爺怎麼樣呢。春柳兒看着只是抿嘴兒笑。寶珠回頭看見。因笑道。你笑什麼。春柳兒笑道。我笑晴烟姐不受抬舉。爺拿這樣的好花兒給他戴。他還不要。掉我便想要一朶兒。爺還不肯給我呢。晴烟道。你要戴。你便多拿去戴。這麼一個滿頭倒也好。看寶珠笑道。正經給我分一半兒。送婉姐姐去。晴烟答應着。寶珠又問你姐姐媳烟呢。晴烟道。他病着。睡在裏面呢。寶珠驚異道。怎麼好好的又病了。春柳兒笑道。誰教爺出去了。老不回來。他自然要害病了。寶珠

啐了一聲。便白走進到嬾烟房裏來。嬾烟早聽見寶珠聲音。已勾起帳子等着。見寶珠進來。便要掙扎起來。寶珠連忙止住。問道。你怎麼好好的病了。嬾烟被他一問。便撲朔朔的。弔下淚來。寶珠不解。連問道什麼什麼事。誰委屈了你。嬾烟搖頭。兒不語。寶珠又問。嬾烟便抽抽噎噎的哭將起來。寶珠慌得手足無措。便將自己的帕子替他拭淚。道什麼事。你告訴我。我替你作主。嬾烟嗚噎半晌。嘆口氣道。還什麼說。總是我的命苦罷了。又道。爺回頭想想。瞧我來了這幾個年頭。可曾幹着什麼錯兒。又可曾有什麼壞事。人都說着。爺給我引誘壞了我的爺。這從那裏講起。吓說着。便又哭了。寶珠聽着。却摸不着頭腦。便問道。誰講你來。嬾烟道。人家講我。那值得什麼。不道三太太都這樣講起來。還當面叫我去。說太太出門了幾天。你便無法無天了。又說你前兒一徑幹的事。你

當我不知道嗎。你太太却被你蒙混得過。仔細我講了出來。攆你呢。爺替我想。想我什麼事。值得吃人家指駁。自家的太太。還沒講什麼。東府裏。倒要攆我。我做丫頭的。雖賤也不賤。到這個地步。寶珠聽了。也着實生氣。便道。那你也別用氣得橫豎也。管不到僭們這邊事。只要太太疼你。就是了。嬭烟道。爺講的鬆爽。只怕忌我的人。也多了。妬我的人。也多了。到頭來。總沒得什麼好結果呢。寶珠聽着。也不禁滴下淚來。因道。你放心。你不要這樣。苦惱回來。把自己的身子。糟蹋了。倒不當要的。況且。你又不是東府裏人。三太太認真能攆你麼。便三太太要攆你。太太也不見得肯。我也要回護的。嬭烟道。我也不是怕攆出去。只是我在這裏。好像就是一個釘兒。人人眼裏。都看我。不得要。只有爺疼我。此外。只有珍大奶奶和太太。除了這三位。便我講句話。都聽着。不舒服。這是爺都。

知道的爺看。不但東府裏的人。便這咱們自己府裏自己屋子裏也都。這樣的以先人還不敢欺我前兒三太太講了這些話。兩府裏那一個。不知道那一個不講我的醜話。我還能在這裏過日子嗎。要說攆我出。去的話。我再也不奇。等到那個地步。我只有一個死。剛說到這裏。寶珠。忙掩他的嘴。嬭烟早已淚如雨下。寶珠也沒別的好講。只得安慰幾句。勸他睡下。便自走了。出來一肚子悶氣。便到自己床裏。躺下躊躇了一。會。晴烟進來問道。爺用飯麼。寶珠道。我不要吃。晴烟道。爺也要自己保。重些。不要又攪出病來。寶珠見他說得委婉。便拗起來。坐在床沿上。招。手道。你來。我問問你。晴烟便走過來。見寶珠含着兩包眼淚。垂頭喪氣。的樣兒。知道爲着嬭烟。便道。爺何苦來。這些事也值得這樣苦惱。寶珠。道。你和你姊妹最講得來的。你總知道這事。怎麼樣便吃三太太知道。

了。晴烟道：爺有些地方也太覺過分了些。和我們頑笑不顧有人沒人的這些兒事也不用講了。前兒不是綺小姐和茜小姐還說爺待他們還不如待我們丫頭的好麗。小姐又說嬭烟的排場架子比小姐們還大。這都是招人怪的事情。一則爺待他也忒好些。二則嬭烟也忒自使性兒。爺不看別的只看花二小姐那麼樣一個也還招人妬忌。何況他丫頭呢。麗小姐還說嬭烟比花二小姐還高傲呢。爺想想瞧這些名頭嬭烟可耽得起麼。況且東府裏那些丫頭們那一個不氣不服他。小桃小紅又格外很些。都跟着主子跑。主子不知道的。他還去告訴。主子不作聲的。他還去挑剔。有這許多怨招在那裏。莫說是嬭烟便是爺也抵擋不住。前兒晚上三太太不知怎麼講起丫頭們。麗小姐便說現在府裏的丫頭們多不像樣兒了。二太太年紀大了。也不管這些。任他們行。

去。前兒二太太出了門。那些丫頭們沒一個安安穩穩蹲在屋子裏的。不是逛園子。就和小廝們兜搭去。實是不成體統。又說春妍和嬈烟兩個。又出衆些。太太聽了。便不高興。說春妍是婉小姐帶來的。不好說他。那嬈烟是咱們家的。不能聽他胡鬧。回來必得請二太太着實講他幾句纔好。可巧嬈烟這日沒事。想給爺爺繡個枕頭兒。因短了些金線。問珍大奶奶要去。却又沒得。便向綺小姐要去。綺小姐却在三太太身邊。團兒便替嬈烟。明言正氣的到太太身邊。問綺小姐要去。三太太知道是給爺做枕頭兒的。便一法不舒服起來。立刻叫嬈烟過去。說了一頓。爺知道嬈烟的性兒。那比我們他自然要氣得個半死。回來便把做好的。一面拿剪子。鉸得粉碎。哭個半死。昨兒早起。就病倒了。爺又不在家。誰給他調護呢。寶珠聽了這番話。又氣又惱。心裏難過起來。便一聲兒不

言語歸自己躺下。晴烟講話的時候。早已淚下。此時見寶珠這樣。又不敢走開。便站一會兒問道。爺到底用些飯纔是。寶珠道。我吃不得了。你們吃去罷。說着。便轉個身兒睡去。晴烟道。爺不要這樣。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昨兒既然沒睡。就該將養會兒。爺請睡好了。寶珠道。我便這樣和衣睡罷。晴烟點首兒。一手拭去眼淚。一手替他蓋上條夾被兒。放下帳子。歸自己去了。寶珠在床裏哭了會兒。又七上八落的想了會兒。便睡着了。等醒來。已是初更時分。便覺肚子有些空空的。晴烟已端了飯來。也就吃了一口。問人家都已睡了。料想沒處去走。因來和孃烟談心。不知不覺。竟天明了。因這日是十二。又是課期。便不再睡。竟上學去了。下午出來。很覺磕睡。因和衣躺一會兒。醒來已是傍晚。春柳兒進來。說太太回來了。爺快接去。寶珠聽說。便走下床來。見房裏外已點



上燈了。便道什麼時候了。春柳兒道。纔上燈呢。爺沒用點心。不餓嗎。寶珠道。不餓。春柳兒便去絞了臉布進來。遞與寶珠。揩了臉。晴烟又道。送進一碗蓮子湯來。寶珠吃了道。可還有麼。晴烟道。有着呢。寶珠道。你拿一碗給你姊姊吃去。晴烟答應着出去。寶珠便站起來。春柳兒早點上風燈。引着寶珠到南正院來。見兩廊下的簷燈。都已點齊。站着許多丫頭婆子們。寶珠走到卷篷底下。春柳兒報了一聲。寶珠便揭着簾子進去。見柳夫人美雲藕香賽兒。及麗雲姊妹俱在。獨不見婉香。便上前給柳夫人美雲請安道。太太怎麼這時候纔轉來。我還當今兒又不轉來了。柳夫人道。可不是嗎。險些又走不脫了。他們今兒還唱戲呢。寶珠笑道。他們也真會鬧。唱來唱去。總是這幾齣戲。也看得厭了。還唱什麼呢。美雲道。說今兒唱的是什麼桃花夢。纔眼前的一位名士。叫什麼盛籛仙。

打的崑曲說好的很。我本來想瞧瞧。太太叫回來了。柳夫人道。想來也不過這樣。你愛瞧。明兒借他們的班子來唱幾天。給你們瞧便了。又問寶珠道。你姐姐怎麼不來。敢又病了。寶珠道。我剛睡着醒來。沒瞧見。想來沒什麼嗎。便回頭道。春柳兒你瞧瞧去。春柳兒應着去了。麗雲道。太太出門幾天。家裏怪冷清清的。今兒太太來了。這屋子裏。便像鬧熱些似的。柳夫人道。你們這幾天幹些什麼頑意兒。藕香道。也沒什麼。纔是昨兒。婉妹妹做得幾首詩呢。寶珠便問什麼詩。藕香說了。寶珠便要藕香背給他聽。藕香說記不清了。寶珠便問麗雲。麗雲道。什麼事急得這樣。回來二姐姐少不得會給你看的。寶珠道。好妹妹。你記性兒好。你背給我聽。麗雲笑着不理。忽門簾一動。婉香進來了。麗雲笑道。好好。他來了。你問他去。婉香不懂。怔了一怔。寶珠嗤的一笑。婉香一發不解。麗雲

妙語如環

惡劇麗雲  
以尖刺勝  
兒人的是可

道。寶哥哥要請教你。那個豈是尋芳到已遲呢。婉香當有什麼意思。在裏面便臉上一紅。道我不曉得。柳夫人道。婉兒你這幾天好嗎。聽說你做的詩。背給我聽聽。瞧。婉香笑道。全是胡謔的。算不得詩。那好背給太太聽呢。麗雲笑道。他要寶哥哥叫他背他纔肯背呢。婉香笑道。二妹妹。這話又講的奇了。他又不是我的什麼。麗雲嗤的一笑道。你這話更奇了。他是誰。誰是他什麼。叫什麼呢。婉香頓住了嘴。道。我不和你鬪口。兒。麗雲笑道。我知道你的口兒。是要和他鬪的。婉香急得臉兒通紅。欲說却又咽住。反笑道。二妹妹。總拿我開心。我打今兒這時候起。再不和二小姐講話。便了。柳夫人笑道。婉兒。你不要理他。我和你講話兒呢。蕊珠和軟玉。都說時候你還說請你去逛園子呢。婉香道。軟姊姊和蕊妹妹都好嗎。太太怎麼不請他們來頑頑。柳夫人道。我也這麼講。他太太

說明兒便着他姊妹過來謝步。寶珠揷說道：「可不是我倒忘了。二姐姐前兒我和你賭的東道兒，你可輸了麼？」婉香尙未開口。麗雲便扯着寶珠的手道：「好哥哥，你們賭下什麼東道兒？我可能鏢點兒邊麼？」寶珠道：「我講我輸了，給我變一個蝴蝶兒，吃孩子們撲了去。」麗雲道：「他呢？」寶珠道：「他却沒有講。」麗雲笑道：「這麼說，你們不是賭的東道兒，竟是賭的咒了。」寶珠一笑，綺雲道：「寶哥哥，你下遭兒，賭不得咒險些兒，應了寶珠不解。」綺雲便將昨兒茜雲撲蝴蝶兒飼貓的話講了。麗雲笑道：「怪道我說一個蝴蝶兒，二姐姐要這樣的保護他，原來你們賭下咒來，怕真是你變的。所以這樣發急。」茜雲道：「是早知道是這個緣故，該搶了來給貓吃了。」二姐姐急個半死，婉香笑道：「你們也太會得無中生有了，那裏真有人會得變蝴蝶兒的。我不過怕罪過，叫你們放了，也好積些兒福。」

幾歲的意思。麗雲道：你存這樣的好心，包管你活一百歲。只是寶哥哥沒有積些福活不到一百歲。二姊妹已在他九十九歲上死了，便怎樣。寶珠笑道：那我便活九十九歲。說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婉香站起來笑道：我講你們不過，我告個迴避罷。柳夫人道：婉兒，你便在這裏吃飯呢。婉香因笑道：我熱了，去換件衣服來。柳夫人道：你穿着什麼。婉香道：我穿的夾襖子。這會子覺得煖烘烘的。我換件去。柳夫人道：這天氣夾的還可穿得，不要回來又凍了。婉香笑說不妨，便自去了。麗雲推寶珠道：你快去呢。寶珠啐了一聲，便不好走，隨便搭訕了幾句，又坐了一會。見擺上飯來，美雲麗雲四姊妹便回東府裏去了。寶珠陪柳夫人、蘊香和賽兒吃了飯，便跑到小桃花館來。春柳兒便自轉去。寶珠踏進門，見婉香在窗下洗臉，便道：姐姐用過飯麼。婉香道：剛吃了呢。你可吃了沒

有寶珠說也吃了婉香一面洗手又將指甲在水裏浸了會兒。拿面布揩着。一面問寶珠。你昨兒跑那裏去了。寶珠笑道。我當姐姐惱了我。我沒興的很。睡了一會兒醒來。已遲了。今兒又上學去來。婉香笑了笑。便將手裏的臉布。遞與寶珠。寶珠接了。便抹了抹臉。也將左手的長指甲。在水裏浸了浸。向婉香道。我這指甲。昨兒險些斷了呢。軟姐姐忘了我有指甲的。他扯我的手。猛了些。幾乎帶斷。我明兒要戴套子纔好。婉香因道。我這個也太長了。覺得險零零的。寶珠走近身邊看了看道。你也要戴套子纔穩當。婉香道。套子我倒有着。還是前兒在家裏的時候。我太太給我。叫人去定做來的。長長短短。共有十副。那頂長的。却有一尺。寶珠道。那太長了。婉香道。短的也有。只知道用得用不得。讓我找找看。若好用。你便拿一副去。說着便叫春妍進來。向首飾箱裏找去。寶珠

便伸手與婉香比比。覺得婉香的略長點兒。寶珠道。怎麼前兒姐姐來的時候。和我一樣長的。什麼便比我長得快些。婉香道。這倒我也不懂。想來我們女兒家血脉旺些。所以長得快。也未可知。寶珠又道。你養了幾年了。婉香道。我前兒不是講過了。寶珠道。我忘記了。我這個還是十歲的時候養的。却只有老爺歿的時候。斷了一個。所以這個略短些。這個便長些。婉香道。說也古怪。我前兒老爺歿的時候。斷了一個。前年太太歿的時候。又斷了這個。可見這個指甲兒。也有預兆的。寶珠道。如今兩個一樣長了。安知不也是預兆呢。婉香一笑。春妍已拿了兩副出來。向婉香道。這一副是五寸的。這一副是六寸的。看用得麼。寶珠接了看。是兩個錦盒裏面。盛着兩個玳瑁指甲。便揭開匣子。拿出來看時。一副約有五寸多長。套了套。却還嫌短。便將那副長的套上。却好指寸也不

孝思不償  
多清人自

大不小便戴上了。向春妍道。可有再長點兒的。春妍道。有着。只怕太長。約有八寸長呢。婉香道。那太長。我不用這個。不比你在外面與人扯手扯腳的。我一輩子不戴套子也沒兜斷過。寶珠便不再說。春妍笑道。小姐好把這短的賞給我了。婉香道。你要你拿去。春妍便接過來道。謝。寶珠笑道。你也嫌長呢。何不換一副再短些的。春妍道。明兒長了。省得再換。就這個罷。說着就出去了。婉香道。軟姊姊和蕊妹妹究竟可來。寶珠道。軟姊姊和我說是一準來的。婉香笑道。那便。你有得忙呢。也不用上學去了。寶珠笑道。誰說我不過想他們來了。偕們這吟社。便又好興起來了。婉香也笑道。是吓。我也想呢。我在家裏的時候。我太太每逢着節。今兒纔教我做詩。我自從太太故後。便也沒興了。便做做也總是窮愁。極苦的話。頭說着眼圈兒一紅。不知不覺已撲簌簌的淚下。寶珠勸道。



我講講又講起姊姊的心事。快不要傷心。回來太太看出。又道我和你惱呢。婉香忍住淚。半晌不語。寶珠一味的甜言蜜語勸他。忽婉香又嗚噎起來。寶珠便着急道。姊姊你好好的。怎麼又這樣了。難道我又講錯了什麼了。我講錯了什麼。我便自己掌嘴兒好麼。你瞧。你眼圈兒都紅了。快不要這樣呢。婉香嗚噎道。你想我怎麼不傷心。我太太在日。我在家裏也和你們姊姊妹妹一樣的。今兒你不瞧你姊姊妹妹那種光景麼。說着已哭出聲來道。你姊姊妹妹都拿我當丫頭看呢。寶珠聽說不禁也陪着哭了。却也不曉得這付眼淚從那裏來的。寶珠想要勸他幾句。却說不出什麼來。只握着婉香的手兒對面哭。婉香知道寶珠是爲自己傷心。便左思右想。倒覺格外傷心起來。外面春妍聽見進來看他。兩人却對面的哭着。不知爲着什麼。便隨便的勸了一會。見寶珠含着

眼淚。將衫袖兒替婉香去拭淚。婉香却不避開。便慢慢的住了哭。寶珠替他揩乾眼淚。便自己也揩乾了。却好與婉香同聲一嘆。春妍在旁看着。真正茫茫無頭緒。不知兩人爲着什麼哭的。勸又不好說。又不好弄得沒了手勢。便倒碗茶送與婉香面前。說小姐不要這樣。吃口兒茶。談談心罷。婉香還含着淚。慢慢的揭開茶碗。出了一會神。便喝了口。隨手遞與寶珠道。你吃罷。寶珠便接在手裏。看着婉香慢慢的隨口喝着。春妍看這光景。是不像惱翻的樣兒。便勸道。小姐剛好好的。何苦又傷心了。不知道三爺又怎樣的惹起小姐的心事來。婉香剛要說。忽笑春進來道。太太請三爺呢。說有要緊話兒問呢。寶珠吃了一驚。心裏防是嬾烟的禍水發了。便道。誰來叫的。笑春道。賞春姐來叫的。寶珠便喚道。賞春賞春聽見連忙進來。寶珠問道。太太這會子講些什麼。還是喜還是惱。

賞春笑道。太太正高興着。叫爺去談談呢。還有什麼話問爺。寶珠便點點頭。賞春退了出去。寶珠便站起來。慢慢的走出房門。回頭見婉香還對着茶碗出神。寶珠便暗向春妍一招手。兒春妍眼快。便慢慢的出來。寶珠附耳道。姊姊又傷心呢。因剛纔東府裏小姐拿他開心。他這會兒講起纔傷起心來。你替我勸勸他。春妍點點頭。寶珠便出去了。正是

花因得意風常妬  
人到多情淚不乾

第九回

因喜成悲三更驚夢

疑真恐假一味痴情

却說寶珠去後。春妍便仍進來。見婉香還坐着出神。春妍便站在身邊。不敢作聲。婉香回過頭來道。你怎麼還站在這裏。春妍道。小姐睡一會兒。養養罷。婉香見是春妍。便臉上一紅道。我不要睡。你去罷。春妍只立

着不走。慢慢的道。小姐何苦來。生什麼氣呢。咱們又不是。一輩子。老在這裏的。婉香聽說。便向春妍看了一眼。早又。簌。簌。淚。下。春妍忙縮住口。暗想道。怎麼。這。句。話。又。傷。心。起。來。及。細。想。一。想。纔。知。道。自。己。無。心。講。的。他。聽。的。卻。有。心。了。便。也。不。敢。再。找。話。講。見。婉。香。已。拭。着。淚。立。起。來。道。我。睡。罷。春。妍。忙。去。疊。被。伺。候。婉。香。睡。下。婉。香。在。枕。上。暗。暗。的。哭。了。一。會。便。朦。朧。睡。去。見。寶。珠。笑。嘻。嘻。的。進。來。道。姐。姐。恭。喜。了。婉。香。也。便。拭。了。眼。淚。勉強。笑。道。什。麼。事。兒。可。是。太。太。准。你。收。孀。烟。麼。寶。珠。笑。道。那。算。什。麼。事。這。個。喜。纔。是。真。真。的。喜。呢。姐。姐。你。試。猜。瞧。婉。香。便。想。一。想。道。可。是。三。老。爺。高。升。了。寶。珠。搖。搖。首。道。不。是。婉。香。又。道。可。是。你。軟。姐。姐。和。蕊。妹。妹。來。了。寶。珠。又。搖。首。道。不。是。婉。香。笑。道。那。便。我。猜。不。到。了。你。快。講。明。白。罷。不。要。塞。塞。泥。泥。的。叫。人。難。過。寶。珠。只。是。嗤。嗤。的。笑。一。手。來。曳。着。婉。香。的。手。

只是對他憨笑。婉香半喜半嗔的道：「什麼事？你怎麼又不講了？」寶珠笑道：「我講了，怕你不和我好。」婉香着急道：「什麼事？你講了，我總和你好不講。我便惱了。」寶珠欲說不說的道：「你和我好了，我纔和你講。」婉香笑道：「這樣難道不算好麼？」寶珠嗤嗤的笑道：「這樣總算不得好。」婉香便漲紅了臉，啐道：「你不講，隨你。我睡我的便了。」寶珠却不放手，因道：「我和你講，我太太說到這裏，又嗤嗤的笑着不說了。」婉香連問道：「太太怎麼講？」寶珠道：「太太說：『今兒葉老太太給我提親。』」婉香道：「怎麼？」寶珠笑道：「葉老太太給我提親，聘你呢。」婉香惱道：「這是什麼話？你莫非醉了麼？」寶珠正色道：「這是真的。誰謊你來？」婉香甩手道：「我不愛聽這瘋話兒。」說着仍走到床裏去睡。寶珠却一直跟到床前，仍曳住手道：「姊姊，你不願嗎？」婉香不語。寶珠又道：「姊姊，你真不願嗎？你日後不要悔呢。」婉香正色道：「悔什麼？」

依你。便該怎樣。寶珠道。也沒有什麼樣。你願。就是你果然不願。我只白費了心血罷了。婉香道。有什麼願。不願。你想有什麼願。不願。寶珠聽說便狂喜道。這纔是我的好姊妹。說着。一手靠到婉香。肩上來。婉香紅了臉。順手一推。寶珠便撲地倒下一看。已經死了。婉香急叫道。寶珠。寶珠。春妍聽見。忙進來。見婉香夢魘。忙撲着被兒道。小姐醒醒。小姐醒來。婉香掙眼一看。便掬起來。曳住春妍的手。哭道。你怎麼便這樣了。春妍見婉香還是囁語。便輕輕撲着他的肩兒道。小姐小姐。我在這裏呢。婉香聽見。便忍住哭。定一定神。細細一看道。你是春妍麼。寶珠呢。春妍道。寶珠沒有呢。不道婉香驚魂未定。聽春妍說。寶珠沒有了。便心裏一急。一翻眼直倒下去。春妍聽他打個倒噎氣。便沒聲息了。忙叫道。小姐小姐。聽婉香不應。忙上起帳子一看。見婉香面色急白。眼已翻上。便急急的

叫了幾聲。婉香不應。春妍便哭出聲來。掐着唇中亂喚。外面笑春愛兒海棠聽見。都忙跑進來。一見這個樣兒。都着忙了。一淘大哭起來。婆子老媽們聽見。都落亂跑進來。却只有亂喊小姐的力量。也沒個主兒。還是春妍道。你們只管亂着什麼。快去回上房裏請大夫來診脈看。說着伸手去向婉香胸口一摸。尙是溫熱。便止住哭聲道。你們不要慌。小姊剛飯後。傷了會子心。這會子又夢魘了。想迷了魂了。不妨事的。剛說着外面院子裏已落亂的脚步聲進來。頭一個便是寶珠。春妍看見忙去攔住。他不教他看。寶珠那裏肯聽。死命的甩脫春妍。一氣跑到床前。見婉香這個樣兒。便喊了兩聲姊姊。見不應。他便伸手去鼻邊一探。已沒得氣了。便放聲大哭道。我再不想我姊姊竟說到這裏。早已嘔出一口血來。撲地往後倒了。春妍笑春忙丟下婉香去看寶珠。見寶珠臉兒

也急白了。嘴唇兒也青了。只打着倒噎氣。沒有一口轉氣。連眼珠兒也掉上了。春妍便急得手足無措。剛滿屋子亂着。柳夫人已急急的來。瞥眼見衆人圍着。一人在地下亂着。便忙趕過來一看。却是寶珠。已經這個樣兒。便放聲哭道。我的兒。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也這樣了。春妍也放聲大哭了。笑春見婉香面前沒得一人。便走到婉香面前去喊。婉香。婉香仍是不應。像已死了。便大哭起來。又想。婉香已到這個地步。大家還只圍着寶珠。不來看看。婉香想到這裏。一法哭的凶了。柳夫人聽見笑春哭得凶。纔記得自己原爲婉香來的。便到婉香床前一看。連忙搖手道。不要亂。不要亂。不妨事的。婉兒的嘴唇兒還不青呢。笑春聽柳夫人分出彼此來。便一肚子氣。不管好歹的回道。氣也絕了。還說。嘴唇不青呢。說着大哭起來。柳夫人也不計較。再三止住哭聲。滿屋子略靜了靜。



忽寶珠哭出聲來。春妍道：「阿彌陀佛，好了好了。」柳夫人便趕過來看寶珠，已哭得淚人兒一般道：「姊姊真捨了我麼？」柳夫人忍着淚道：「寶珠寶珠，你醒來，你姊姊在這裏呢。」寶珠隱隱聽見，便醒過來，睜眼一看，見柳夫人拿着燭火照他，便急急忍住哭，定一定神，看看滿屋子的人，又忍不住哭道：「姊姊呢？」柳夫人也簌簌淚下道：「我的兒，你心清清，你姊姊在那裏呢？」寶珠便走到婉香床前，柳夫人也跟着過來。寶珠曳着婉香的手，哭着喊了幾聲，婉香仍不答應，便向他耳邊哭喚道：「姊姊，你當真的這樣了麼？」說着，淚珠兒早滴滿了婉香一臉。婉香忽然心裏一清，便睜開眼來一看，見是寶珠哭他，便接近臉兒認道：「寶珠，你不是寶珠嗎？」寶珠哭着應道：「姊姊姊姊，我在這裏。」婉香便拘起身來，却拘不起，便在枕上哭道：「寶珠，你急死我了。」寶珠也哭道：「姊姊，你真真急死我呢。」柳夫人

見婉香開了口。便念了幾聲急佛道。婉兒。我的兒。你怎麼了。婉香聽見柳夫人聲音。定睛一看。正是柳夫人。站在面前。寶珠却伏在自己睡的枕上。臉對臉兒的哭。便吃了一驚。連連拘起身來。柳夫人道。婉兒。你怎麼了。這會子心裏覺得怎樣。婉香口裏說。沒什麼。眼裏早長一行短一行的。淌下淚來。春妍倒了兩碗參湯進來。遞與婉香。又遞一杯給寶珠。喝了。寶珠眼睜睜的。四下看了會子。心裏也清了好些。見柳夫人坐在床沿上。便站開些。柳夫人看見道。寶珠。你就這裏坐會兒。給你姐姐瞧瞧。婉香此時心也清了。聽說便漲紅了臉。暗想。這個光景。這夢像是真的了。又想。幸而寶珠尚在。倘若真被我一推跌死了。那便怎麼。想到這裏。又要哭了。又看寶珠原好端端的。坐在自己身邊。又覺好笑。寶珠見他有些笑影兒。便問道。姊姊。你夢見什麼來。便到這個樣兒。婉香想一

想道。我夢見失手將你一推。你便跌倒在地死了。剛說到死了。兩字忙要縮住。却已來不及了。便接着說道。我想這便怎麼。我喚你。你不應。我隱約記得春妍進來。我問他寶珠呢。他說寶珠沒有了。我當是說死了的沒有了。不由得一急。便昏過去。又看見你果然倒在地下。臉兒也變色了。嘴唇兒也青了。眼兒也閉了。還是笑春和春妍幫我扶你起來。我纔慢慢的喚你醒來。見你醒了。我纔放心。却不知道怎麼我也醒了。你這會子原好好着。這不是夢魘嗎。說着。又露了個笑。影柳夫人道。我的兒。這到不是夢魘。你弟弟分明爲你急死。纔回過來呢。寶珠忙掩過說。沒有沒有。太太講着頑的。柳夫人便也不講。婉香便看了寶珠一眼。低下頭去。外面報道。金爺來了。寶珠便要去接。柳夫人一把扯住道。你又不顧自己了。寶珠便站住。替婉香放下帳子。笑春早端張兒兒。安在帳

門前擺下個手枕兒。柳夫人便叫請金爺進來。外面答應着。門簾動處。金有聲進來。先向柳夫人請安。寶珠也勉強與金有聲請安道。勞。柳夫人道。這早晚還要勞駕。真是熟不知禮了。金有聲也謙讓了幾句。愛兒。海棠已站在帳前。說請金爺診脉。有聲便低着頭。走近帳前。婉香向帳內伸出手腕來。海棠拿塊帕子遮蓋上。金有聲只立着診脉。不敢坐下。柳夫人道。請坐了。細細的診。金有聲應着。便略坐一點兒。頭低着。向外屏聲歛息的診了一會。便換了手。又診一會。放下手。退下來向柳夫人道。小姐的貴恙。不妨事的。不過魂魄不安。受了些驚嚇氣惱。以致如此。柳夫人道。那便請金爺打個方子。回來再給寶珠瞧瞧。金有聲答應着。寶珠便扶着愛兒陪出房去。到中間坐下。看有聲打起方子來道。

左寸浮散肝胆脈沈細而緊兩尺細弱心包邪熱炎甚法宜清滋

琥珀粉 青花龍骨 遠志肉 茯神 焦山樞 大生地 茯苓

四製香附 陳皮 燈芯

寫畢。註明重量。遞與寶珠。寶珠看了。便也請金有聲診看。有聲診畢道。今兒敢是失血過麼。寶珠道。不會。愛兒在旁點首道。曾嘔出一口兒紅的。金有聲道。可不是嗎。這不當要的。爺千萬保重纔是呢。寶珠聽說。自覺心痛。不禁弔下淚來。金有聲道。不妨事。吃兩劑藥。調養會兒。便好了。便拿紙寫了方子。又審定一會。送與寶珠。說吃這麼一劑。安安神。不要走動費心。明兒再過來請安。便好下補劑了。說着告辭去了。寶珠扶着愛兒進來。見笑春春妍海棠都站着。婉香牀裏。擺了張湘妃竹几兒。婉香一手靠在几上。托着腮。和柳夫人講話。臉龐兒早清減了好些。柳夫人見寶珠進來。便道。方子拿出去打了麼。寶珠點點頭。說打去了。說着

看看婉香道。姊姊這會子覺得怎樣。婉香道。也沒什麼。不過心裏空空洞洞的人。覺得輕了許多。頭裏這身子兒。便不像我的了。任他們喊着。推着我。也不知道。春妍把我的唇宗兒也搯破。我此刻纔覺得痛呢。寶珠看他唇宗上。果然兩個深深的血指印兒。心裏着實疼他。想替他揉揉。當不得柳夫人在面前。不好動手。便看了他一眼。暗暗心痛。柳夫人道。你也該轉去躺一會兒。養養頭裏。哭得什麼似的。難道一會子便好了麼。正經傷神的呢。寶珠坐在牀沿上。搖首道。我沒什麼。這樣坐坐談談就好。勝似一個兒睡在牀裏悶呢。柳夫人便也由他。因笑道。頭裏真急得沒腳兒走呢。這邊一個。那邊也是一個。叫我管那一個好呢。婉香微微一笑。笑春也一笑。婉香聽笑春也笑。便向笑春看了一眼。像是冷笑的光景。婉香便猜着了八九分。暗暗點首。忽門外老婆子們報道。

東府裏太太和珍大奶奶兩位小姐來了。婉香便反睡了。寶珠將兒兒拿出放在地下自己便走了開去。柳夫人便也站起來。見袁夫人同着藕香美雲麗雲進來。袁夫人便走向牀前道。姐兒怎麼樣的。婉香便在枕上側一側。像要拘起來的光景。袁夫人連忙止住道。你躺着罷。不要這樣拘禮。婉香便在枕上告罪。袁夫人向床沿上坐下。春妍已將兩邊帳幔一齊捲起。婉香道。這會兒好了。要太太受驚。真是大動經界了。袁夫人謙了幾句。又道。大夫來瞧過了麼。柳夫人道。剛金有聲來瞧過。說不妨事的。袁夫人便問寶珠道。大夫怎講。寶珠便只說是受了些邪熱。所以夢魘住了。袁夫人又向婉香道。你本來是單弱的。禁不起什麼風浪。你在這裏。離太太那邊又遠。又沒得人照顧你。樣式總要自己珍攝。纔是。婉香便在床沿上道謝。袁夫人又向寶珠道。聽說你也昏過去了。

可有這事。麼寶珠連說沒有。柳夫人笑道。他見他姊妹這麼樣了。他便也急壞了。袁夫人笑道。倒是這孩子心熱。難怪他姊妹們都和他好。柳夫人道。這也是兩個要好。所以痛癢相關。不然便病得再凶些。也不到這個地步。婉香聽柳夫人這話。心裏着實受用。又因這個好字。想到夢裏寶珠講的那好字。不禁又紅了臉。袁夫人都不理會。早走開和柳夫人講話去。藕香趁空兒。便同美雲麗雲走近來問好。婉香在床上點首兒道。我真正過不去了。又驚動大嫂子和姐姐妹妹呢。藕香道。這是講那裏話來。我聽說妹妹病的凶。我慌得什麼似的。走也走不快了。到這會子見了面。纔把我這心放下。婉香笑笑。便問美雲道。大姊姊這時候還不睡嗎。美雲道。我剛在那裏看了頭們疊箱子。聽見外面亂着。說花二小姐說到這裏一頓口道。病了。我連忙回過太太。同着過來。都急得



什麼似的。幸而好了。這真是祖宗保佑呢。婉香笑道。我的祖宗還在蘇州。怕沒有人替我打電報去通知。管不到呢。麗雲笑道。你到了我們這裏。我們祖宗便也肯管你了。婉香聽了這話。像是雙關。便有些高興起來。向美雲道。明兒軟姐姐和蕊妹妹。可真的來麼。不知美雲怎說。且住。這便是。

柔魂一縷輕於絮。熱淚雙行貴似珠。

第十回

痴公子癡情調美婢

軟小姐軟語謔嬌靈

却說婉香剛問美雲道。軟姐姐和蕊妹妹。明兒可真來麼。美雲道。他正念你呢。問了我好些話兒。太太接他來住幾天。他便歡喜得很。說明兒回了太太便來。婉香道。這纔有趣兒。我這幾天不知怎麼悶不過。他們

來了。我便有個件兒。倒不會得病了。麗雲笑道。你快好罷。明兒好同到園子裏逛逛去。婉香笑道。我也這麼望着呢。說着見袁夫人已站起身來。麗雲知道要走了。便和婉香說些保重的話。袁夫人也和藕香過來講了幾句。婉香道謝。一千人便自去了。柳夫人見沒什麼。便向寶珠道。你回去麼。寶珠道。我走不動呢。柳夫人道。那便叫笑春扶你過去好麼。寶珠想了想。便道。這會子還早。太太先請罷。柳夫人道。時候也有三更了。你要坐一會兒。便坐會兒去。回來可不要談到什麼時候不睡。寶珠道。我一會兒便去。柳夫人點點頭。又向婉香講了幾句閑話。便自去了。寶珠見柳夫人已去。便也沒得病了。跑到婉香床前。攙着婉香的手道。姊姊。你到底夢見什麼。婉香甩脫手。噴道。你又這麼樣了。我講過的了。寶珠笑道。好姊姊。你剛纔沒講完呢。婉香道。沒什麼了。你不要這樣纏。

不清。怪討人厭的。寶珠不敢再問。半晌。忽婉香道。頭裏太太喊你去講些什麼。寶珠道。沒什麼。因為珍大哥子要往京裏去。太太問可要什麼。教開個單子。我替你開上兩件平金的小襖子。并些枷楠香末子。又開上十副的平金褲腳。婉香笑道。我要這些什麼。你倒不替我開上個平金的帳沿兒。和那個堆花的椅墊兒。寶珠道。那堆花的椅墊兒。太太開上五堂了。帳沿兒我要了一個來。便送給你罷。婉香點點頭兒。忽牀裏書几上擺鐘。鐺的敲了一下。寶珠道。怎麼便一下鐘了。婉香道。你該睡去了。寶珠一扭頭道。我走不動。睡在這裏罷。婉香詫異道。你講什麼。寶珠不敢則聲。春妍在旁道。當真夜深了。爺又病着。外面不好走。我今兒便和笑春睡去。爺在後房睡罷。寶珠聽着。看看婉香。見婉香也沒什麼。便向春妍道。你替我叫愛兒去。我屋子裏說聲。教嫗烟等睡罷。春妍答

應去了。婉香道：「嬾烟病着，你忘了麼？」寶珠笑道：「他好些了。我這會兒因姊姊這樣，我也顧不得他了。」婉香冷笑一聲。寶珠笑問道：「你敢是笑我沒情麼？你知道嬾烟的病，不過懊悔出來的，吃我解說了一番，他便好了。」姊姊這病，是爲我急出來的，我使用不着解說，只有陪着姊姊，給姊姊瞧着，我分明沒死，講到這裏，婉香截住道：「你不講罷，我不愛聽。」這話兒說着，便向裏牀睡了。寶珠便一手靠在被上，笑道：「姊姊，你不愛聽，我便不講罷了，你不要這樣，你回過臉兒來，我找那個你愛聽的，講你聽呢。」婉香笑道：「我不要聽了，你睡去罷。」明兒再講。剛說着，春妍進來，寶珠便笑着起來道：「姊姊，我給你鋪蓋好了罷。」婉香道：「不用你，讓春妍來罷。」寶珠便讓春妍給他蓋好被兒，放下帳子。婉香在帳裏道：「你也該睡去了。」明兒早點起來，不要又頑到什麼時候纔睡。寶珠笑着應着，春妍已將

房門關好。窗幃兒遮了。換上長頸燈台。將洋燈熄烏。便後面房裏去了。寶珠也跟着進來。見春妍在床沿上。彎着腰兒。替他疊被。寶珠便去曳他的手。向床沿上坐下。春妍搖手兒。寶珠順手一拽。春妍站不住。便也向床沿上坐下。寶珠笑嘻嘻的附耳說了兩句。春妍却說響了道。什麼疊被。什麼鋪牀。我不懂。寶珠忙去掩他的嘴。又輕輕的道。你聽不清麼。我說。我若與你多情小姐。春妍聽着。不禁噴聲笑了道。罷了。不用講。前兒惱翻了。你忘了麼。說着自己拿帕兒掩掩嘴。寶珠見他嘴唇兒紅紅的。便偎近臉兒道。好姐姐。你把這點胭脂兒給我吃罷。春妍嗤的一笑道。我明兒叫你姊妹多搽點兒。看你吃不吃。寶珠笑道。那我便真真要垂涎死了。春妍輕輕的道。講話留神些。不要把我當做嬾烟呢。寶珠聽了這話。便一頭倒在他懷裏。伸手向他兩脇下亂撓。春妍笑得忍不住。

問你什麼  
叫什麼

一心無定

了。幾乎出聲。寶珠道：我問你，可還講這些酸話兒麼？春妍笑着搖首兒，說不敢了。好哥哥，饒我罷。寶珠纔住了手道：你與我嘴吃，我纔饒你。春妍強不過，便與他吃了一個道：好了，該放我去了。回來他們聽見，當是我們在這裏什麼了。寶珠便笑嘻嘻的曳住手道：什麼叫什麼了？春妍紅了臉，甩脫手道：我不曉得。寶珠便笑着放了手。春妍站起來，整整衣裳，理鬢髮，站得遠遠的。道：爺可睡了？麼？寶珠笑笑不理，還在那裏招手兒。春妍便笑了笑，將房門帶攏，自往笑春房裏睡去。這裏寶珠兒春妍去後，便自解衣上牀，隔着板壁，向裏牀叫了聲：姐姐聽，婉香不應，便放心睡下。心裏忽然想起，娘烟病着，又必知道我也病了。這會子，我不轉去，他必定念着我，還沒睡熟呢。又想道：我今兒睡在這裏，有什麼好處？倒反一個兒冷清清的。姐姐雖睡在間壁，又不好和他講話，却教娘

烟在家裏怪我。想着便要坐起來穿衣服。轉去忽間壁婉香牀裏的鐘鏽鏽的打了兩下。又轉念道。這時候了。不轉去罷。好歹挨這一夜便了。想着便仍睡下。忽隔壁婉香咳嗽一聲。寶珠也便輕輕咳了一聲。聽婉香沒得聲響。知道睡着了。便也睡熟。次日醒來。已是下午。聽前面婉香房裏有許多笑聲。便連忙拘起來問道。可是軟姐姐來了麼。外面軟玉聽見道。誰吓是寶弟弟麼。寶珠聽是軟玉聲音。便應道。是我呢。一面應着。已披了衣服起來。剛走下牀。見軟玉已走進來笑道。你怎麼睡在這裏。寶珠笑回着。一面自己紐衣服。一面看着軟玉穿一件玫瑰紫緞子。白鑲的單襖子。袴子也是一色玫瑰紫白鑲的身材兒。越覺嬌小。一張瓜子臉兒。灣灣的眉毛。生得滿面的秀氣。好像比前兒在他家看見還格外好些。眼睛裏打量着他口裏。却把昨日病了沒回去的話說了。軟

因知以上  
云云俱被  
耳聞見故急

玉道。怪道你臉兒便比前兒清減了些。這會子可好了沒有。寶珠道。早已好了。說着已將衣服紐好。軟玉見他面前有幾根兒短髮披下。便替他來挑上去。寶珠低下頭。見軟玉頸上有一線的紅影兒。便伸手撫了撫道。這是什麼。軟玉笑道。可不是前兒你和我掉了根兜肚鍊兒。你的比我粗了些。我帶着睡。今兒起來便印了一條痕子。還痛呢。寶珠道。那我仍和你掉轉來罷。軟玉道。那既和我掉了有什麼再掉轉來的道理。只不要明兒又拿我的和人家掉去。寶珠道。你的我戴着呢。我給你瞧說着。便把領口紐子解了一顆。軟玉笑道。一晚上工夫。自然不會給人的。你戴着就是說着。便替他將領口紐子扣好。寶珠剛要說。忽牀橫頭有人笑道。好吓。怪道不出來了。軟玉急紅了臉。回頭一看。却是麗雲。便笑道。我說還有誰。你哥哥起來了。不來請安兒。還取笑人呢。麗雲笑着。



如入衆香  
國令我神  
往不置

便也進來。向寶珠問好。寶珠便一手携了麗雲。一手將了軟玉。同向牀後。婉香房裏來。瞥眼見蕊珠穿着一件湖色素緞白鑲條的單襖兒。袴子也是一色的鑲條。上綴着些小小的圓鏡。閃閃爍爍。射人眼目。梳得絹光的兩個小圓頭。戴着一朵白薔薇花兒。面前覆着檻髮。越顯出眉目娟好。一種嬌小可人的光景。手裏拿着一塊白絹帕兒。拭着小嘴兒。笑着聽美雲和婉香坐在美人榻上講話。一眼見寶珠將着他姐姐和麗雲出來。便站起來道。寶哥哥起來了。聽說你回來不滿意着。可好了麼。寶珠便放了軟玉的手。將着蕊珠道。早已沒事了。你們鬧這幾天。不辛苦嗎。今兒怎麼還來得恁早。蕊珠笑道。你睡到這時候兒纔起來。還說早呢。咱們來了好多會子。飯也吃了。寶珠不信。回頭問婉香道。姐姐。可真吃過飯了麼。婉香點首兒道。吃過了。你不餓嗎。寶珠搖首兒道。不

餓。美雲道。寶弟弟。你昨兒沒回屋子裏去麼。寶珠道。是蕊珠道。我剛和  
大姊姊到你屋子裏。嬾烟病着。說你昨兒睡在這裏。只不知道那有  
你睡的處兒。寶珠隨口答道。我睡在春妍床裏。蕊珠因笑道。阿唷。我  
倒不知道。照講來。我還該給春妍道喜呢。春妍姐快來快來。軟玉也  
笑道。可不是我也失禮了。春妍呢。春妍剛替寶珠送臉水進來。聽軟玉  
喚他。便趕忙應着進來。蕊珠笑着。忙替他接了臉盆子。放在棹上。檢着  
衽。真個朝他道。起喜來。春妍連忙避開道。怎麼姊兒敢是拜門神麼。  
說得滿屋子通笑起來。蕊珠笑道。我拜嫂子呢。春妍不懂。軟玉一手把  
春妍將着。過來笑道。你不懂嗎。我問你昨兒三爺睡在那裏的。春妍方纔  
明白。便紅漲了臉道。姊兒總拿我們開心。婉香剛笑着。因道。哎唷。怎麼  
今兒便稱起我們來。蕊珠軟玉都笑道。可不是你小姊也這樣講了。春妍一發

紅了臉道。我是講我們了頭呢。小妹也湊趣兒。捉我的字眼子。麗雲忍不住笑道。二姊姊。你也曉得。這我們兩字。是不好講的。你且慢點兒笑。他你自己想想。瞧。婉香也紅了臉。笑向春妍道。你快還不謝謝二小姐。去。他帮得你多緊呢。春妍笑道。那倒也不是帮我。二小姐自己在那裏講公平話兒。婉香笑向軟玉道。反了反了。我門春妍投降到高麗國去了。美雲寶珠等通笑起來。寶珠道。二姐姐。你是什麼國王呢。軟玉道。他是洛陽國的花王。寶珠剛洗着臉。聽見笑道。也配。那我是什麼王呢。麗雲接口笑道。你是牛魔王。寶珠聽說。便醮了一手的水。向麗雲兜臉的灑。將過去道。你倒是個螞蝗呢。麗雲不提防。猛被他灑了一臉的水。便捧着臉兒。要婉香替他揩乾。來。婉香笑道。這個干我什麼事。誰弄你的。叫誰揩乾去。麗雲笑罵道。我倒不曉得是誰弄你的。寶珠笑着。便擰了。

調粉弄脂  
平生擅長

把臉布過來。替他揩了。麗雲又笑又氣。又不好再說。只聽他揩乾了。還要他賠一臉粉兒。寶珠件件依他。便向婉香妝台。掙了些粉。勻在自己掌上。替麗雲輕輕的敷上。麗雲拿鏡子照了。照見敷得很勻。纔沒得講了。春妍便將臉盆拿去倒了。端了漱口水。併蓮子進來。寶珠漱了口。吃着蓮子。隨手兜了一瓢。送到軟玉嘴邊。軟玉吃了。忽然道。寶弟弟。你的項圈兒呢。美雲等一看。果然沒有了。婉香急問道。怎麼。昨兒我也沒有留神。你丟到那裏去了。寶珠便自己也記不得。細想一想道。是在春妍床裏。婉香道。你往常不卸下睡的。怎麼。昨日便卸下了。寶珠道。帶着睡怪討厭的。昨兒偷卸下的。不要對太太講。說着春妍已去拿來。軟玉接着。便替寶珠帶上。又拈着那個蝴蝶兒看了一會。寶珠對他一笑。軟玉看見道。你笑什麼。我瞧瞧。可碰壞了。沒有。麗雲在旁嗤的一笑。寶珠

倒不好意思起來。麗雲軟玉又望着春妍一笑。春妍臉兒上便紅一陣白一陣的要哭了。婉香看見笑道癡了頭。誰不知道你和笑春睡去。不過拿你開胃兒。怎麼便急得要哭的了。春妍道。回來吹到太太耳邊去。只當是真的我們了頭門。引壞了爺了。麗雲笑拍拍肩道。好姐兒。不要哭。誰講去呢。春妍向麗雲一瞋一笑。欲說不說的。麗雲知道春妍是個利口。怕丟了臉。便只做不見。拿別話和寶珠打訕去。美雲剛和寶珠講話。聽麗雲向寶珠道。今兒珍大哥進京去了。你可知道。寶珠尙未答應。美雲接口問道。當真你叫珍大哥帶的平金挽袖兒。是給誰的。珍大嫂子笑你呢。寶珠道。我是帶來孝敬太太的。美雲笑道。那也罷了。我只當預備將來給二妹妹用的呢。婉香紅了臉道。怎麼你們動不動便不拘什麼多拉到我身上來。回來大姐姐嫁了姐夫。不要姐夫的什麼事兒。

也拉到我身上來。美雲頓了嘴。麗雲笑道：「二姊姊，你這話又失便宜了。怎麼姐夫的什麼事兒便好拉到你身上來？」婉香笑道：「我不過這樣講。橫豎大姊姊還沒得姊夫，便有你也湊不攏班子去干你甚麼事。一個姑娘家虧你想到這個上去。」麗雲聽了，便一聲兒不言語。趕過來笑罵道：「婉兒，你會翻嘴兒麼？我把你這齷齪嘴撕掉了，看你還能講也不。」婉香連忙避開，躲到寶珠背後道：「好弟弟，幫我呢。不知寶珠怎樣，且看下文。這是。」

閨中說笑原無忌

局外猜疑似有情

第十一回

病孃烟虛心怕鬼

情寶珠慧眼識人

却說麗雲因婉香取笑，他便趕過來。婉香連忙躲到寶珠背後，笑央道：

好弟弟你帮我呢。麗雲已笑着走到寶珠面前。寶珠便攔住道。好妹妹。饒他罷。麗雲嗔道。不要你帮他。我撕他的嘴呢。婉香在寶珠背後央道。好妹妹。我不敢再講了。隨你們想這個不想這個。我不問罷。麗雲笑點點頭。首兒道。你還敢這樣說麼。說着已向寶珠脇下伸手過來。寶珠忙挾住道。看我的面兒。饒他罷。麗雲道。婉兒你不告饒。我決不饒你。婉香連連笑央道。好妹妹。我不敢了。饒我這遭兒罷。看你們親親哥哥的面上。麗雲笑罵一聲道。你好。憑你怎樣的利嘴。我回來收捉你罷。美雲軟玉蕊珠三人。只看着笑着。婉香笑嗔美雲道。大姊姊也不帮我一點兒。只站着看冷眼兒。回來我告訴太太去。說二妹妹欺我。大姐姐還帮着笑呢。美雲道。妹妹又不叫我。我有寶弟弟回護着。還要我什麼。你不看寶弟弟裏的你死緊的。我來帮了。回來還說我打你們的杖兒呢。麗雲也

笑道。你告訴太太頂好。太太問你說你妹妹爲什麼要撕你的嘴。那時你不說。我也要直講的。看你羞也不羞。這些話。可是女孩子家講得的。婉香笑道。那也沒什麼。你回頭想瞧。今兒這些話。誰講的多。況且我的話。也不傷什麼脾胃兒。你自己不知道怎麼想去了呢。大家聽着都笑起來。此時天色已晚。太太身邊的殿春過來。請用晚膳。寶珠道。怎麼夜飯恁早。我纔起來不多會兒。頭還沒梳呢。美雲道。這時候也不早了。天晚了。橫豎你不去。梳什麼頭。寶珠便也不說。見婉香已讓軟玉蕊珠等出去。便和麗雲美雲站起來。同着出來。走到廊下。見小丫頭都拿着老虎橙子。站着點燈。笑春也在那裏。看丫頭們上簷燈。寶珠見他仰着臉兒。便道。看仔細。蠟燭油兒滴在臉上。笑春聽見道。顧着呢。爺們敢是往南正院去麼。回來我來接。寶珠點點頭兒。走出腰門。見仇老媽站起



來請安。寶珠略一點首。軟玉笑道：「老媽，你今兒便宜了。爺的早安晚安，併一塊兒請了。仇老媽笑道：「可不是。昨兒還沒請晚安呢。昨兒三更天，我還等着腰門四更天。嬈烟姐還著春柳兒來喊門。我沒聽見。今兒一早起，便聽一頓罵，可也沒得便宜了。蕊珠聽他說得囉哆好笑。寶珠却被他一句話兜在心裏，便向婉香道：「姐姐，你先走一步。我往屋子裏轉一轉來。婉香知道寶珠爲着嬈烟，便點點頭，歸自己同着軟玉、蕊珠、美雲、麗雲轉灣出去。這裏寶珠講了這句之後，便一逕跑向自己屋子裏來。一進門，見黑越越的迴廊上，燈也不點，一盞中間屋子裏射出一片燈光，也不甚亮。走進中間，只聞得一股藥香，四下裏靜悄悄，沒些人聲。向左邊房裏一望，見點着一盞洋燈，旋得烏熄熄的，並沒個人。向左邊自己房裏一看，并且連火也沒得。剛要轉步，忽裏面縮縮的一響，便

有些膽寒。硬着膽。喊道。誰在房裏聽沒得聲息。便喊道。晴烟聽不答應。又喊道。春柳兒也不答應。後面嬈烟却聽見答應道。可是爺回來了麼。寶珠應了一聲。便要進去。忽回頭見自己房裏一個人影兒。一晃往外面去了。心裏吃了一大驚。便突突的跳個不住。後面嬈烟又道。爺怎麼不進來。寶珠聽嬈烟說話。便大了膽。走到後軒。見燈也黑。魃的壯着膽。走進嬈烟房裏。見嬈烟揪着帳子等着。寶珠便走近問道。你今兒可好些。嬈烟勉強道。好些了。寶珠又道。怎麼單剩你一個兒在這裏。他們那裏去了。嬈烟嘆口氣道。爺不在屋裏。誰敢禁止他們不走哩。況我病着。又惹他們的厭。寶珠聽着。心裏着實生氣。又道。你一個兒睡在這裏。怎麼連老婆子們也不來陪陪你。你妹妹又怎麼這樣看得過。你冷清清的。可不怕麼。嬈烟道。可不是我往常倒還膽大。不知怎麼這幾天。便

膽。怯。的。前。面。房。裏。又。常。有。響。動。我。喊。喊。又。沒。個。人。答。應。寶。珠。聽。着。便  
 打。個。寒。噤。道。可。是。我。睡。的。房。裏。麼。我。剛。來。也。聽。見。些。響。動。還。看。見。個。說  
 到。這。裏。忙。改。口。道。遠。看。見。個。貓。想。來。是。耗。子。打。架。呢。嘴。裏。說。着。心。裏。着  
 實。狐。疑。要。想。去。看。個。明。白。又。沒。個。人。陪。去。剛。想。着。忽。門。簾。一。動。走。進。個  
 人。來。寶。珠。和。燒。烟。一。齊。嚇。了。一。跳。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春。柳。兒。寶。珠。便  
 發。恨。道。你。敢。是。鬼。麼。怎。麼。走。路。也。沒。得。聲。響。你。存。心。要。嚇。死。誰。春。柳。兒  
 紅。了。臉。一。聲。兒。也。不。言。語。寶。珠。又。道。晴。烟。呢。春。柳。兒。道。我。那。裏。知。道。他  
 的。去。處。爺。也。問。得。好。笑。寶。珠。便。也。不。再。問。半。晌。道。你。們。忙。些。什。麼。連。簷  
 燈。也。不。點。了。黑。越。越。的。打。量。我。這。會。子。不。轉。來。嗎。你。們。好。頑。難。道。連。老  
 婆。子。們。也。好。頑。起。來。不。幹。事。了。尤。媽。呢。春。柳。兒。見。寶。珠。動。氣。不。敢。多。說。  
 便。走。出。去。向。後。院。子。喊。道。你。們。這。些。婆。婆。媽。媽。可。有。着。請。幾。個。出。來。爺

喊呢。不要老躲着過太平日子裏面。老婆子們聽見便走了。四、五個出來。春柳兒引着逕到嬾烟房裏來。寶珠看了看。啐了一聲。心裏想道：怎麼我幾天沒有回來住。便多變了樣子。春柳兒也好似有氣的樣兒。難道我這屋子裏。真出了鬼不成。想着便喊春柳兒打燈。春柳兒應着。便把羊角風燈點起。寶珠站起來。背着手。踱出房來。見燈烏烏的。便叫旋旺些。那些老婆子們見寶珠生氣。多不敢則聲。七手八脚爬上去把燈旋旺了。寶珠便叫春柳兒走在前面。走到自己睡的房裏來。寶珠見地下遺着塊帕子。剛要走近去。拾忽然風燈吹熄了。寶珠冷笑了一聲。便喊春柳兒去點。來自己却站着不動。及至春柳兒點火進來。那地上的帕子却沒有了。寶珠此時却放大了膽。往四下一看。却沒些影響。再往牀上一看。見枕頭却歪著了。心裏便滿猜是春柳兒幹些什麼事。來很

想發作却又不好造次。便藏在肚裏。索性連臉色也放和軟了。便走出來。春柳兒和老婆子們也同著出來。寶珠笑道。剛纔嬾烟疑心。說這裏有響動。我說好好的屋子。有什麼着。這會子你們不瞧見。可不是一點也沒什麼嗎。說着。看看春柳兒。見春柳兒道。我也這麼講。只是響動却有點兒。也不過是耗子和貓打架呢。寶珠點點頭。笑了一笑。見春柳兒忽然低下頭去。臉紅了。寶珠便大明。因道。總之我不在家幾天。你們膽小的。膽小胡鬧的。胡鬧所以纔這樣。提心弔膽的。只是我倒被你們弄得膽小起來呢。說着。笑了。笑春柳兒也笑道。那爺怕什麼。回來我和晴烟陪爺睡罷。寶珠點點頭。兒忽外面有人拿着風燈進來道。怎麼。今兒偕們家連簷燈也不點了。寶珠聽是晴烟的聲音。見他進來道。噢。爺還在這裏。太太叫賞春姐去喊你呢。寶珠笑道。你在太太那裏麼。我剛

反襯一筆  
大放光明

在講你呢。咱們正商量着。今兒晚上。央你和春柳兒陪我睡。晴烟笑道。怎麼忽然要人陪着睡起來。寶珠笑道。他們都講我屋子裏出鬼了。我被他們講的慌。所以不敢一個兒睡。晴烟冷笑道。爺出去了七八天。這屋子裏果然有些鬼鬼祟祟樣兒出來。別的倒不怕什麼。只怕明兒弄得滿屋子人都顛顛倒倒起來。分不出誰是鬼。誰是人呢。寶珠聽他說得有因。再看春柳兒。只是冷笑着不作一聲。寶珠便又胡疑起來。忽然想了個主意。便站起來笑道。隨他鬼打架的。我且吃我的酒去。說着便叫春柳兒掌燈出來。又叮囑晴烟伴着煨烟。不要走開。晴烟應着。寶珠便同著春柳兒到南正院來。見裏外燈火點的像火樹一般。迴廊下立滿了婆子丫頭們。院子裏面一片笑聲。寶珠進去。見柳夫人和藕香賽兒。美雲麗雲。軟玉。蕊珠。婉香。團團圓圓的坐了一桌。只美雲肩下。却留

險些做了  
晴雯

着一個空座兒。一淘人正說着笑着。見寶珠進來。賽兒便先立起。走出座來。給寶珠請安。寶珠也向柳夫人藕香請了安。便向空位上坐下。賽兒也仍入席。柳夫人問寶珠道。你昨兒沒轉去睡。聽說你屋子裏嬾烟病的凶呢。可知道爲什麼病來。寶珠笑道。我去瞧過了。沒什麼。不過受點兒寒。發燒罷。柳夫人道。那麼人還說他是女兒癆呢。說病了好久了。寶珠笑道。這眞眞從那裏講起。他纔前兒起的。可知人多嘴多。一家子的話。還傳不清呢。柳夫人也笑了。笑便也不問。因向婉香道。你再吃杯子酒。咱們不要猜枚了。我老了。要你們不過。便算了罷。這會子人齊了。你想個令兒出去。公公平平的行一回兒。寶珠笑道。太太高興。那便請太太出個令兒。柳夫人道。我想出來的。總嫌太老些。好孩子。你替我想個罷。寶珠道。我想也要容易點兒的。那麼茜妹妹還好夾著來。婉香道。

我也這樣說。我想了個在這裏。倒也容易。咱們說兩句四書。要藏着個紅樓人名在裏面。頭家飲了門杯。說兩句出來。數幾個字。一順兒數去。到誰是著末一個字。便該誰說兩句。貫串的。各賀一杯。不聯絡的。罰一杯。說不出的。罰三杯。下家接說。你們瞧怎麼樣。大家都說好得很。柳夫人道。那便考倒了我。這個老童生了。這一部兒四書。我已經四五十。年。沒打過照面。叫我那裏想起呢。也罷我拚着罰酒。便了。婉兒起令。罷。婉香便飲了門杯。道。我說兩個紅樓人名。只不知說出什麼來。且看下回。正是

人因怯膽常防鬼。飲到開懷便是仙。

第十二回

集書句巧拈紅樓令  
奪酒盞笑斃碧羅襟



却說婉香飲了門杯。便說道

寶珠。寶玉。諸侯之寶。三寶珠。玉。

點出座次  
一筆不苟  
乃見下文  
並非隨筆  
亂寫

大家都說很好。便順着字兒數去。諸字藕香。侯字美雲。之字麗雲。寶字寶珠。三字賽兒。寶字柳夫人。珠字軟玉。玉字蕊珠。蕊珠便飲了門杯。道我說一個。

劉老老。昔日公劉上老。老而民興。孝。

大家都說好。數一數。却該賽兒說。賽兒飲了門杯。想了想道。

寶琴。惟善。以爲寶如鼓瑟琴。

柳夫人贊好。便道我賀一杯。說着喝了一鍾。數去。却仍該賽兒說。賽兒便笑道。這便窘了。因慢慢的喝着門杯。大家都看着他。賽兒一發想不出來。便抓把瓜子噓着想。忽笑道。有了。

賈政。我待賈者也。子奚不爲政。

大家絕口贊好。合席各賀了一杯。數了數。却好又該柳夫人說。柳夫人便飲了一杯道。

熙鳳。於戚。熙敬。止。鳳鳥。不至。

大家都道好極。婉香道。那何不索性把穆穆文王說上。更加好呢。柳夫人笑道。我怕三句用不着呢。婉香道。加一个姓的帽子。也沒什麼。說着。便替柳夫人數了數。計九字。却好仍要柳夫人自己說。柳夫人笑道。這了不得。那第二個我再講不出了。我罰酒罷。寶珠道。太太不要罰酒。只依二姐姐說的。把那穆穆文王加上數去。便該大嫂子說了。藕香便答應着。飲了門杯道。我早想得個在此。便道。

賈璉。王孫賈問曰。瑚璉也。

婉香笑道。這該罰酒了。這兩句怎麼連得攏來。藕香自己想想也講不過去。便飲了一杯。蕊珠見又輪到自己。便道

迎春。以迎王師。春服既成。

數去。該柳夫人說。柳夫人笑道。這會子到想了個起來了。

探春。如探湯。春省耕而補不足。

婉香聽了笑道。仍要太太再說一個。大家數了數。果然仍該柳夫人說。便合席都笑起來。寶珠道。我替太太說一個罷。柳夫人笑道。難道我一個便想不出了。要你來討好兒。你有了。你藏着。回來輪到你。不要又講不出了。寶珠笑道。我早把全部紅樓夢想過了。我已經想了十五個在這裏。便人家想着了。也逃不出我的範圍。麗雲笑道。我也想過了。却只有九個好說的。你倒說有這許多。難道連襲人黛玉李紈都好講麼。我

妙切身分

只不信。你且說來我聽。我情願罰十杯。寶珠道。要使我講一個。合席賀三杯。我講十五個。合席共四十五杯。我少講一個。便也罰三杯。柳夫人道。誰和你賭東道兒。我倒想着了。

賈母。王孫。賈問曰。父母其順矣乎。

說畢。連問道。這個比藕官的瑚璉也如何。大家都說好絕。麗雲笑道。這。個。我。却。沒。有。想。到。寶。珠。道。可。不。是。快。吃。酒。罷。麗。雲。道。怎。麼。該。派。我。吃。寶。珠。笑。道。賀。杯。難。道。不。吃。嗎。於。是。大。家。賀。了。一。杯。軟。玉。見。輪。到。自。己。便。飲。了。門。杯。說。道。

妙在自述

玉愛事之以珠。玉愛之而不欲其死。

寶珠拍案叫道。這個連我也沒有想到。真好真好。便舉起杯來。滿滿的飲了一杯。麗雲也絕口贊好道。軟姐姐。我賀你三杯。說著便飲。寶珠道。

我也該賀三杯。說著隨手把養兒的一杯喝了。又喝美雲的一杯。婉香見該自己說。便道。

智能。知仁。勇三者。欲罷不能。

合席齊聲贊好。數去。該是蕊珠。蕊珠便想了想道。

可卿。可使爲政。卿祿三大夫。

軟玉見又輪到。便飲了門盃。說道。

來旺。來朝。走馬。以齊。王由反手也。

麗雲笑道。這王字算不得旺字。軟玉道。總一樣講法的。果然不好。我飲一盃便了。蕊珠見又要自己說了。便道。怎麼單只我們幾個說了。大姐和麗雲姐姐。還一個沒講呢。麗雲笑道。你快講個五個字的。讓我好講。蕊珠想了想道。經書可講得麼。若可講得。我便講一句五個字的。

元春。元年春。

婉香道。那不能算得。照這樣。今兒一晚子還行不完呢。蕊珠又想了一會。又暗地數了一轉。便笑向麗雲道。這會子要你說了。你可把那九個一齊講出來。麗雲笑道。難道真有五個字的輪到我麼。我不信。你快些講來。蕊珠笑道。字却不止五個。你數著。便念道。

雪雁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顧鴻雁。麋鹿。

說著。大家拍案叫絕。麗雲數著。却好第二轉正輪到自己。便飲了一盃道。

入畫。入公門。今女畫。

寶珠笑道。我早想過了。這畫字不是畫字呢。麗雲笑道。四書裏怕沒得正讀畫字的。寶珠道。你賀我一盃。我替你說。麗雲便笑著吃了一盃。忽

笑道。

毀瓦畫墁。

寶珠點頭說是。婉香笑向寶珠道。剛好好的。該蕊妹妹說。這會子你添了個字。又弄到我身上來了。寶珠連連作揖。婉香笑道。說幾個令兒。倒不值什麼。我這杯子酒。實在有點兒怕他。你給我代了罷。寶珠點頭道。狠該我吃。說着。伸手來拿。婉香的杯子。婉香撇手的打了一下。道。你自己沒杯子麼。寶珠不提防。被他打了一下。竟把蕊珠的杯子。一帶。那杯子一磴碌碌的。吊在蕊珠懷裏。蕊珠忙立起來。那杯子竟跌到地下。去好是舖着地毯。却沒打碎。丫頭們拾了起來。見蕊珠已滿身倒的是酒。大家都笑個不了。寶珠只是作揖。打供的。陪罪。蕊珠笑罵道。你們兩家子。尋開心。倒帶累我。遭殃快還。不替我脫下來。寶珠笑應着。便替他解。

活畫小孩  
子氣煞是  
可愛

開鈕子脫下來裏面只穿着一件大紅白綉牡丹花圖兒的小緊身子。麗雲笑道：你們快瞧新娘子呢！大家都趁着取笑。蕊珠紅了臉，啐道：你們還拿我開心麼？我不叫你們大家都脫下襪子來，我也不叫蕊珠說着便拿了個酒壺向滿桌上灑來。婉香等連忙躲開，却不道那酒壺是空的。柳夫人笑的話也講不出了。蕊珠笑罵道：這尿鼈子也欺我來！丫頭們替我拾壘子酒來看我鬧一個水漫金山纔消我的氣呢！柳夫人笑道：好好蕊兒，你看我面上饒他們罷。回來你做了水漫金山，我是要做黎山老母的。滿屋子人連地下站的丫頭婆子們都笑起來。賽兒早躲在柳夫人懷裏。這會子更笑的了不得。亂了一會纔各坐下。蕊珠已換了一件紫色滿身平金的襪子穿上，便仍入席道：婉姐姐，這多是你鬧的亂子。如今也沒得說，只叫你罰十杯便算了。婉香道：這可不能要。



仍就請寶弟弟代吃。蕊珠不肯。柳夫人和美雲等。大家討了情。便叫婉香自己飲了一杯。便仍接令道。

小紅。小子。鳴鼓而攻之。紅紫。不以爲褻服。

蕊珠笑道。婉兒。我饒了你。還敢罵我麼。仔細我撕你這張嘴。婉香笑着不理。寶珠見該自己說了。便飲了酒道。

侍書。侍妾。數百人。何必讀書。

婉香說好。柳夫人笑道。這孩子。終究是個不長進的東西。快還不給我掌嘴呢。寶珠笑道。太太總駁我的回兒。論理我該自己掌嘴。但我身上。臉上的肉。那一塊兒。不是太太的。回來我掌了嘴。太太又肉疼的。便看太太面上不打也罷。柳夫人笑道。不愛臉的猴兒。誰疼你呢。寶珠道。那我另外講一個好麼。若太太又說不好。我便再講一個。軟玉笑道。是呢。

天下之自  
命才子者  
試聽之

曉得你想了十五個在肚子裏。這會子又賣弄了也罷。你給我講十五個出來。我便吃十五杯酒。寶珠笑道。可又來。打量我這會子講了幾個過來。沒得十五個了。你可知道我是普天下有名的才子。這一點兒那裏難得倒我。剛說的得意。却被麗雲用一個指頭向他臉上一抹。道。我問你這張臉。可要。不要。你是個才子。我問你才在那裏。子在那裏。寶珠笑道。柴在竈肚裏。指在我臉上。大家都笑起來。寶珠却忍着笑道。你們不要亂聽。聽我道來。說着便抓了一把瓜子。一粒一粒的數着。念道

侍書

剛念了兩字。軟玉笑道。講過了。怎麼又來頂充了。寶珠道。太太講不好。我另講一個。難道又錯了麼。麗雲笑道。你們不知道。如今的才子。大通。行抄老墨卷呢。寶珠道。誰講來。我只不雷同便了。說着便念道。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不如無書。

說着。便向盤子裏擺了一粒瓜子道。吃酒。軟玉便吃了一杯。寶珠又道。

秦穆公用之。而霸萬鍾於我。何加焉。秦鍾。

兩個了。吃酒。軟玉又吃了。寶珠連說了三個道。

王曰善夫。保民而王。王善保。

程子曰。又日新。一國興仁。程日興。

堂堂乎張也。子華使於齊。張華。

五個了。吃酒三杯。軟玉一聲不響。吃了三杯。寶珠又道。

籩豆之事。百官牛羊倉廩備。豆官。

大家說好。公賀一杯。婉香道。這個真一氣貫串的了。寶珠又道。

林放問禮之本。己馨。蹙曰。夫子加齊之卿相。林馨卿。

巧妙絕倫

妙造自然

合席齊聲稱好道。難得竟把第一位美人也抬出來了。軟玉又道。別的不奇。但只一個顰字。虧他滿腸子搜出來的。說着便甘甘心心的吃了一杯。惟蕊珠笑着不響。寶珠指着他道。

王笑。而不言。稱之曰夫人。王夫人。

大家都笑起來。蕊珠笑道。狗嘴裏總沒得象牙。寶珠又道。

商賈敏於事。而慎於言。賈敏。

軟玉道。這個又杜撰了。紅樓夢那有這個名字兒。寶珠道。虧你天生你兩隻眼睛。滴溜溜的幹什麼。用林妹妹的太太。可不叫賈敏麼。軟玉方才記起來。是冷子興口裏講的。麗雲先笑道。怎麼喚起林妹妹來了。可不要笑死了。人婉香等也都笑得和花枝兒似的。顫動。寶珠道。不要笑了。軟姐姐吃酒。不要帶錯帶賴的渾過了。軟玉笑着吃了一杯道。幾個

了。寶珠道。我記着呢。九個了。軟玉笑道。可不要趁空兒添兩顆瓜子上去。報虛帳呢。寶珠笑道。你不信。我背給你聽。賽兒道。寶叔叔沒添上去。我管着呢。寶珠笑道。哎。我幸而正大光明的。不然吃你們看破了。還了得好姪兒。我添一顆罷。你不要叫出來。賽兒笑着把盤兒搶了去道。不要讓我來記數。寶珠笑道。你可不要倒拿兩顆去的呢。賽兒笑說我不。寶珠念道。

民之所賴以生也。大哉孔子。賴大。

麗雲笑道。阿吓了不得。這個賴字。竟被他想出來了。我早就想過。只說四書裏沒得這個字的。寶珠笑道。還講什麼。我早說是才子呢。說着。逼着軟玉吃了一杯。軟玉已經臉通紅了。柳夫人道。軟兒算了罷。你吃不得了呢。仔細回來醉了難過。軟玉那裏肯依。蕊珠道。姐姐。我替你吃罷。

還有五個。總要他講完的。軟玉道：「不要代。」向寶珠道：「講來講來。」寶珠笑着說道：

北。面。而。朝。而。後。能。靜。王。願。左。右。而。言。他。北。靜。王。

軟玉喝了一杯。聽寶珠接着說道：

求。善。賈。而。沽。諸。敬。鬼。神。而。遠。之。賈。敬。

晉人有馮婦者。惡紫之奪朱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馮紫英。

軟玉剛吃了一杯。聽了第二個道：「這該罰三杯了。我念你聽。三句連得攏麼。」寶珠說該罰該罰。便吃了三杯。又道：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鳳。兮。鳳。兮。喜。鳳。

秋。陽。以。暴。之。拱。把。之。桐。梓。秋。桐。

說到第二個。大家齊聲贊好。說這個名字。真虧你想到的。軟玉便連吃

了兩杯已經當不住了。便道：可齊了沒有？養兒道：還少一個呢。寶珠道：這一個倒想不出呢。軟玉道：想不出。罰十五杯。寶珠笑道：你倒是這麼想呢。讓我想想看。難道多的也有了。倒爲着這個兒。坍台麼。軟玉連道：快決說着。便拿兩隻筷子。向盤子邊上擗着道：我在這裏擊鉢呢。快講來。寶珠想了一想。忽然跳起來道：有了。大家連問什麼。寶珠說道：

靜而後能動。實若虛。靜虛。

衆人都道：只又是誰的名字。寶珠道：鐵楹寺的老姑子。不叫靜虛麼。衆人都說：這倒沒曉得。敢是你問了他。來。寶珠道：你們又和我強呢。春柳兒。你把那王熙鳳弄權鐵楹寺的那回。翻來給他們瞧。婉香笑道：好好算了罷。寶珠道：怎麼算了罷。我翻給你瞧。你們輸了。我只罰你們的酒。便了。軟玉笑道：好好。我吃酒便了。養兒道：我記得了。果然是的。軟玉已

吃了一杯。柳夫人道：「今兒鬧的駁了，偕們吃飯罷。」於是大家吃飯。只軟玉不要吃。柳夫人吃着飯道：「今晚軟姐兒酒吃多了，可難過嗎？」軟玉搖搖頭說：「也不過二三十杯，還禁得起。這會子再叫我吃十杯，還能駁呢。」大家都說：「滿席子人除了寶珠，要算軟玉的了。」軟玉向美雲道：「大姐姐酒量也不差，今兒怎麼也不喝一杯兒？」也不說一個兒。美雲笑道：「你們都不肯飛個到我身上來。我想了一個買敬，被寶弟弟講去了，還有兩個是。」

買敬。我待買者也。赦小過。

元春。曾元養曾子。春服既成。

還有翠縷的翠字沒有。只有個縷字。是蕨縷絲絮輕重同。還有

張道士。子張問士。先王之道。士何事。



大家都說甚好。一時飲畢。藕香、賽兒、麗雲、美雲便先散去。柳夫人因問婉香道：「軟兒和蕊兒說多到你屋子裏睡去。你可安頓好了沒有？」婉香道：「我已叫春妍把對過房裏收拾好了。軟姐姐和蕊妹妹同睡可好。」柳夫人說好。又閑談一會。軟玉因有了酒。坐不住。便要先走。蕊珠、婉香也便告辭。這正是

縱無珠履三千客。已勝金陵十二釵。

第十三回

好弟弟嬌倩醉扶歸 軟姐姐密報好消息

却說婉香見軟玉已醉。便和蕊珠一齊向柳夫人告辭出來。軟玉剛走出門。便頭昏起來。他的兩個丫頭。墨香和書芬。連忙攙住了。寶珠親自打了風燈。走在前面。婉香將著蕊珠。剛走出走廊。寶珠快了一步。軟玉

便嘆道。你什麼事。要走得這樣快。我瞧不見路呢。寶珠笑應着。便立在門首等他。軟玉走到跟前。一手便放了墨香。搭在寶珠肩。上道。好弟弟。你扶我家去罷。寶珠便佯近點兒。扶着他走。後面婉香笑道。阿吓。好樣兒吓。蕊妹妹你瞧。這可不是戲裏扮出來的醉楊妃麼。寶珠聽見。便嗤的一笑。軟玉道。仔細燈吹烏了。叫墨香拿着罷。寶珠不肯。仍一手拿着燈。一手攙着軟玉。慢慢的走進來道。忽東首牆門內。藕香屋子裏。吹出一片笛子鼓板聲來。軟玉便立住問道。什麼。寶珠笑道。大嫂子和賽兒拍曲子呢。婉香也站住道。大嫂子真會尋樂呢。纔回來。便又攙這些東西。軟玉聽得好聽。便要寶珠同進去聽。蕊珠也要進去。寶珠便攙着軟玉。進西偏院來。這日正是三月十三夜。月色大好。照得滿廊。都是花影。那些點着的簷燈。倒覺不明了。軟玉便和寶珠悄悄地走去。聽裏面唱

道。

花壓欄杆漸黃昏。柳梢月上瑣雲屏。金鴨香殘晚風多。珠簾卷麝  
蘭飄散薄羅衫。不耐春寒守着個牕兒兀坐到晚。

唱到這句略歇了歇。又聽見唱道。

鎮日的刺綉太無聊。拈針還又懶。小桃花下晚妝殘。我獨自兒想  
想算只憔悴經年。傷春幾度銷魂一响。

寶珠暗暗點首道。這兩疊是粉蝶兒和醉春風。想着裏面又唱道。

淚珠兒背地偷彈俏影兒。燈底羞看對春風。沒個商量算只有寶  
鏡兒知儂心向。

寶珠聽了這疊道。這是什麼牌子。婉香悄悄的道。這是脫布衫。後面便  
是小梁州兩疊了。寶珠點首兒道。敢是你做的嗎。婉香笑笑。又聽唱道。

我待訴衷情。下筆難說不透心事。千般晚來明月。剔團圓抬頭望。  
淚眼不曾乾。

寶珠暗暗點首道。好哀艷的曲子。吓聽又唱道。

近來把骨髓都相思。透放不開眼角眉端。魂已銷腸將斷。一種春  
愁。春恨壓折小眉彎。

軟玉悄悄的笑向寶珠道。你聽見了麼。寶珠笑笑點點首兒。又聽裏面  
拍漫一板。唱尾聲道。

我多愁多病。由來慣只一寸的心灰。死復燃可奈。這挽不斷的。  
情絲。還比我心兒軟。

唱到軟字。便曼聲拖長。那檀板搭的響了一下。便寂然無聲。聽藕香笑  
道。今兒的板。却準些了。怎麼銀雁兒的笛子。便飛不起來。我幾乎唱不

下去聽銀雁兒笑道。奶奶把小梁州的後園改了一句。我便渾了。聽賽兒道。不是本來頭一句是相思。早已心兒透。奶奶改了。近來什麼。我也當是換了牌子了。聽藕香笑道。痴丫頭。板總一樣的你管他什麼呢。說着聽賽兒喚道。小憐。倒口兒茶來。寶珠聽見便和軟玉道。咱們去罷。回來他們見了。又走不散呢。婉香道。是呢。咱們去罷。說着便將着蕊珠。蕊珠將着寶珠。寶珠仍攙軟玉。一串兒出來。到小桃花館。見婉香對面房裏。已鋪設得花團錦簇的。四人便走將進去。軟玉見上面床上。已鋪好被褥。便一倒頭。躺在床裏道。哎。甯難過死了。寶珠道。可不是。快不要這樣睡。你起來。我給你鋪好了。好好的睡罷。軟玉聽說。便又站起來。却站不住。便一手兒靠在寶珠肩上。寶珠便替他將襖子脫下。又替他卸下耳環。交與婉香。便扶他睡下。軟玉在枕兒上。模模糊糊的唱道。那挽不

妙進一解

或以爲  
固小兒  
但不知  
所嫌疑  
寫至情  
妙處入

斷的情絲還比我心兒軟。婉香聽了，笑道：「我倒說那『挽不斷的情絲』，還比你身兒軟呢。」軟玉笑道：「真呢！我這身子兒，不知道怎麼好像沒有了骨頭似的。」婉香笑道：「骨頭總有的，不過輕了些兒。」軟玉嗤的，笑了道：「好！你罵我！我這會子要睡了，不來和你算帳。回來我問你：誰的骨頭輕呢？」說着，便朝裏牀睡了。閉着眼，安了一會神，忽覺得有人伏在被上，睜眼看時，却是寶珠。剛要開口，却被寶珠捧着臉兒，嘴對嘴的，度過一顆東西來。軟玉吮了吮，却是荳蔻，便笑了笑。他們呢？寶珠輕輕的道：「蕊妹妹嫌你有酒氣，和婉姐姐睡去了。」軟玉道：「什麼時候去的？怎麼我沒聽見。」寶珠道：「你睡熟了，他們剛過去呢。」軟玉又道：「你怎麼還不回屋子睡去？」寶珠笑道：「我屋子裏出了鬼了，我怕去睡。今兒仍就睡在這裏。」軟玉道：「睡在那裏？」寶珠道：「你想，我還有那裏睡得？」軟玉笑了笑，道：「既這樣。」

春妍想必和笑春睡去。墨香和書芬呢。寶珠笑道。不知道睡在那裏。蕊妹妹的筆花硯香。往我屋子裏睡去了。軟玉點點頭兒。見寶珠還伏在被上。因道。伏着不吃力嗎。你便這邊躺躺。我和你講話兒。寶珠笑了笑。便順勢兒在被外面。和軟玉一個枕兒靠了。軟玉道。我告訴你一句話兒。你怎麼謝謝我。寶珠道。什麼事這樣鄭重。你講了我便謝你好東西。軟玉道。你可不要告訴人。我告訴你。你前兒下晚子便回來了。我家老太太和你太太給你說親呢。寶珠聽了這句話。便不高興道。又是誰家的女孩兒。又來打攪了。軟玉笑道。你不要急。聽我講呢。咱們老太太說。蕊妹妹年紀長了。外頭又沒得好哥兒們。想給你呢。寶珠笑道。我們太太怎麼說呢。軟玉道。太太說。蕊兒果然長的。可人。我也想呢。只是咱們家婉兒。却苦惱的很。又沒得爹媽。他叔叔嬌嬌。又不疼他。現在在咱們

家裏。還沒得什麼病痛。前兒僭們家三太太做媒。說把婉兒給了寶兒。我也很有這個意思。只寶兒現在不肯長進。我又不好和他齷子提親去。所以攔着。我們老太太聽了這話。便道。我也早經想過。婉兒總是你家的人。不過沒聽見你們講起。我當是有什麼緣故在裏面呢。若說寶兒不長進。這話也太過分些。我眼睛裏見的哥兒們也多了。要照寶兒那模樣人品。那模樣才貌。我却一輩子沒見過第二個。所以纔把我們蕊兒提親。照這樣。何不竟把婉兒定下了。再講我們的蕊兒。寶珠聽了。便興高采烈的道。那麼太太怎講呢。軟玉道。你太太却也不好講了。倒是我們老太太。還纏七纏八的。說要替婉姊姊作伐呢。寶珠點着頭。心裏美滿的了不得。忽向軟玉道。你老太太怎麼不先給你提親。倒給蕊妹妹說呢。軟玉笑道。我也不曉得。我正要問你呢。寶珠道。怎麼



妙璧

愈璧愈妙

問我。軟玉冷笑道。不問你問誰。你回頭想想。瞧去年子。我在惜紅軒住的時候。你怎麼講的。現在有了婉姊姊。便多了我們。可知道我先也是現在的婉姐姐呢。寶珠自覺慚愧起來。便道。我的心總只有一個。但是我這個心。便像鏡子一般。不拘什麼事。什麼人。總明明白白的。嵌在裏面。再不昧了一點。也沒有什麼彼此分出來。軟玉道。可不是呢。你自己拿心比鏡子。正比得。是誰在你面前。你便照誰在裏面。回來又換了個人。你這裏面。又換了個影兒。前頭照的那個影兒。便無影無蹤的了。再也不留點規模兒在裏面。要除非那人再來到面前。纔又顯出來呢。所以那些獸子。自然猜不透。你只道我得了這面鏡子。便有個我的影兒。嵌在裏面。今兒照照。果然在裏面。明兒照照。也果然在裏面。那裏知道他轉過背兒。你又把別人照裏面去了。寶珠被他說的沒得說了。

便道。你。不。信。也。罷。你。拿。把。刀。兒。與。我。剖。出。來。給。你。瞧。只。怕。凡。是。我。的。姊。妹。沒。一。個。不。嵌。得。深。深。的。在。裏。面。呢。軟。玉。笑。道。你。的。心。又。不。是。個。橄。欖。核。兒。便。好。雕。人。兒。的。你。要。剖。你。剖。給。你。的。親。姊。姊。瞧。去。寶。珠。聽。了。這。話。便。一。咯。碌。向。被。裏。鑽。進。去。道。你。不。是。我。的。親。姐。姐。麼。軟。玉。一。手。推。他。一。邊。向。裏。牀。躲。去。寶。珠。却。笑。着。摟。的。死。緊。的。道。你。說。你。可。是。我。的。親。姐。姐。軟。玉。怕。痒。早。笑。得。一。團。兒。似。的。應。道。好。弟。弟。親。弟。弟。憑。你。說。罷。你。不。要。這。樣。窘。我。寶。珠。纔。笑。着。放。手。忽。間。壁。婉。香。喚。道。寶。弟。弟。你。怎。麼。還。不。睡。吓。夜。深。了。呢。寶。珠。笑。着。應。了。一。聲。便。捨。了。軟。玉。走。下。牀。來。軟。玉。道。慢。點。兒。走。你。瞧。把。我。的。被。攪。得。這。樣。給。我。蓋。好。了。去。寶。珠。便。替。他。蓋。好。又。在。被。上。撲。了。撲。道。我。去。了。明。兒。會。罷。軟。玉。點。點。首。兒。寶。珠。纔。回。到。婉。香。後。房。睡。去。一。宿。無。話。到。了。次。日。起。來。婉。香。和。軟。玉。等。都。尙。未。醒。因。葉。

家的丫頭們都在屋裏。不便進去。便走出到自己屋裏來。見春柳兒還蓬着頭。在天井裏掃落下的薔薇花片兒。見寶珠進來。因道。爺怎早回來了。寶珠點點頭兒道。嬾烟可好些麼。春柳兒道。今兒起來梳洗。光景好些了。寶珠聽了。便走進屋子。到嬾烟房裏。見晴烟正替嬾烟梳頭。見寶珠來了。便都站起來請安。寶珠向牀沿上坐下。問嬾烟的病。見好些了。便很放心坐了會兒。忽想起昨晚的事來。便喚春柳兒進來。同到自己房裏。向書廂裏檢了幾卷新做的詩稿兒。叫春柳兒送東書房石時看去。春柳兒接了。便到自己房裏。掠了掠頭。捧着去了。寶珠便仍到嬾烟房裏來。把老婆子們差遣開去。向晴烟問道。這幾天我沒回來住。我知道春柳兒鬧的不成樣兒。你們總知道底細。講與我聽聽。瞧嬾烟不懂道。什麼。我倒沒知道呢。寶珠道。你病着。自然管不到這些。晴煙總知

伏線照應  
絕無痕跡  
可知作者  
決不著一  
閒筆

道。晴煙一面替嬾煙挽着頭。一面冷笑道。爺怎麼不問他自己。倒問我呢。寶珠道。你不知道。我若兜頭問了他。他未必一口招承回來。這事弄大了。倒帶累你們多。不好看。昨兒我回來。分明見一個人影兒出去。像是小廝的樣兒。不過不知道是誰。後來到我房裏。又看見地下有一塊帕子。遺着我。剛看見。春柳兒早把燈吹熄了。等他點了燈進來。帕子便沒得了。這可不是他弄鬼麼。我牀裏的枕頭。又歪在一邊。你想還有什麼好事。你不替他瞞罷。你告訴我。我也不難爲他。只把他賞了那個小廝。便沒事了。嬾煙聽了氣道。好吓。怪道人家說。我和小廝們兜搭呢。原來是這個小娼婦。坯子幹出來的。這會子明白了。爺替我作個主兒。給滿屋子人洗洗身子。寶珠一面勸着嬾煙。一面問着晴煙。晴煙道。要說是那一個小廝。我也不知道。但是爺的小廝。只花農鋤藥兩個進出。前

兒爺出了門。鋤藥是跟了去。跟了回來的。只有花農。那日爺還沒有回來。他便送玫瑰花兒來。想來他早回來了。但這事幾時起的。我也不知道。總之爺出了門。這屋子裏便有響動。寶珠笑道。這便是花農幹的事。怎麼他們幹到我床裏去也。太胡鬧了。嬾煙笑道。那些鬼精靈的東西。他那一着兒。不想到他別處頑去。總要被人撞到的。只爺房裏。爺不在家。是沒人敢進去的。要只有早晨進去灑掃。也是他自己的職分。便有時別人替他收拾去。也不過一刻兒便出來了。寶珠點首兒道。也罷。我自。有主意。說着便站起來。嬾煙問那裏去。寶珠道。我往園子裏去。便來。春柳兒轉來。叫他到洗翠亭來便了。我問他呢。嬾煙應着。寶珠便走出去了。正是

人情到底原非石。

孽網相纏絕似絲。

## 第十四回

情公子撮合小鴛鴦

婉姐兒邀賞大富貴

却說寶珠和嬭烟說了出來。逕到穿堂上喊了花農。同到園裏來。花農并不知道什麼一路的湊趣兒。說好聽話。寶珠隨口應着。逕由石橋走到洗翠亭。叫花農開了門。便進去向匠上坐下。半晌不語。花農弄得不懂。起來。忽寶珠放下臉道。狗才還不給我跪下。花農見寶珠生氣。都管是沒什麼好意思的。便連忙跪下道。奴才沒幹錯了事兒。爺怎麼生氣了。寶珠哼了聲道。你還強嘴呢。給我打二十個嘴巴子再講。花農不敢違拗。便自己打着數着。分兩面打齊了。寶珠道。我問你。昨晚子在我屋子裏幹些什麼。花農詫異道。呀。小的沒有到爺屋子裏去來。寶珠冷笑道。你還賴麼。你可知道春柳兒尋了死呢。花農聽了這話。便把臉急白。

了心裏一痛。眼淚兒不知不覺的吊將下來。便一字兒也說不出了。寶珠見他這樣。便也心軟了。嘆口氣道。這會子太太要拿你呢。你怎麼處。花農滿心一想。這事料想春柳兒已經招承了。如今他爲我死了。我也只有一個死。橫豎回來被太太拿了去。總是一個打死的分兒。不如告訴了爺。便投了池水。做個有名有實的鬼。倒也爽快。想定了主意。便道。爺既知道了。也不必問了。春柳姐既然死了。小的也不願活着。只求爺這會子。便把小的打死。省得自盡。寶珠聽了這話。倒被他嘔笑了。忙又忍住道。倒講的容易呢。花農見寶珠露了個笑影。便放下了心。知道春柳兒沒死。便連連的磕頭道。總求爺作個主兒。寶珠剛要說。瞥眼見春柳兒遠遠的來了。便截住道。住了。你給我在這裏跪着。我去去來。花農連連的磕了幾個響頭。寶珠不理。便走將出來。向石橋上迎向春柳兒。

面前去。春柳兒見了道：「爺怎麼大清早起，便跑到這裏來，可不要冒了風呢。」又道：「爺喊我來什麼？」寶珠笑道：「我給你瞧件兒好東西，說着便携了春柳兒的手，走進洗翠亭來。春柳兒眼快，見花農跪着，便吃了一驚。寶珠指着花農，問春柳兒道：『這是誰？』春柳兒知道事破了，便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寶珠却把花農扯將起來，把手交與春柳兒道：『你們兩口子自己商量着。』這事該怎麼處？兩人多紅了臉，低下頭去。寶珠笑道：『還害什麼羞呢？你們自己講來。』打算怎麼樣，個了局，終不然一輩子到我房裏頑去不成。花農便跪下道：『總求爺開恩，作個主兒。』春柳兒也跟着跪下了。寶珠笑道：『起來罷。』我便給你們當個和合馬兒罷了。花農你回去對你爹講明白了，我就把春柳兒賞給你罷。只是春柳兒年紀小着，我不能對太太講，說把他配人回來府裏的人，又千百口子的議論我。」



不成個主子了。說着便向春柳兒道：「我只有派你個不善伺候，和我拌嘴的錯兒，攆你出去的呢。」春柳兒含著一包眼淚，謝了寶珠。寶珠又道：「回來，嫖烟他們說你幾句，只有咽下去的。本來是你錯了，可不要又拌嘴，鬧出去，連我也丟了臉。」春柳兒應著，便磕個頭站起來。花農却還跪着。寶珠道：「還爲些什麼不起來？」花農磕頭道：「小的實在沒有錢娶親。」寶珠笑道：「我給你們斷擺了。」倒還問我要錢，只怕真個打到官司。你還要化錢呢。那裏有倒貼錢的道理也罷。」你去帳房裏向葛師爺領一百兩銀子去。出我的帳便了。」花農便磕了個響頭，纔站起來。寶珠便歸自己去了。這裡春柳兒也便要走。花農扯住笑道：「好妹妹，慢點兒去。這會子你是我的人，了你講句真心話兒。我聽你還是愛跟著我，還是愛伴着爺。你若愛伴着爺，我便忍耐幾年，你只伴爺去橫豎。爺總肯給我的。」春

柳兒笑罵道：猴兒，跪這半天不哭，去還開心呢！幸而是這位爺，他知道自己也和你差不多，所以纔這樣週全的。花農伸伸舌道：頭裏的勢子凶呢！後來爺見了你不知道，怎麼便一點兒氣也沒得了。可見妹妹真是好人，真是消災障菩薩，但是我總有點疑心，爺爲什麼代你這樣好。其中必有點兒緣故。如今你是我的人，我今這一夜却有些放心。不過不要回來，給我，把綠頂子捐戴上了。可不是話柄麼？春柳兒笑道：那你有這些銀子，拿去捐一個官兒，便沒人敢笑話你了。可知道現在做官的大半是當奴才做烏龜的呢？花農聽了這話，便捧過他臉兒來道：我吃了你這尖酸嘴兒，春柳兒笑着向他臉上輕輕的打了一下。道：你慢點兒，開心我不知道。回來怎樣呢？你好出去了。我走惜紅軒進去罷。說著，便分開手。花農先出園子去了。春柳兒一路走著，一路想着。

這會子叫我怎樣回去。見嬾烟。偷或他們說起來。我把這臉兒放到那裏去呢。又轉念道。罷罷也講不得了。且挨過這天。再講想着。已走到山上。便打從惜紅軒後面。走廊下。轉到寶珠住屋樓上。定一定氣色。向壁上照了照。便走下樓去。見嬾烟正看晴烟給寶珠挑三鍼頭茉莉花的帕兒。見自己進來。也沒什麼說。春柳兒終覺不好意思。便往自己房裏坐去。纔坐定。忽外面婆子們喚道。春柳兒呢。春柳兒應了一聲。便走出來。看是張壽家的。便道什麼事。張壽家的道。太太叫我喚你呢。春柳兒便跟著張壽家的到南正院來。一路暗暗地捻一把汗。走到南正院。張壽家的帶着進去。見柳夫人放下臉着。寶珠也在旁邊。春柳兒便給柳夫人請安。柳夫人道。你成日家幹些什麼事。嬾烟病着。你便躲懶去了。昨兒連燈也不上了。爺講你。你還強嘴麼。春柳兒連忙跪下道。丫頭。

問答得體

好做作入  
情入理

那裏敢和爺強嘴呢。爺既怎麼講，丫頭也不敢辯。求太太責罰便了。柳夫人道：我府裏的丫頭一個個的多要。我責罰起來，我還有空兒麼？我早知道你不是個東西，便嬾烟和晴烟，我也多有耳風兒刮到。今兒也沒別的說，只教你家裏人領了轉去便了。說着，便向張壽家的道：他媽是誰？張壽家的回道：他媽是珍大奶奶的陪房。沈元家的柳夫人道：那便叫他領去，不准再頂名進來。張壽家的聽說，便替沈元家的代求一回。婉婉轉轉說了一番。柳夫人到有些轉意了。寶珠却一口要攆他出去。春柳兒自己也假求了一番寶珠，只是不肯。張壽家的無奈，只得交與沈元家的領了出去。寶珠見春柳兒去了，心裏未免不捨。悄悄的和沈元家的說明了，又賞了些物件。沈元家的感謝萬分，便仰體寶珠的意思，把春柳兒給了花農。自此花農伺候寶珠，便披肝瀝血的了。這且

不表。且說葉軟玉和蕊珠在秦府住了幾天。便回去了。這裏寶珠因熱鬧了幾天。忽然冷靜。便沒得趣味。上了幾天學。聊以塞責。不覺已過了三月。這日正是四月初二。寶珠在館裏做完文字。進來已是飯後。到小桃花館一看。却沒有婉香。便找春妍。也不在屋裏。問了海棠。纔知道往園裏惜紅軒去了。便回到自己屋裏。因天色暖。換了件單衫兒。便打從樓上往惜紅軒後面走廊上走來。剛轉到前面。見婉香靠在欄杆上。穿着湖色繡花的小襖兒。手裏拿着一塊帕子。揩手看春妍和笑春。在欄杆外面種牡丹花兒。寶珠近前一看。見那牡丹。却全是白的。開的朵頭多有盜子樣大。便笑道。這樣的好花兒。姐姐從那裏移來的。婉香笑道。移來的。你瞧瞧。你家有這樣好種子嗎。這種子。叫素團圓。是出在蘇州的寶珠道。可是姐姐家裏送來的麼。婉香道。我家裏的牡丹。却不少。便

好名色却  
是遠遠的  
伏線讀者  
須記

此語讀者  
須記

這個種子沒開得這模大。這是我換譜的妹妹。顧眉仙送來的。寶珠道：了詫異道：你幾時有個換譜的妹妹。怎麼我不知道。婉香笑道：那你不知道的事多的很呢。那裏該派要件件都告訴你過的。寶珠笑着看花兒道：這朶花兒更好。你瞧。可不像粉團花麼。我真真愛死了。又道：姐姐。我不信。怎麼他有這樣的花兒。不自己留着賞玩。倒送與你呢。婉香笑道：人多和你一般的見識。還好嗎。他和我從小兒要好的很。莫說這幾朶花兒。他便把自己這個人送給我。多還肯呢。寶珠笑道：那麼還是我和姊姊好呢。他和姊姊好。婉香搖首兒道：我不知道。寶珠笑笑。便蹲在地下。幫春妍種去。忽向婉香道：姊姊。你把這一本兒給我罷。婉香道：你拿去。不是糟蹋了。橫豎擺在這裏。你也瞧得見的。寶珠道：不是我要。我想送一本兒給軟姊姊去。婉香道：這可不能。這可不能。要便邀他們來。

奚落得妙  
的是小孩  
子的口吻

看看倒可依得。若送了去。他家那個蹣跚地方。也不配供這清清白白的花兒。況且他們在家裏。那一件兒由他自己做得主。你把這花兒送去了。料想他自己也沒得到手。依我說。不如去請他們來賞玩幾天。你想好麼。寶珠聽了。也覺不錯。便去洗了手來。叫婉香寫信去請。婉香見怪道。怎麼叫我寫信。我的字。敢是由他家的什麼人拿去傳觀麼。寶珠笑道。這又是多慮。他家的那三個磊塊。連一個爺字也識不得。還敢看信麼。便他老爺也不過識得了個銅錢的錢字罷了。婉香聽了這話。不禁囁的笑了道。我也不懂。他家裏便惡陋得這個樣兒。又偏偏把兩個好好的姊兒生在他家裏。可不埋沒了。我往常聽他講。他在家裏。還比我苦惱呢。雖有個老太太喜歡。當不得他家裏人多。又加是姨太太養的身分兒便低了。他兩個哥子。是不必講了。向來說。不把他姊妹放在

是一往情深  
至性人語

眼角上的。便那些姨娘也多瞧不起他兩個。丫頭婆子們自然奉承有勢頭的。你想他們可不苦惱。在家裏上上下下幾百個人。都欺負他。你想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得去。所以他到了這裏來。便不想回去。要想不回去。又怕他太太發話。我實在替他苦惱。只是也想不出個主意來。寶珠嘆口氣道。他們家裏也真真攪得不成個樣兒。前兒我住了幾天。真把我看的醜死了。那家教天倫四個字。也說不得了。婉香點點頭道。我望光景照這樣窮奢絕慾的下去。也沒得好收場呢。只軟姊姊和蕊妹妹。我到替他往後想想。實在可慮呢。說着便呆呆的坐下。寶珠笑道。你又要替杞人憂天呢。人家的事。管我們什麼。且開我們的心再說。軟姊姊和蕊妹妹的事。包在我身上。替他們找個好好的結局便了。今兒且去請了他來。偕們賞賞牡丹。談談心。好給他們樂一樂。勝似在家裏



苦惱說着。便到房裏拿了箋子寫去。婉香也就跟着進來。看他寫好。因道。明兒是立夏。怕他們不來。你索性約他後日來罷。寶珠想想不錯。便依着婉香寫了。親自送給柳夫人看過。便立刻差人送去。不知後日軟玉來與不來。且看下文。正是

好將花朵比顏色。預釀葡萄欸美人。

第十五回

結芳隣可園生色。良宴會山館留春。

却說寶珠差人去後。到了第三日早起。果然來報說軟玉和蕊珠來了。寶珠到小桃花館。兜了婉香。同到柳夫人處來。見兩邊走廊下。都站滿了頭們。那葉家跟來的墨香。書芬。筆花。硯芳等。見寶珠和婉香進來。便都迎上來請安。寶婉二人還問了好。便同着進去。見袁夫人和美雲麗

雲綺雲茜雲都在裏面。正和軟玉蕊珠問些家常閑話。寶珠便趕上前。給柳夫人和袁夫人請安。回來便和軟玉蕊珠問好。婉香也見過了衆人。因道。軟姐姐剛來麼。怎麼今兒便帶着許多了頭們來。軟玉道。我在家裏悶的慌。因回了老太太。到這邊府裡來住幾天兒。想過了夏。纔家去呢。寶珠笑道。這纔是呢。我本來也早講過。怕你老太太不准。既這麼着。就好極了。咱們園子正空的很。回來我們也搬幾個進去住。可不有趣。柳夫人道。我剛纔也這樣說。所以請三太太過來商量。想教美兒和麗兒綺兒都搬進去住呢。寶珠喜道。這就很好。索性茜妹妹也搬了進去。袁夫人道。他小呢。搬到園子裏住。我又照顧不到。有美兒和麗兒綺兒去了。也穀開熟了。寶珠連連道是。又道。大嫂子怎麼不來。太太怎麼不叫大嫂子和賽兒也搬去住不好嗎。據我的意思。頂好太太也搬了。

進去這邊院子也沒得一株兒花兒。柳兒有什麼好處不如那邊園子裏好多呢。柳夫人笑道：「偏遇到你，不拘什麼事，便會得亂些。你瞧這一所院子，只容得你一個兒，指手畫腳了，還不給我安安穩穩的坐着。寶珠剛要坐去，聽外面報道：『珍大奶奶來了。』寶珠便立著等。見藕香和賽兒向各人請了安，問了好。寶珠便道：『大嫂子，太太叫你往園子裏住去。你不去。藕香笑道：『你哥哥不在家裏，太太斷不會叫我住到那裏去的。敢又是當面掉謊呢。』柳夫人和袁夫人都笑道：『可不是，你這個一情願的事，你只好自己講去的。』說着，因向藕香說明軟玉等要往園裏住去，叫他派了頭們進去收拾，并檢點動用什物進去。藕香應了。軟玉道：『這麼一來，倒又累大嫂子費心呢。』藕香笑道：『這也不值得什麼。』因又問了些軟玉的家事，和蕊珠也談了幾句。銀雁來請藕香值事去。藕香

便帶賽兒告辭出去。理值家事去了。原來秦府的內務事情。本來歸秦珍管的。近日因秦珍進京去了。所以一切事務。都問藕香的了。這會子藕香去後。袁夫人和軟玉蕊珠談了會兒。便叫四雲陪着。自己因秦文要拜客去。便先回東府去了。這裏麗雲見他母親去後。便又高談闊論起來。因向婉香道。婉姐姐你好。你得了幾種好牡丹花兒。也不送一本兒給我。還怕我看見。索性藏到山上去了。前兒去邀軟姐姐。又不與我知道。今兒見了面。又不邀我去看。太太在這裏。看可有這個理。沒有。柳夫人笑道。婉兒也大覺小氣。前兒打蘇州送來。我還只道是他家送來與我的。我還高興的了不得。那裏知道。說是他的什麼乾妹妹送他的。我還默想着。他知道我眼熱的很。必定送我一本兒湊湊趣。那裏知道。他竟不客氣。教春妍來盡數兒搬去了。婉兒。你自己想瞧。可也太不盡

人情了。婉香笑道：「那我倒是好意，知道太太愛這個花兒，偷孝敬了太太。太太必定要起早落夜的對着他瞧。回來把太太的老眼看花了，可又報怨我這花兒送壞了呢。」太太果然要這個。我回來就送一對兒過來。柳夫人笑道：「這會子你便盡數兒搬來給我，我也不要了。你可聽見。」茜兒常說的討出來的有烟火臭呢。婉香等聽說都笑起來。一會子春妍來請說惜紅軒酒擺好了。請太太和小姐們過去。柳夫人笑道：「今兒是婉香的東麼？我謝謝罷。回來我在那裏，你們又拘了，頑不像意。你們先去。我倘高興，隨後來便了。」婉香便笑着答應說：「讓軟玉蕊珠先走。」寶珠美雲麗雲便都同着出來。只茜雲隨在後面喚道：「姊姊，你們先去。我去帶了貓兒來。」美雲道：「不要去弄他來討厭。」茜雲不聽，竟歸自己往東府裏抱貓去了。美雲等便不等他，一千人出了南正院，竟望寶珠屋。

畫龍點睛  
一筆不苟

裏來。軟玉道。惜紅軒不是在園裏麼。怎麼走這裏。寶珠道。我這樓上本來和惜紅軒貼着壁的。現在開了一重門出來。走的通了。蕊珠道。怪道我聽說你們長在惜紅軒裏。我還說走前面的山坡兒不吃力嗎。那知道便往樓上過去的。軟玉道。這個我又不懂了。難道那園裏的山只和這樓一樣高嗎。怎麼園子裏的山坡兒便只樣多呢。婉香道。你又糊塗了。那山坡兒是坦的。走幾步兒纔高一級。不比這樓梯是連接連步步高的。軟玉點點頭兒道。不錯。我明白了。說着已走上樓梯去。却是寶珠住的前樓廂。便向正面走馬樓廊上走去。便望見對面婉香住的樓窗。却好是對面對的。中間只隔着一座花牆兒。隱約露出泥金橫匾。寫着海棠春睡樓五字。再回看寶珠樓簷上。榜的也是泥金匾額。寫着小紅樓三字。映着日光兩對面的玻璃金碧輝煌光彩。互相激射。真是好看。

向欄干上望下去。那些花木都露些稍抄與樓上的欄杆子相齊。軟玉看了笑道。這裏逛逛倒很有趣兒。寶弟弟怎麼不住在這裏。倒蹲到底去。寶珠笑道。我不常蹲在屋子裏。還是地下房走走便當些。軟玉點首兒說着。婉香已領着一千人走過正面樓廊。向左首廂廊上走去。寶珠因道。怎麼走這邊。走我這邊後樓廊去。不是近好些麼。婉香走着道。我怕不知道。走這邊去。往留餘春山房轉去。讓軟姊妹他們也好逛逛。寶珠道。也好說着。已走到月臺上。蕊珠看時。一直去便通碗香前樓。對面是剛走上樓來的亭角。這月台上。却尙寬闊。三面青石欄杆。正中擺在一張月桌。四個花鼓礮。靠壁嵌着一扇落地大圓鏡。見婉香把那圓鏡一推。却隨手轉了過去。現出一個兩對半的大月洞來。裏面花木繁盛。便像月宮似的。軟玉蕊珠都不禁贊奇。仔細看時。原來這圓鏡是活。

動的居中。上下做了筓頭。推過去。這圓鏡便橫豎轉來。只中間隔着一綫。兩邊多好。走人的軟玉。看着便跟了婉香。携著蕊珠和寶珠等。進了這門。寶珠便順手把這圓鏡推轉。依然是一面圓鏡。蕊珠回顧道。怎麼這鏡子兩面好照人的寶珠道。本來是兩面鏡子合攏來的。蕊珠點點頭。再看這立的所在。是也。一個月台樣子。欄杆圍着。像個半圓的樣兒。兩邊俱通。走廊天井裏。種些花木。石筓。桂花居多。此時綠葉繁盛。也看不出有多少。桂花樹因想這裏樓上如何能種花木。便問寶珠。寶珠笑道。你還當是樓上麼。這裏已是山上。留餘春山房的後面了。蕊珠方纔明白。因笑道。這地與那邊樓上一樣高的。所以我便糊塗了。剛說著聽前面婉香道。咱們便在這前面坐罷。隔壁便是惜紅軒。牡丹花兒便種在那邊。這會子給你們見了。回來賞宴。你們倒把花兒看得不在意了。



不如在這邊坐一會子。等那邊酒擺下了。再走過去。看著吃著。纔有味兒。大家都說甚好。只麗雲笑道。偏二姊姊不居什麼總奇貨。可居的幾朵牡丹花兒也。比人家值錢些。你不瞧那邊春笑軒裏儘多著呢。婉香笑道。誰請你瞧來。你不耐煩。請往春笑軒一個兒賞牡丹去。麗雲笑笑說着。已向東邊後廊上。走到留餘春山房後面。見是一所五開間大院子。四面俱是卷篷走廊。後面一式六角大塊紅玻璃和合牕。中間落地風牕。也是六角紅玻璃的。却俱開著。向窗內望去。裏面是五開間分作三間的。兩邊用紅木大月洞式格子分間。居中腰堂門上。懸着六塊楠木拚成一塊的大橫披。刻着金山水畫的。便是一粟園全圖。鋪設大坑大椅。俱是紅木大理石仿古式打成的。再看月洞門內分間。却也寬敞。進深約有五六椽的光景。看着。已向左手游廊下轉去。一邊是掛落欄

杆一邊便是院子的靠牆。開着花廳壁洞。兜轉前面游廊。纔是留餘春山房正面。正中是青石露台。上面蓋着青磚雨棚。卷篷下懸着玻璃燈彩。牕檻一式整塊大淨白玻璃。中間落地風牕。開着進門。見正中堂門上。懸着楠木刻字一粟園記。兩旁用大玻璃十景書廚分間。書廚上面。又掛着粵東古銅花藍燈四盞。左右兩間。遙對設大坑兩張。牕口各設書案一座。後軒便是剛從牕外望見的所在。原來這所院子。本是五開間十椽的鴛鴦廳。前後各分五椽。頂作雙卷篷式。所以一所院子。便似兩所。的樣兒。居中三間。一間用堂門。邊兩間用落地罩。便覺分外宏敞。兩邊分間裏面。兩間居中。也用落地罩。分前後間。便五花八門。別樣精緻。現在姑蘇閩門外留園裏的冠雲山房。便照這個留餘春山房樣造的。這且不表。却說婉香寶珠美雲麗雲綺雲軟玉蕊珠一行人。進了這

留餘春山房。便分頭坐下。軟玉却不坐。去向那書架上去開玻璃門取書看去。婉香見了笑道。這會子用什麼功呢。咱們閑着。不如先把園子裏的地方。各人選一個所在。好吩咐丫頭門去收拾出來。明後兒便好去住。軟玉聽了這話。便將書仍就放好道。我便住在這裏。也不用再選別的所在了。美雲道。你瞧。這裡兩邊雖分間。却沒得門。便後面月洞門也。沒得關閉的。怎麼能做房呢。軟玉道。橫整天要熟了。沒得門。倒涼快些呢。麗雲道。好雖好。只是這裏面中間又沒得分間門。直通通的。也不成個房間。要除非拿圍屏隔斷了。纔好鋪床。軟玉想了想道。隔斷了倒不好。我看有個極好主意。前兒我瞧見我家六姨娘房裏。有一間鐵牀。是西洋式的。他那個帳子。前後開門。我照那樣兒去買一張來。鋪在中間。前面算房。也可後面算房。也可。豈不好嗎。寶珠聽了這話。便拍手道。

好極。我前兒也睡過這牀。起先是在後房睡的他。後房是個睡房。鋪設梳妝台。後來我一惚睡醒來。忘了那一邊兒。是帳門見前面點的燈亮。些。我便掀起前面的帳門。走下地來。一看不是起先睡的所在。却是一間書房。我倒疑惑起來。後來問了他。纔知道這牀是前後開門的。軟姐姐便照這樣買一隻來。鋪在這裏。倒還比他這邊好呢。軟玉還未答話。麗雲笑問道。寶哥哥。你說這許多他。他究竟是誰。嗟。敢是他家楊姨娘的牀。你也睡過嗎。寶珠紅了臉。啐了一聲。軟玉蕊珠也都紅了臉。婉香等都看寶珠的臉色。寶珠見軟玉不好意思。因笑道。麗妹妹總這樣不管輕重的取笑。麗雲也自悔唐突。因搭訕道。正經蕊妹妹做那裏房。蕊珠道。我也這裏罷。寶珠道。這裏讓軟姊姊一個兒住。蕊妹妹不如住惜紅軒間壁的天風樓底下那間。我便住惜紅軒。婉香笑道。那不能。惜紅

軒向來是我的。你要住。便住到夕陽紅半樓去。寶珠道。那太遠了。我便住天風樓。蕊妹妹住夕陽紅半樓罷。蕊珠笑道。我也不爭這些。聽你們分派罷。美雲道。那麼着。山上只剩下聽秋聲館了。咱們三個住那兒去。麗雲笑道。我早檢下了。這裏山上的屋子。都朝北的。有什麼好處。回來天熱了。總住不住。我不如住那個清可軒。有幾竿竹子。倒很幽靜的。綺雲接說道。那麼我便住一房山罷。和二姊姊一塊兒。麗雲道。那我的了。頭們住那裏去呢。清可軒又沒得後軒。間壁那間一房山。我要給丫頭們住的。於是綺雲定了春笑軒。美雲定了海棠香夢軒。軟玉因問海棠香夢軒在那裏。寶珠笑道。你前兒去遊過的。怎麼便忘了。那清可軒走廊接着的便是春笑軒。春笑軒隔壁。便是海棠香夢軒。軟玉想了想。道。我記得春笑軒是轉東的。打春笑軒走廊上過去。便是朝南臨水的。

如此建築  
自是五心  
八門文花  
之細細如  
牛毛

吟秋榭。吟秋榭間壁。便是有露台的水流雲在堂。再走過去。是得月樓台了。那裏有什麼海棠香夢軒呢。寶珠道。不錯。你講的吟秋榭那一排屋子。是朝南的前一排。這春笑軒。是朝東的。右手走廊。是通吟秋榭的。左手走廊。便與海棠香夢軒。是並排的。只隔了一帶花牆兒。這海棠香夢軒和春笑軒。也是並排的一樣。朝東三開間。那香夢軒前面左廊。通聽雨艸堂前面。右廊。通聽雨草堂後面。聽雨艸堂間壁。便是有竹子的碧琅玕館。兩處却都是坐北朝南的。打碧琅玕館捲篷。下一直走去。便接着有戲台的春聲館。左手轉廊。那春聲館。是朝西三開間的。那右手轉廊。便通碧琅玕館後面的捲篷。打捲篷。下一直過聽雨艸堂後面。便仍是海棠香夢軒的左手走廊了。軟玉聽着。仔細一想。方知那邊屋子。是前後兩排的。共八所院子。四向俱齊。所以記不清了。因道。不錯。我記

點清一段  
井然不紊

得了。那碧琅玕館前面。便是水流雲在堂。聽雨艸堂前面。便是吟秋樹。得月樓台後面。便是春聲館的天井。春聲館左壁外。便是南書廳後面。的帳房了。可不是寶珠拍手道是吓。你這會子纔明白了。蕊珠因笑道。我一時還摹不清。明兒總要打他一個地圖出來。我再一處一首詩的標詠出來。給你園子裏勒着碑。請寶哥哥。馱着纔有趣兒。說着大家都笑。見丫頭們已來請。說間壁惜紅軒已擺下席了。於是婉香便邀一行人同走出留餘春山房。向捲蓬下走去。逕到惜紅軒來。正是

仙人樓閣珠爲檻  
女兒香閨玉作房

第十六回

嗜餘桃小妹笑哥哥  
分兼金大方推嫂嫂

却說婉香和寶珠等到了惜紅軒。軟玉蕊珠和美雲姊妹。都到欄杆外

去看那牡丹。見開的眞比衆不同。婉香於昨日。又從春笑軒移了幾種粉紅淺紫的來。襯着這白牡丹。愈覺可愛。大家都絕口贊成。婉香見席面已擺整齊。便邀衆人入座。首座讓了軟玉。次蕊珠。次美雲。寶珠。次綺雲。茜雲。婉香自己坐了末座。因道。茜妹妹怎麼到這會子還不來。春妍道。剛來過了。見小姐們不在這裏。他採了朶花兒。抱了貓。又跑去了。說把花兒去送了太太再來。綺雲笑道。咱們到了這許多會兒。還纔見到這花兒。他倒先採了朶跑了。二姐姐。明兒要把花兒數數清楚。共是幾朶兒。可不要回來吃。入偷光了。呢。婉香笑了笑。因道。春妍你去請聲四小姊。再請聲大奶奶和賽姊兒。這裏橫豎是圓桌兒。也坐得下。再太太那裏也須得去請一聲兒。回來不要又說今兒是我的東。便捨了他們。春妍答應着。叫小丫頭們去了。這裏丫頭們篩上酒來。大家飲了一口。



軟玉見滿地站的丫頭裏面。却沒有嬾烟和春柳兒。便向晴烟道。你姊姊和你妹妹呢。晴烟道。嬾烟病着纔好。今兒在屋子裏給爺做活呢。春柳兒前兒給人了。軟玉道。怎麼春柳兒這一點兒年記。便給人了。這孩子很可人意兒的。太太怎麼捨得。是給與誰的。寶珠笑道。你太太那裏。可不要這樣講。是我給丫花農了。太太那裏。我只回的是攆出去的。軟玉會意。因笑道。你這位爺存這樣的好心思。明兒天總有好意思報你呢。寶珠笑笑。麗雲道。今兒這樣好天氣。咱們一味子寡吃。有什麼味兒。綺雲笑道。罷罷。你安靜了會兒。又想出法兒來了。我今兒先說上前。若要做詩行令。願不擾這一顧兒。先出席罷。軟玉蕊珠都道。咱們也和綺妹妹一個樣兒。麗雲笑道。我還沒有出口。你們便忙得什麼樣兒。你們不做詩。就我一个兒做這麼幾十首。也不值什麼。婉香笑道。這會子又

雅人深致  
兒女心情

賣。弄。你。有。才。學。你。要。賣。弄。須。到。那。個。不。知。道。你。來。歷。的。所。在。賣。弄。去。那。人。家。纔。被。你。嚇。到。了。這。會。子。咱。們。又。不。應。試。任。你。有。倚。馬。萬。言。的。本。事。也。沒。用。處。你。若。說。你。一。口。子。能。喝。得。一。壘。子。酒。回。來。人。家。多。沒。得。吃。了。或。者。倒。還。被。你。嚇。倒。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寶。珠。因。道。咱。們。今。兒。這。一。席。原。是。爲。賞。牡。丹。起。見。這。會。子。只。顧。吃。着。喝。着。那。花。兒。也。要。氣。不。過。的。咱。們。要。怎。樣。的。樂。法。且。等。一。會。兒。再。作。計。較。做。詩。也。沒。什。麼。味。兒。不。如。大。家。先。用。一。杯。酒。先。獻。了。這。位。花。神。姐。姐。然。後。我。們。再。想。法。子。尋。樂。婉。香。等。多。說。不。錯。於。是。各。人。將。自。己。吃。的。杯。子。篩。滿。了。酒。都。去。澆。在。花。兒。根。上。見。那。花。兒。多。搖。搖。顛。顛。的。越。覺。好。看。紅。的。紫。的。白。的。各。有。艷。處。大。家。都。說。這。花。兒。越。精。神。了。光。景。有。花。神。呢。因。都。福。了。一。福。笑。着。進。來。重。復。入。席。美。雲。道。這。會。子。咱。們。該。樂。了。寶。弟。弟。講。該。怎。麼。樣。個。樂。法。寶。珠。

道。我想好不過聽戲。只可惜咱們家沒得班子。前兒京裏沈左襄送一付班子來。老爺又辭掉了。豈不可惜我。外面又沒得好班子。不如打個條子去軟姐姐家裏借一班來。儘我們頑怎麼一兩個月。再還他家用。軟玉道。那也不值什麼。咱們的女班子。現在老太太也不愛看。一徑閉着。沒一點兒用處。美雲因道。你們那付女班子也很好。這裏城圈子裏。只怕也尋不出第二付來。怎麼老太太還不愛看。軟玉道。本來看看。倒也過得去。自前兒三王爺送了一付小孩子唱的班子來。便把自己家的女班子逼下了。其實我瞧那些小孩子唱的京腔梆子。倒不如伶兒門唱的崑曲好。今兒既寶弟弟愛聽。便去喊他們來罷。蕊珠因道。昨日不是聽說小春兒病了。只怕少一個唱小生的。搗不來班子呢。麗雲笑道。那麼着也不打緊。就屈寶哥哥。湊個脚色罷。寶珠笑道。那也沒什麼。

只不知道那唱旦的什麼個樣兒。倘然和前兒聽見的那個小喜兒一個樣兒。那我不但唱不出口。完要嘔呢。蕊珠笑道。那小喜兒本來是唱老旦的。那唱小旦的是嫩兒。前兒因老太太講他唱戲不規矩。他便推病不肯上檯。所以你沒瞧見他那模樣兒。長的真好。眉眼兒和二姐姐差不多。只他那個上檯的形景。真教人看着心痒痒的。不比二姐姐那種莊重樣兒了。寶珠聽着。便高興起來。立刻寫了條子。叫人去葉家傳來。這裏麗雲便望瞧戲。也無心鬧酒了。便催着要飯。婉香笑道。你總只顧自己。你瞧。剛去請大嫂子的人。還沒轉來。你便要散了。設或大嫂子和四妹妹來了。算什麼意思。麗雲笑道。我望光景。大嫂子斷斷不來。剛說着。忽窗外捲篷下有人接道。吓。我倒不知道原來你們是虛邀的。早知道。我便不來了。大家回頭一看。見正是藕香攜着賽兒。茜雲抱着貓。

一同進來。大家便都站起笑道：「大嫂子居然來了，難得怎麼來了，不進來却在門背後聽冷話兒呢。」藕香笑道：「剛湊得巧，我來了，先瞧瞧花兒。誰知道你們正說我的背呢。」茜雲笑依着婉香道：「二姐姐，你可知道，你屋子少了什麼沒有？」婉香笑道：「可不是，我正要罰你呢，怎麼把我好好的花兒偷了去做人情兒？」孝敬太太去，太太可給你什麼東西，快拿出來分一半兒給我呢。」茜雲笑說沒有。賽兒笑向婉香道：「聽他呢，試搜搜他瞧。」婉香便假作要搜的樣兒。茜雲笑道：「好姊妹，不搜我罷，我拿出來送你。」說着便向袖子裏取出一件物事，却是圓圓的用帕兒包着。賽兒撇手搶去。茜雲急道：「阿吓，好姐兒，不要攪攪了我的帕子。」賽兒笑背着打開來看時，却是一個頂大的水蜜桃。子却被這一搶搶腐了，惹得滿帕子都是鮮紅的。茜雲便笑着要賠帕子。賽兒把桃子還了他，又把自

己的手帕兒陪了他。纔挨着婉香肩下坐定。茜雲却抱那桃子剝去了皮。送婉香嘴邊。婉香笑着。吃了一口。因皺眉道。怪甜的。我不要吃。你自己吃罷。茜雲不肯。定要婉香吃下去。婉香強不過。只得再吃了一口道。妹妹。我真不要吃。你把丫頭門吃了罷。茜雲笑點點首兒。走下地來。却去送到寶珠嘴邊道。好哥哥。我這半個兒。孝敬你罷。寶珠剛和藕香說話。便回頭來看。看。笑道。這桃子怎麼紅的。這樣可愛。你瞧。可不像胭脂麼。茜雲笑了。笑道。你不管他。你吃了罷。寶珠道。誰吃過了。半邊。怪醜的。婉香聽說紅了臉。寶珠却沒看見。茜雲道。你想誰吃過的。敢拿請你吃呢。寶珠聽說。便看了婉香一眼。婉香丟個眠色。寶珠因道。不問誰吃過的。我總不愛吃人家吃賸的東西。茜雲笑道。又掉謊呢。怕我不知道麼。二姐姐吃賸的葯。你還要吃呢。這會子。二姊妹吃賸的桃子。倒說賸。

了。你不瞧這紅紅的。還是二姊姊嘴上的胭脂呢。你不要吃我請我的。貓兒吃罷。說著真要拿去喂貓寶珠。恐婉香生氣。忙道。快不要拿來。我吃罷。婉香道。四妹妹還拿來。我吃。茜雲那裏肯給。婉香定要寶珠吃了。纔笑着跳着說寶珠不愛臉。軟玉剛飲着酒。暗想這東府裏人都有這些刻薄。茜雲這一點年紀也看着麗雲的樣兒行事。便暗暗替婉香生氣。婉香却不把這些事放在肚裏。知道日後便做這裏媳婦。也受不著東府裏的姑娘家欺負。況現在凡事都在他門眼裏過。設或得罪了他門。被他門在背後講兩句讒言。反爲不美。所以凡事總忍耐些。這也是婉香的見得到。現且不表。且說藕香入席後。與諸姊妹飲了幾杯。知道晚間有戲。須開發賞稿的。便悄悄地吩咐銀鴈准備去。不叫婉香破費。這邊便和軟玉美雲等說了些閑話。便把寶兒交把寶珠。自己却先出

席。走回院子裏來。却值大丫頭翠鶯。在那裏攤着銀子封兒算帳。見藕香進來。便站起來。藕香問。算什麼。翠鶯道。剛書芬和硯香送一百兩銀子進來。說是軟姊兒和蕊妹兒。賞下人的封兒。請奶奶散給去。我剛算了。單是咱們太太身邊的人。連陪房。就有三十四個。每人給他一兩。就去了三十四兩。再東府裏太太身邊。也有二十九個人。再廚房裏打雜的老媽子。也有念一個人。一總已經去了八十四兩。還有東府裏小姐身邊。共是三十二個丫頭。再加十六個老媽子。再咱們這邊府裏。裏外打雜的老媽們。再花小姊和自己奶奶及三爺二爺身邊的婆子了頭。一總裏裏裏外外。總得三百個人光景。這幾兩銀子。設什麼開銷。請奶奶斟酌見瞧。藕香坐下道。這個。你不能連管家爺們算在裏面。我知道葉府上早已拿過來二百兩銀子。交在外面總管房裏。我算來。只好開



銷門口和各房的管家廚子灶上了頭婆子們是分不到的了。這筆一百兩的光景。還是兩位小姊自己拿來的。我也知道他們在家裏是用不到錢的。便前兒來這裏頑幾天。那些賞封他太太也不問。這會子來這裏打算住長的。所以纔有那二百兩交來。否則也不見得。只是倒把這二百兩拿來的壞了。不然這些婆子丫頭們也不想錢。這會子外場倒有了賞。難道裏面倒可少得。若說叫兩位姐兒再補出來。他那裏來錢。我看連這一百兩的封子也不要。去動他。回來你給我送去。說我的意思。叫他留着自己使用。在這裏府裏住了。要用錢的地方正多着。不要回來短了。什麼用處。又不好教人轉去。拿叫他儘留着使用。偷短了什麼。只管來問我要。就是了。現在這裏了頭們的賞封。說我早經替他開發了。也不用說得數兒。翠鶯答應着。便把那封銀子。擦在抽屜內。打

言之蕩然  
適與風奇  
兒成一反  
比成人關

溟珠緣人  
均高過  
紅樓一籌  
於此益信

開櫃子。另取三百兩出來。叫小了頭們。稱着封着。每一兩一包的。共包了三百個。用盤子承着。核了名數。一房一房的分頭送去。藕香再叫銀。厲封了四兩一封的十封。準備賞給戲子。又去外帳房提了四十串錢。做賞掛的。這兩筆。便出了寶珠的帳。那三百兩。便自賠了。剛理值明白。陪房沈元家的進來。見藕香剛在值事。便站着伺候。見事完了。因陪笑道。奶奶這幾天兒正忙呢。藕香笑道。也還好。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因道。你有什麼事兒。沈元家的便向四下一瞧。見沒外人。纔輕輕的道。今兒爺打發沈元轉來了。藕香道。怎麼沈元不是跟爺進京去的。怎麼這幾天兒便轉來了。沈元家的道。可不是小的也這樣講。沈元說。爺沒進京去。藕香道。怎麼不進京去。敢又往那兒逛去了。沈元家的道。可不是呢。說是爺到了上海。便有許多官兒替爺接風。又有些請爺去頑。不是小

執袴子弟  
大都如是

執袴子弟  
者

淚珠緣 第十六回

二百二十二

的說。爺也太沒得主見。把正經的公事也忘了。頑了這幾天兒。便丟掉了三千兩銀子。這會子要進京去。沒得盤川了。又不能不去。怕耽誤了日子。回來。老爺知道是了。不得這會子向上海萬康莊上。挪了三千銀子。趕先帶了沈順和王喜蘇處進京去了。這裏打發沈元轉來。問奶奶領了銀子去。還那莊上。說千萬遲誤不得。恐怕端節那邊分帳來。吃老爺知道。藕香聽着。呆了半晌。道。咳。這位爺。怎麼好。年年這樣。不出去。罷。一出去。便攬出這些把戲。也不想家裏攔着多少銀子。便這樣。海五海六的花。照這樣。花法。便一家把銀子。搬攏來。也不經花的。呢。沈元家的道。奶奶總這樣多慮。目下莫說爺用了幾千銀子。便幾十萬。奶奶也不爭這些。不過爺出門的人。也要有點把握。幸而路近。偷然路遠些。短了銀子。便怎樣呢。藕香道。那這會子也沒得說了。你喊沈元來。拿我

的摺子。去萬豐銀號裏。拿三千兩。趕緊送去便了。沈元家的答應出去。藕香又喚轉來道。回來我還有事情。怕沒得空兒。我便把摺子交你拿去。晚頭交進來。沈元家的道。那小的自然知道。藕香便叫銀鴈去開了箱子。拿摺子出來。交與沈元家的。那沈元家的。便興抖抖的拿出去了。因這一番有分教。

主子未承丹詔下。家奴先着紫袍來。

淚珠緣四集諒非一時主稿蓋二集以後筆墨驟緊作者自謂嫌初二集冗長不知初二集較後實佳即初集一部觀之其轉折過渡等確得紅樓神髓